

華文大坂每日

八年

半月刊

第六卷
第五十七號
第五期

前年課題當選發表
「太平洋」座談會
南京文化人座談會
中國小說「事變半年」
入山作

國立中央圖書館
藏書之章



仁丹

治一切痧症

吐瀉霍亂

中暑腹痛

頭暈目眩

胸膈不舒

消化不良

水土不服

舟車暈浪

小兒疳積

婦女經痛

一切急症

隨時服用

功效如神

消化吸收顯然促進

遂使營養增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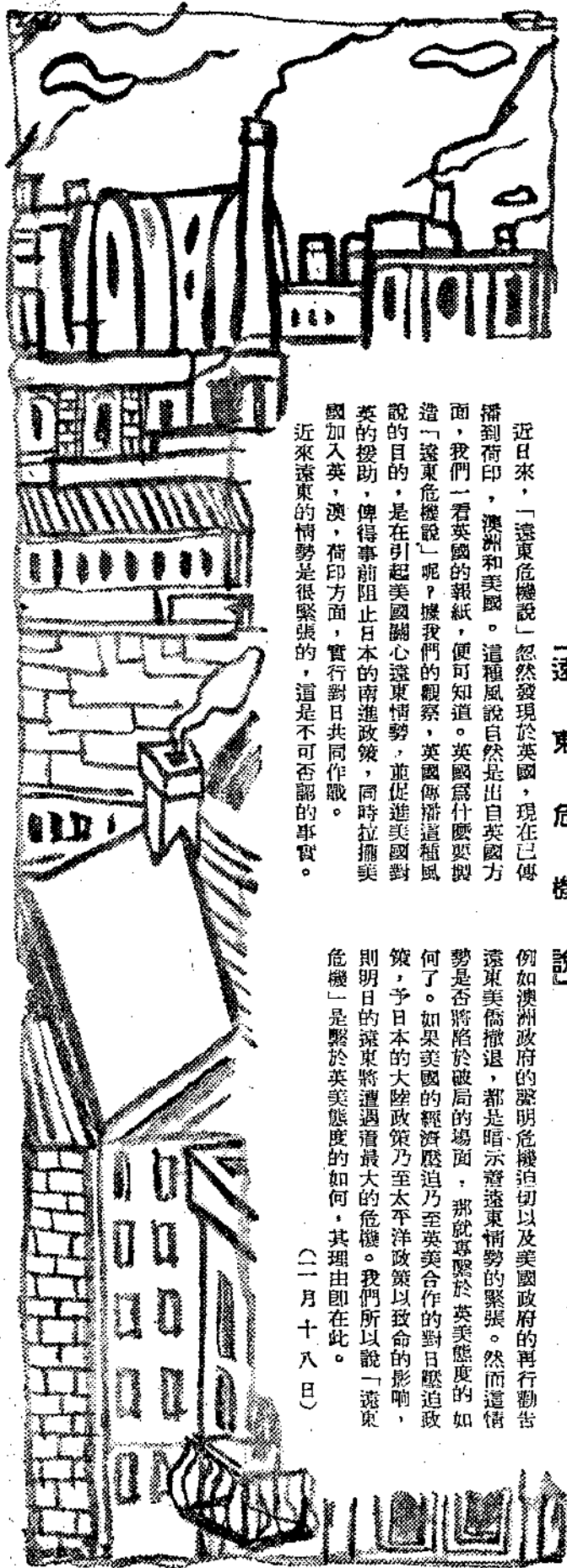
體力充實!!

(各地均有出售)

總發行所 東京下町區



致請常備仁丹



華文「大阪每日」第六卷第五期

第五十七號(三月一日號)目錄

本刊 南京文化人匯談

『怎樣溝通中日文化?』

健全娛樂的問題 三宅英一...二

日本戰國之歷史

永井潛...二

我們的文學實體和方向

陸 積...四

周作人先生 白 衣...六

本刊 青年團體管理發表...七

「太平洋」座談會 記 者...八

時事備忘錄...一一

日本古典文學叢書(五)

日記・隨筆許 穎...二四

大陸隨報報告(五)

和平與祖國

本刊柳特派員...二七

東亞文藝消息...一九

時人語錄彙編...二三

日本的國技 「大相撲」...二五

文壇側感 張金壽...三六

漫談詩的鑑賞與批評 莎 娜...三七

世界名漫畫家G·麥克萊 納斯及其作品「怕老婆」 季 淮...三八

關於木刻的三三事 止 戈...三八

幼兒與母(刻) 畢 林...三九

新新畫報及其他(一) 塞上之月 王金鍊...三九

中國電影當前的諸問題檢討 凌 琳...四〇

中華語文講座 日本語文講座...五一

編輯會議...五一

街頭巷尾(北京)(五) 曹 宗 檢...四一

藝術的節奏 曹 宗 檢...四一

演員個性·個性演員 李 孔...四一

個人漫畫展(五) 生命之毀 梁 津...四二

本刊徵集百頁 中篇小說入選作 事 半 年(上) 亞 嵐 作 孫 之 備 覽...四三

「遠東危機說」

近日來，「遠東危機說」忽然發現於英國，現在已傳

播到荷印，澳洲和美國。這種風說自然是出自英國方

面，我們一看英國的報紙，便可知。英國爲什麼要製

造「遠東危機說」呢？據我們的觀察，英國傳播這種風

說的目的，是在引起美國關心遠東情勢，並促進美國對

英的援助，俾得事前阻止日本的南進政策，同時拉攏美

國加入英，澳，荷印方面，實行對日共同作戰。

近來遠東的情勢是很緊張的，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

(二月十八日)

例如澳洲政府的聲明危機迫切以及美國政府的再行勸告

遠東美僑撤退，都是暗示着遠東情勢的緊張。然而這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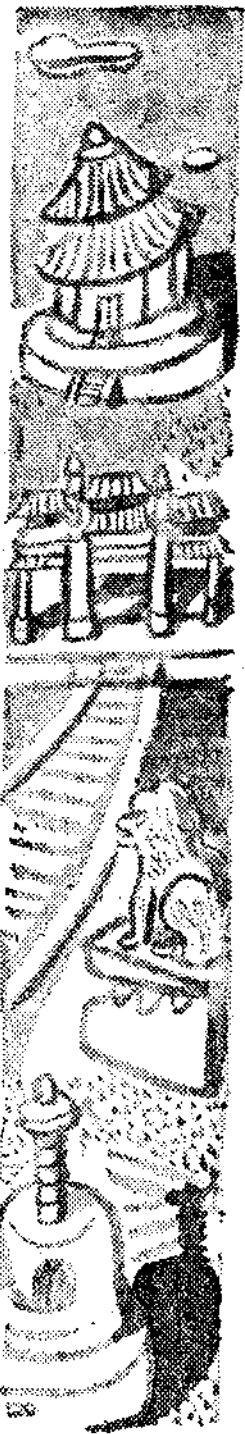
勢是否將陷於破局的場面，那就專繫於英美態度的如

何了。如果美國的經濟壓迫乃至英美合作的對日壓迫政

策，予日本的大陸政策乃至太平洋政策以致命的影響，

則明日的遠東將遭遇着最大的危機。我們所以說「遠東

危機」是繫於英美態度的如何，其理由即在此。



日本肇國之歷史

敬獻於北京學子

北京大學 醫學院教授 永井 潛

年歲月，其間突破幾多難關，成就建國大業，固不僅祇天皇如鏡之明智，天皇如劍之武勇，尤以三位皇兄為始。吾等祖先之群臣，傾忠義之心，一意滅私奉公，襄贊天皇，永示子孫忠義之範，爾來之世不無汚隆，然而正氣時放光明，有清歷之出，有兩桶公之出，近世有乃木將軍之出，固非偶然也。教育勸語有言：『爾臣民克忠克孝，億兆一心，世々躋乎歐美，』蓋即淵源於是。

諸君！大宇宙間包羅萬象，從無限至無限，「時間」與「空間」交相約束，人間以幽靈玄妙之心，應付「時間」與「空間」之約束，如船之行於海，雖經波濤風雨（指地與時）之搖動吹撼。然苟緊握舵工，揚帆搖櫓，亦能從心所欲，克服自然，解脫其束縛。是即一人生涯之日記，一家一門之運命，一國，一民族之歷史也。

國民道德之大本，教育勸語之雙頭：『我皇祖皇宗，肇國宏遠，樹德深厚』今日仰體斯旨，心魂洞澈。

據承所傳，天照大御神，天孫瓊瓊杵尊，降臨大八洲，授給三種神器，且詔曰：

『豐葦原之千五百秋，瑞穗之國，是吾子孫稱王之之地，宜爾皇孫就而治之，行矣，寶祚之隆，天壤共無窮矣。』

仰依茲意，樹立我國體之大本，天無二日，我國土亦無二君，君臣之分於是釐定，儼然一絲不亂。開闢以來，皇統綿綿永無踰越，實乃肇國宏遠也。詔且三種神器，不僅祇為皇位之御證，且依此垂訓至大聖訓，神皇正統記之著者北畠親房為始，中江藤樹，山鹿素行等碩學者所倡：皓々無曇之鏡，表徵明智，潤澤圓滿之璽，具象仁慈，鑿斷銳利之劍，代表勇氣，垂示帝王具備智仁勇之三德，真乃樹德深

厚。而且歷代天皇，善體天祖聖訓，顯現三德，藤田東湖於有名之正氣歌詠曰：『神州誰君臨，萬古仰斯皇，皇風洽六合，明德伴太陽，』以贊仰之，就中創製大日本帝國乃至神武天皇，實已權化斯之三德。天皇於甲寅之歲，御齡四十五，體會天祖之神意，統一天下，由瓊瓊杵尊經彥火火出見尊，鸕鷀草葺不合尊，都丸三代，出日向之高千穗宮，率領群臣，決心海路東征，途次三年之間，留於高島之行宮，整備舟楫，積蓄儲兵食，上陸於浪速之津，向大和而進軍，奉獻天忍穗耳尊之子饒速日命而蟻居中州之長髓彥，被皇軍邀擊於孔舍衝坂，大破之。皇兄五瀨命於流矢中薨去，天皇至是曰：『我乃日神之子，東方向日而行征戰是逆行也。退而禮祭天地，背負日神之威前進。遂轉途向紀伊熊野，更到荒坂津之際，徒起暴風，撼撥舟楫。皇兄稻飯命與三毛入野

命因之投海，天皇至此，方由紀州路以入大和，惡戰苦鬪，率八十勇帥鬪國見嶽，斬兄磯城及兄倉下弟倉下，更力戰元兇長髓彥。承天祖下頒金鷄之助而潰走敵軍。至是饒速日命（或謂其子可美真手命），斬長髓彥投降皇軍，天皇進而征服土蜘蛛，新城戶等酋長，方成大和一元而平安鎮定民心，已未年三月，相安敬傍山東南極原之地，建造皇宮，辛酉年二月十一日，御登帝位。當時御年五十二歲，是乃皇紀元年，吾大日本帝國之誕生，並於國都營造之際，天皇下詔曰：

『當披拂山林，然後經營宮室，而恭臨寶位，以鎮元元，上則答乾鑿授國之德，下則弘皇孫登正之心，然後兼六合以開都，掩八紘而為宇，不亦可乎。』

御心意之淵遠，御氣宇之恢宏，真乃稽首感佩不堪者也。屈指計之，向日出發，瞬忽八

神武天皇不獨明智如鏡，武勇如劍，且具溫潤如玉之御仁德，此事於拜頌上述御詔勅之際，已可窺見。御即位之翌年，建國時於鳥見山，祭祀皇祖天神，又自可美真手命為始。雖係敵人骨肉，歸順者仍予重用，更於諸國播種穀物及麻，以足民之衣食，皆足窺其仁慈之一端。如斯，神武天皇，其智，其勇，其仁，上而完成天祖之神意，下則永垂皇統之模範，上則報答乾鑿授國之德，下則弘皇孫登正之心。據其勸語，付諸實踐，創製萬邦無比之國體，敬畏極矣。

爾來列聖，又能善自繼紹聖旨，臨御天下，愛撫蒼生。崇明天皇，憂慮疫病流行而下詔曰：『今當朕世，數有災害，恐朝無善政，取咎於神祇耶。遂祭神煇燄，五穀豐稔，仁德天皇遠望炊烟之盛起曰：『民之富即朕富也。』醜朔天皇寒夜脫御御衣，示貧民以同情，是乃天下周知者也。

抑係父子情愛之程度，非基於人間自然本性無如此，堅強之，

孫子當論戰時言：『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決定勝敗，「時」，「所」，「人」，須並提斯三要素。特別擅重人力，實我等之真意。此種關係，非獨足以決定戰爭之勝敗，即於和平時期，亦可決定生活之優劣，乃全然肯定者也。一人生活之貴賤，一家運命之榮辱，一國歷史之盛衰，無論因環境之如何，亦以人力為最重要，適應時及場所，經過認識與熟識，而斷行的人心之力，尤為重要因子。

具備智仁勇之三德，真乃樹德深

厚。而且歷代天皇，善體天祖聖

命因之投海，天皇至此，方由紀

神武天皇不獨明智如鏡，武勇

祖先崇拜、盡忠大孝之心、擴張之、乃成民族之協力、一國之團結、如此則自己所謂「小我」乃為民族國家所謂「大我」之一構成分子、而投入其中、機能引起最大之犧牲精神、發生感謝之思、責任觀念因之擴張。我國體即以斯之人間自然本性為基礎、最自然的、最合理的、非無理以尊嚴無比之皇室為中心、而結成綜合的家族制度、渾然構成金甌無缺之國體、永遠無窮、不變不動、運命永繼、畏乎、皇室乃所謂大日本帝國之大家族的首長、受其統率、賽也即君臣、情也即父子、忠孝於茲歸於一本、君臣於茲形成一體、上而列聖以絕對神聖、至尊之大權、統治皇國。只管國家國民之安寧與幸福、藉圖昌隆與繁榮、敬長極矣。謹將列聖御製拜陳、可靈覽及所述焉。

後鳥羽天皇之御製：

夜を寒み闇の姿の

さゆるにも

わらやの風を

おもひこそやれ

夜寒委任冷念波草權風

龜山天皇御製：

すべらぎの神のみことを

うけ來つる

いやつぎ／＼に

世をおもふかな

大君承續天照大神之神敎恩被

歷代臣民

後醍醐天皇御製：

世治まり民安かれと

祈るこそ

わが身につきぬ

思なりけれ

默禱世治民安朕所懷也
明治天皇御製：

照るにつけ曇るにつけて

わが民くさの

うへはいかにと

晴耶！曇耶！朕心常眷民身上

とこしへに民安かれと

祈るなる

我世を守れ

伊勢の大神

我祈願永遠之民福

體我之世兮伊勢之大神乎！

對於如斯可感之大御心與無限

之御仁慈、深佩我等祖先之擁戴

皇室為大宗家、仰至尊為君父、

義勇奉公、扶翼天壤無窮之皇

運、古歌：『山ゆかば草むす

屍、海ゆかば漬づくかばね』、

『為大君、不辭赴山草裏屍、浮

海水浸屍』為始、於我等祖先所

遺留之幾多詩歌、亦可窺見其忠

誠之心。

山は裂け海はあせむ

世なりとも

君に二心

われあらめやも

龜山坂海枯余對天皇斷無二心

源 實朝

敷ならぬ草の下葉の

露の身も

死なばや死なん

大君の邊に

草莽身如朝露、願死君王之側

平野 國臣

專しあらば我大君の

大御 爲

人もかくこそ

散るべかりけれ

佐久良 東雄

一朝有變我亦如落花潔死於王
專

君臣情義、如斯美滿、君臣、

國、之靈固的結合、五大洲中何

處亦不能見如我日本者。年々拜

見御題、從番人草之詠進的幾萬

歌中預選佳作、與御製御歌、相

續披讀、或於四大節、或於觀櫻

菊之御宴、與群臣相共、並召民

衆之功勞者、頌其所樂、溫和光

景、世界何處能見耶。



永井善氏
廣島縣人、醫學博士、現年六十六歲。東京帝國大學醫學部畢業後、赴德法英等國留學、專攻生理學。返國後即任東京帝國大學助教授、一九一三年昇任教授。一九二七年辭去教授職務、應任奉天帝國大學教授、歷任二年餘後回國就職。現任北京大學醫學院主任教授。前曾創設日本民衆衛生協會、自任會頭、而竭力提倡日本民衆衛生。著有「生命論」、「醫學與哲學」、「人性論」、「科學的生命論」及「結婚論本」等書。

御民我生ける驗しあり
天地の
榮ゆる時に
あへらく思へば
我生而為斯天地昌榮時代之
民、歡天喜地何物如之
一千數百年之過去、我等祖先
歌頌之歡喜的心、代「天地之」
之句以「大君之」或「日本之」
之句、全係現在我等之心、亦將
為將來我等子孫之心。

天皇承神勅、以八紘一宇之大
精神、創製神國日本、如何覺
悟、允允允武、遂行進步發展、
皆可謂極顯著之事實。尤以最近
之過去半世紀間於觀世文武明治
天皇御權威之下、極東一小島之
帝國、日俄戰爭以後、一躍而列
為世界大強國之一。更以歐洲大
戰為契機、上躋乎五大強國之
一。華府會議之際、又與英美共
為三大海軍國、無論如何、亦成
世界之一等國矣。茲與國家經濟
之膨脹相照、五十年前之明治二
十四年、總預算僅八千萬圓、而
於當時議會尙且盛唱削減論、昭
和九年膨脹至二千三億（二十八
倍）、謂為事變之昨昭和十四年、
一般會計四十八億、臨時軍事費
四十六億、合計九十四億、即半
世紀間約膨脹至一百二十倍。從
貿易狀況觀察、明治九年、輸出
一千五百萬圓、輸入一千一百萬
圓、合計二千六百萬圓、經過七
十一年之昭和十二年、輸出二十
六億九千萬圓、輸入二十六億六
千萬圓、合計五十三億五千萬
圓、增加二百倍以上。同時於此
半世紀間人口之增加、原來不過
三千五百萬人、今竟約達一億、
增加三倍、真可謂昌隆矣。而又
以滿洲事變及今次聖戰為契機、
遂行大陸進出、建設東亞新秩序
之際、日華滿、心的、物的、形
成一大布洛克。

念及生而享為日本國民、如何
程度、大歡喜耶！感謝耶！誠可
誇耀、然而、余特別對於諸君、
就斯點喚起極大注意、余於此講
話之初、申述關於「時」、「所」、
「人」、之三問題、而我大日本帝
國、今已值於如何之「時」乎？
當建國之始所下詔勅、「掩八紘
為宇、不亦可乎。宣揚八紘一宇
之大精神、建設東亞新秩序、亦即
首先宜達及於世界者也。顯現恒
久的和平與充滿光明之樂土、乃
大偉業之第一步、無可諱言、今
次聖戰之所踏出也。諸君生而享
於日本、而今在之「所」何處
乎、建設東亞新秩序之現地也。
其處幾百萬皇軍、恰與二千六百
年之昔、我等祖先以滅私奉公之
心同操勞役、畏承聖旨、開拓大
事業建設之道、克服任何困苦缺
乏、為祖國、不惜流其血曝其
骨。諸君今在斯地而由君父之
恩、受國家之庇護、晏然精進
於所志之學問、以所學得者於最
近之將來、在建設東亞新秩序之
大事業中、各自肩荷可得參加之
運命、勿謂謂為幸福之事。對於
大恩澤、不能不以大報恩與大責
任自覺。在斯時、在斯所、無如
斯自覺者、非人、至少非大日本
帝國之臣民、非忠勇義烈之大和
民族、余已不必贅言。惟冀諸君
今日現在胸裡油然湧起之心意、
一生莫忘、通於諸君之事業而顯
現之、以達成聖戰有終之美、供
獻任何努力。

文豪德富蘆花曰：
生於日本殊應感謝、且不勝恐
悚、似頗神祕、然而如何考慮、
乃係事實、非必自負、日本乃皇
天珍寵之子、從世界之地理歷
史、返而考察日本之地理歷史、
余實驚佩天意創造之偉大！讀者
以為如何？



我們的文學實體和方向

——中國之部——

陸

續

一個可悲的現實——強國弱國——文壇與時代——兩個重大使命——你是爲誰而寫作的——世界的名聲——商業與名士才情——爲人生與爲藝術——交易所的買賣——戰爭的火舌——這應當如何解釋——抄襲與剽竊——小說隨筆化——容易的文學——散文與詩——藝術與科學的手法——偉大的作品——作家與野心——批評家與作家的界限——批評與創作——第二種人——客觀的立場——批評之根據——印象批評——實人與實己則難——一些事實與事實——昨日今日與明日——讀者與作者——這實在有林林總總已夠了。



陸：二十四歲，廣東人，畢業於上海法政專門學校，曾任上海法政專門學校教授，現任上海法政專門學校教授。

不便於談話，曾爲某半月刊寫過對一九四一年文壇希望一文，執筆之始，即覺點點無可述說。事變之前，略置不論；但事變以後，四年間文壇變遷甚速，而確只令人感嘆而已。

其實，僅就當前一般從事文學者的活躍看來，點點亦大，極有厚望。不過，若詳細詳說，則大露淋漓矣，無非雙龍手段。幾首小詩，千百字散文，一經發表，即應刊印者。這是一個可悲的事

實：可是，却爲人們忽略了。所以，這四年間，我們的文學的實體和動向，是沒有什麼可說的。做強強一談，則「我們的文學的實體」是抄襲剽竊與取巧；「我們的文學的動向」是投機與逐場作戲。

在這種領域中，真不能再提出一個確切問題：

文學究竟是什麼？

「文學究竟是什麼？」

文學是人生的反映，也是時代的映象。政治腐敗，國家治亂，民生苦樂，社會習俗；都可以從文學表現出來。「詩大序」說：「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

這便是在說文學是時代的反映。——雖你專唱詩歌，當然也可以應用到其他文學上。謝朓在「西征詩話」裡說：

「子美不遭天寶之亂，何以發忠憤之氣，成百代之宗。」

這是說時代在影響作家，——也就是說有怎樣的時代條件，始能產生怎樣的作家。波斯耐特說：「文學是準據於當代的生活及思想，亨德以文學爲『時代精神之正確解釋』這些話都很不錯。所以我們可以說文學能反映時代精神，而時代精神無能左右文學。離開時代，決不會有文學。文學的內容：包含人類生命的一切。不但是善和惡，好和醜，歡喜和悲哀，同時還看得出憎惡與靈魂的叫聲，同時還可以聽到難抑的感情呼喚。總之，社會的一舉一動，都在文學中表現出來。過去社會的一切，文學作品中已留下永遠洗滌不掉的痕跡；未來社會的現象，早已在文學作品中顯示着。所以文學是向蕭真，美，善的理想，而走向上的一條生命大路。引導着讀者作正視的行動。因此，文學便負有下列的兩個重大使命：

(一)時代與社會忠實的反映。

(二)對未來予以一種啓示。

所以，文學的價值有覺天地而動萬世的偉大，也就在此。

不過，一般作家，是不是能完成這種使命呢？在過去，法國的Commune 雜誌，雖對許多作家提出一個問題：

「你是爲誰而寫作的？」

這誠然是一個要緊問題，我們也應當舉以問問中國的作家。與其憑空地問「中國目前爲什麼沒有偉大的作品產生」，實在不如問問作家們爲誰而寫作來得切實。因爲，作家的選擇讀者的標準，是能夠決定他的作品之偉大與否的。

可是，這問題不大容易得到誠實的答案。誠實的答案祇有一個，就是爲了「一切人」。這「一切人」三字雖然很有問題，然而古往今來，沒有一個作家，當握管之際，不是希望「一切人」——至少是多多益善的多數人——讀他的作品的。所謂「世界的名聲」有哪個文人不曾夢想過？不過，心裡雖是這樣，口裡不願如此說的作家，却是頂多的。由於感情，由於高傲，有的要說：「我祇是爲了我自己。」有的要說：「我是爲了……」

他們究竟爲了甚麼？

檢點庸在「不羈人集」，雖有一文，說：

「……文壇上個個真有『海派』與『京派』之別，那末，我以爲『商業性質』是前者特徵，『名士才情』却是後者的特徵。海派文人，多半以稿費爲第一目的，故『反博取巧』、『見風使舵』等觀態，誠不能免。京派文人，則或爲大學教授，或受政府官職，憑藉官俸機關生活，基礎鞏固，

薪金豐厚，自不至如海派文人之窮形極相，故亦不必『投機』『看風』也。

「商人和名士需要錢用。但商人用的錢，是直接地用手段賺來的；名士用的錢，則可來的曲折；從少百姓手中出發，經過無數機關到名士手中的時候，那氣已完全消失，好像那扇扇較遠的人吃羊肉一樣。」

說來說去，他們究竟爲了甚麼，他們爲的祇是「錢」！

但也有「是類喜文藝的」人，雖「一行作吏，此事遂廢」，雖「真」的「指顧頭腦」，但對文學却還念念不忘。偶然發論，皆中肯綮。較之整天在「文壇」上翻斤頭的小丑，豈反勝一籌。

他們在大聲疾呼：

「我們的文學：要反映廣大民衆的生活，指導廣大民衆的生活，組織廣大民衆的生活，提高廣大民衆的生活！」

他們說：「爲人生而藝術」與「爲藝術而藝術」的爭辯，無疑的，沒有甚麼意義。人生離不開藝術，藝術也離不開人生。「爲人生而藝術」是有裨於藝術的，故也可以說「爲藝術」；「爲藝術」也可以說「爲人生」。明乎此，可以避許多無謂的疑難和論爭，同時，也解決了民衆文學底一個先決的問題：那便是：民衆文學是由「人生的藝術」以促進「藝術的人生」。

「我們不否認民衆文學是『爲人生』的，如同我們不否認任何真的藝術是以人生有關一環，可

的藝術是以人生有關一環，可

文學」派的論調：「通俗、通俗，即使通俗到不成文藝都可以！」通俗，我們同意的；然而到了不成「文藝」何以仍要用大眾「文學」的徽號？那不就是宣言傳單了麼！」

「我們否認有一超人生」的純藝術底存在；而同時也反對「不成文藝」的狹義的功利主義者。民眾文學是可以作意識鬥爭的，但終是以「文學」來作意識鬥爭。「為人生」與「為藝術」的兩極端，都忽視了文學的本質的意義。」

這些話，皆極明白透徹。可是，一些打算為今日「文壇祭酒」的人們，都反而訥訥無一辭；有，也祇是極力在歪曲的解釋着「文學」兩字真義。

他們極力為「文學」選擇新帽子。他們極力規撫交易所的掮客。在中日事變乍起，他們便捧出「抗戰文藝」的聖旨；嘶聲吶喊，慷慨志士。但中日戰爭的結果是兩敗俱傷，而和平運動勃興，於是，這般人便又轉身樹起「和平文藝」的大旗。

他們說：「在這劃時代的階段中，文藝作品應毅然站在和平運動潮流的前驅，盡力建設和平文藝正確的理论，和運用這種理論，創造出和平文藝的作品。」可是，等他們將這套開場白說過之後，便又鎖聲匿跡的躲在角落裡，寫自己的「身邊瑣事」去了。

對這般搖旗吶喊人們，真值得

後究竟如何呢？到底是取得獨立發展的地位，還是依然成爲先進國家之文學的附庸？或簡直連這逐也追不上，還是做一個可憐的，吃力已極的落伍者呢？這在有識者自然一望而知，好像沒有來妄加判斷的必要。

但我們所知道的是，目前的世界，已整個捲在「戰爭」的火舌中，爲時代，爲歷史，戰爭文學應該很流行了。

但是求之歐洲，這一類的長篇鉅著這末之見，也許也同上屆大戰一樣，劃時代的傑作要等戰後才有餘裕來出現也說不定。

日本怎樣呢，出於武士之手的有火野葦平的「兵隊三部曲」上田廣的「黃塵」等等，風行一時，取得廣大的讀者。大家譽之爲富有實感的寫實工作，而他們本身，也如實的得到成功了。

返觀處在同樣事變之中的中國文壇，到底有沒有像樣的劃時代的作品呢？淪陷區不用說，就是我們因爲職業的原故，成天要看不知多少份的報紙上不僅找不到像樣的戰爭文學的披露，就是連這一類出版物的廣告也很少見。這應當如何解釋呢？

是的，這應當如何解釋呢？現在著述界盛行「抄襲」或「剽竊」之風，這是大家公認的事實。一般人自己不用腦筋去思索研究，却利用別人思索和研究的結果來換名易利，到處可見。好在中國的讀者從不問你的作品質的好壞，只問它量的多少；中國的青年，也不問你的學識淺深，只

這種辦法也無非是依照經濟學的原則，用最少的力量得到最大的效果吧了。這種風氣的結果：乙抄甲，丙抄乙，永遠沒有完畢的時候。在健忘的普通讀者眼中，一篇文章雖然讀過三四遍，他們也會認他是新著的。

還有一個現象是值得注意的。那就是小說之隨筆化。這好像是同近來的幽默小品，心境隨筆之發達，相連繫着的。並且這與現在中國的社會環境有關。生活的空虛，使人傾向於「容易」的文學（A Literature Facile）。

隨筆式的小說，比較正的小說好作的多。遊離就易，作隨筆式的小說，是暴露作家的創作態度之缺點與生活之欠充實。

有一個編雜誌的朋友說：「近來有些東西簡直分不出是小說還是散文，可見這種傾向是在日日滋長着，越顯著。」

小說之散文隨筆化這種傾向，大體上說，總不是向上的傾向。這裏含着一種危機。巨匠安得烈·紀得（A. Gide）是一位藝術的良心的最強烈的人，是一位追求欲最烈的人，在他的許多小說作品中，他只承認「造假錢的人」是一篇正格的長篇小說（Roman）。

其卓識遠慮，概可想見。當隨筆散文侵入小說園地的時節，我們的作家們不是要爲「小說之防禦」而努力呢？我們不是要保障小說樣式之獨立呢？

創造新的更進一步的小說樣式，而他方面，是要時時刻刻防禦着小說之隨筆化底這個危機。「容易」的文學「發展」，還不單是小說隨筆化，再看各種刊物上，散文與詩之充斥滿紙，也可知一般從事文學者的遊離就易了。

說他們「遊離就易」，並不是說散文與詩寫作容易。——這兩部門，但有佳句，類皆超凡入聖；但他們却祇是用「字」堆砌。在他們以爲，散文與詩，需字轉少，略爲揆淡，即可成篇。不似小說，累萬千言，亦非異數，費力而不討好也。這使我想起過去的一股舊詩詞家，整日整夜，在賣弄手法，玩藝術似的，用軟筆尖，挑起幾個字在嬉戲着。

想起這，真一切都不願談了。

也真奇怪，他們爲甚麼那樣不憚煩的，爲幾個美字好字眼顛倒，始終却無魄力寫一篇百十萬言巨著？想來看，中國近數十年發生過很多的偉大事變，爲什麼還沒有產生出來一部偉大的作品？像「怒吼罷中國！壓碎鴉片戰爭」，這樣的作品，爲什麼中國作家還寫不出來？

對於這問題，我們可得到以下的答案：

第一，中國的環境不容許；第二，作家的能力不夠；第三，一般文化的水準太低；第四，文化遺產太薄弱；第五，作家的生活經驗和觀察都太狹小；第六，時代前進，作家落後。等等。這些斷定都有相當的根據，然

的全部。而且，僅以這些原因去估定，結論必然會流於悲觀。我以爲真正原因，一半在於客觀的環境，一半也在於作家自身。

講一句冒昧話，大部分的作家似乎太缺乏野心了。也許可以說，他們的勇氣太不夠了。

單就選擇題材而論，近幾十年來發生的許多重大事變，到底有多少被我們的作家採用了？雖然不一定偉大的題材，就一定產生偉大的作品；但，離開這些歷史上的事實，而只注重身邊，或只刻意描寫消費層的生活，這種避重就輕的態度，總不能不算是作家缺乏野心的證據吧。

偉大的作品，在這樣的環境裏，也許不容易產生。並且，極端地講，現在，我們也不必要求怎樣偉大的作品；可是描寫偉大的勇氣，爲我們的作家，總是必要的。

「偉大作品的產生」這點責任，實該是作家負擔的。但，偶然却又聽得要求批評家的呼聲，並且把這沉重「責任」，竟移之批評家的肩上了。

這是老實話，並且也有人提出過冷嘲熱諷的抗議。事已過去，姑置不論。可是批評家與作家的界限，由此點看來，却實有釐清的必要。

一般人以爲，批評家和作家，是很少能站在同一立場，或同一觀點上的。

但我們應當認清的是，批評家

也是作家：批評和創作並沒有很大區別。批評也是創作之一。他雖批評，同時却也是處在被批評的地位，因為他的工作，自有廣大的讀者來估定他的價值。這正和創作家的創作，在社會上所獲得的聲譽如何是一樣的。有許多青年作家，因為創作和理論的不調和，或是預感到將遭遇兇惡批評而在苦惱着，甚至因此不敢下筆，這是有害的事。——作家儘可不必要發生恐怖，批評和被批評的作品，是處於互相競爭的地位的。作品的本身的價值，有時可以淘汰了那批評。

× × × × ×

也有人說，批評家應當是第三種人。應當是站在作者與讀者之間發言的。不佞以為，批評家站在客觀立場上發言，這是必需的，但不一定是作者在讀者之間。近代批評家白朗素說：

「批評家當認文學有高尙的標準，又應該在文學的公理之外還有個人嗜好存在。世不可無批評，而批評則未有非客觀的。因此，客觀的批評，必起個人一時之好惡，據於普編之原理性以為基，公斷以為歸……然原則原理，亦不可視為品鑑作品之捷徑。蓋文學最佳之作品，往之光

怪陸離變幻莫測，而欲本此甚少之原理，欣賞之一無所遺，勢所不能。原理原則之於批評，固不若親視作品之重要，然欲正迷感法偏私，供給批評之根據，則非是莫屬也。」

這真是批評家應有的態度。

× × × × ×

可是，在中國一向流傳着的却是「印象批評」這一種批評，不但對那一件作品的價值在所不問，就是那件作品本身的性質，也不過問。它祇是藉「統」的接受那作品給予他的印象……

真是一件危險事情。可是，不佞偶爾談：文學，却也未嘗能免此，所謂責人易責己則難也。亦即以此，故甚少侈談理論。而當執筆寫作此文，遂乃大感張皇。平居閒話，頗有些許對「文學」之意見與態度，然而真要以「我們的文學的實體與動向」的大題目相與，則殊非不佞所敢置詞者。

雖然，數年來，翻閱書報雜誌，遇有愜意文字，總筆記於小冊中，故若找一些「文學的實體與動向」的真實痕跡，尚屬不難。姑就個人意之所及，略為貫通，寫成此篇。雖斑駁拉雜，但倘不

求自己喝采，則事實俱在，恐無不過此耳。至於不佞個人，則實無話可說。「我們的文學」，昨日如此，今日如此，明日亦祇是如此……

以上言語，似頗感傷；再溯觀全文，亦不少牢騷話頭。但知者自知，不知者終不知，不佞則殊不遑一一解釋。總之，偷懶取巧，是我們老民族數千年不改的天性，即不佞此文，亦祇是剪之抄，設必欲寬取一句冠冕堂皇言語，則謂為「借他人酒杯，澆自己塊壘」亦無不可也。(二十九

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記於北京。)

華北教育總署督辦

周作人先生

·白衣·

說到周作人先生凡是文化教育界中份子恐怕沒有不知其人的了！就是受過完全國民教育的小學生或許還知道他的筆名：「知堂老人」「苦茶齋主」呢！由此也可以知道周先生受民眾景仰的程度了。據一個從事寫作周先生傳記的摯友說，有關知堂老人的傳記，已發表了三十多篇，僅描寫「苦雨齋」的作品，就有十餘篇之多，從此可見新舊文化人的來形去跡了。筆者雖也到過那裡觀光，祇覺到那幽靜寬暢而外並沒有什麼特點，唯周宅中式翻西式的門牆，可以引起人臆測知堂老人道不是拘泥習俗的學者，這也許是來去時暫的「我」之見解。回憶筆者認識周先生，是在四五年前前的北京大學，是何人介紹，一時也想不起來，不過，一說到知堂，就可以回想到一個山東黑漢般的體格，看去決不會想到是文縷縷的文人紹興



很寶貴的，可惜周先生是位文學家，要是他是位史學家一定不偏不倚造成歷史性的新觀念，豈不更可寶貴？尤其是整理歷史工作。

師爺的；輕捷的脚步，其實和他那沈重的態度，陰沈的語調始終不十分配合的；但是，畢竟文章一如其面可以說不受感情所支配，這點，站在純學術的立場來說，是

關於周先生的傳記，除專書而外還有三四十篇補充的生活介紹文章，也不用我來吹毛求疵；關於周先生的大作，他用三十個筆名，寫成了三十六種作品，筆名，書名，我都知道，但要附在這裡，或許反覺乏味一些；近來，他祇用「知堂」「藥堂」兩個筆名寫文章，讀者隨時有機會拜讀的；其內容，當然隨心自能領會到，比較介紹文章，也許更覺真實一些。本文站在教育立場上，純為這個目標，說一些話。

華北的教育，因為地域為防共前衛的關係，對於教育建設，使命非常的重，建設的目標，步趨，都應當求積極的進展；因為現在的華北，既不如以前地方維持會那樣的維持時期，更不如臨時政府教育部那樣偏重於整理工作，所以，今日華北教育事業，無疑地，需要重建的工作了。在抱這種積極的湯前將辦遊的時

有無上的期待，待發表周先生為督辦之日。任何人都認為是最合適的人材，無不頌首稱慶，其原因不外(一)各院校人事無變動，這樣可以穩穩就熟，勇往建設，(二)周先生學問經驗，無人不佩服，景仰之下，辦事易收成效；(三)華北教育建設上，需要一位頭腦清醒，縝密計劃，沈潛應付的領袖；治巧周先生就具備這種特性，那末，華北教育建設的前途，無形中開了一道光明的大道。同時，周先生以往是水利學堂的畢業生，民元任浙江省教育司觀學之時，頗注重教育及兒童文化事業，民國二三年間，常用「啓明」「作人」等筆名，在其本鄉紹興教育月刊上發表有關兒童教育文化的作品，可以說「知堂」少年時，也是有志於教育事業之一員，那末，現在任華北教育界領袖地位時，當然要發揮其少年教育的理想。記得周先生受職時說：「一切均循湯故督辦舊規進行」，那末，湯故督辦未竟的教育理想，周督辦自然要按步實現的，這點，在教育建設上，值得慶幸的。(王青芳不烈)

本 刊 第 二 期 青 年 課 題 當 選 發 表

能中共，查審員會員委在審文徵刊本經業，篇餘千一到收後前，題課年青求徵號大加念紀年週二刊本
。題一表發期每起期下自擬題課下以。下如表發果結查審將茲。幾無々審實者想理刊本合

(級學語國亞興路翠芝市島青)明	伯	傅	(元十五金酬)選	正	確的國榮共亞東 想理的我與立
(學大科商京東開立國下府京東)軒	書	呂	(元十三金酬)選	副	
(生年一城發科本院學路嘉央中城西市京北)暉	玉	張	(元十五金酬)選	正	文新的國中 ?麼什是化
(系濟經治政院學新維り通治明海上)筠	醉	桑	(元十三金酬)選	副	
(生年二科工電學大國帝都京)龍	雲	馬	(元十五金酬)選	正	學 科 與 我
(生級年三學大科醫市京新)康		張	(元十三金酬)選	副	
(級年三學大仁輔城西京北)昌	文	楊	(元十五金酬)選	正	書 的 讀 愛 我
(級年二院分學醫街右府市京北)英	月	趙	(元十三金酬)選	副	
(級年二中區校學中子女立市京南)汶	縷	徐	(元十五金酬)選	正	女 婦 國 中 新 代 二 第 與
(校學等高子女民國一第天華立省天華)楣	汝	王	(元十三金酬)選	副	

審 查 員 會 談 話

▲在青年課題中，與東亞最有關係的題目，可說是「東亞共榮圈的確立與我的理想」一題。這一題所收到的稿件，其數目最多。於此足見一般青年對於東亞問題，是如何的關切。

▲「東亞共榮圈的確立與我的理想」這一題，據我個人的意見，應該側重東亞共榮圈的確立和我的理想這兩方面。東亞共榮圈的確立這方面，可以包含東亞共榮圈的必然性，東亞共榮圈的範圍及組織，或其他重要問題。然而大部份來稿中所討論的，大都與題目不大相關聯，這是作者應該注意的。(止)

▲對於「中國的新文化是什麼？」的一題，來稿雖然頗不少，但真正的珠玉之作，却真是寥寥無幾。本來此問題是極不容易執筆的，作者必須對於中國的面有文化有相當的認識，才能談到新文化的問題，尤其是在討論新文化是什麼之先，必須對於文化是什麼？的文化之本質，先闡明一下，蓋若文化的本質理論未能徹悟，則所談者難免帶着如學生作文式的皮面之見解，作者必須要以科學的腦筋檢討其本質，認識其真價，然後所談者才有體系的理論，能合於此種條件之稿件者真是無幾，在錄取的兩篇中之正選作，可謂鶴立雞羣的大作了。(子博)

▲青年課題徵文的意思是於鼓勵在學的青年，使其學識的向上。
▲收得的來稿里，當然亦有中學生，亦有大學生，亦有女學生。
▲所以審查的水準亦不得不降低，入選的作品當然亦不能與學者的相比。這是讀者應該明瞭的。

▲「科學與我」一題，作品很多志去了「我」，而重於「科學」方面。(魯風)

▲從「我愛讀的書」一稿中，窺得有人詳開所愛讀的書名之博，實在驚人，又有只略舉了兩三冊書名然後說：「什麼書都喜愛讀，本來看書並不拘種類！」和「看書應是理智的！」這都是廣泛閱讀後的經驗談，但是他距離這個題目是稍遠了一些。其次那些近乎自傳與所舉述的「書」，尚未充分了解，或有歪曲的思想，都從「我愛讀的書」這看來平凡實際難精的題目中放棄了。

▲但是選取的標準，並不崇拜他是高深博覽的學者給我們講述着怎樣高深思想的書卷，我們只求合理與獨到的心得，甚至許述者一般人不能看的淺近的東西。(瑞)

▲在「新中國婦女與第二代」的青年徵文課題下，我們獲得了不少的年輕的女同胞的應徵者大半是奮鬥的前進的意識的理論。由此，我們可以知道教育進步的動果，廿世紀中國的女性是在步「追求着解放的，真實合理化的生活，而且覺悟到了自然予女人的權能，是不可以逃避，不接受的，這是別人不能代替的神聖的義務。」

▲是的，我們是一刻也不能放鬆與忽略我們女性在社會上的權利與義務的。生長在廿世紀，尤其是在遭受危難的變亂的現在的中國，女性們更應當深切地瞭解自身與國家，與第二代的密切的重大的關係。然而，女人並不僅是一個只能生育與教養第二代國民的存在，是具有與男人同樣的豐盛的生活力的。

華文
大阪每日編輯處



太平洋

太平洋的風雲，目下立刻一刻地告諸緊急起來了。美國現在對日竟公然地暴露着敵對性，日本對此，要採取怎樣地對策，要抱定怎樣地覺悟才好呢？對此問題，本社這裡特從本社的國際問題編輯陳慶理，挑出鋒芒的權威家，來舉行關於風雲緊急的太平洋座談會，一面作交換最新的情報，一面作闡論無忌憚的意見。

太平洋的過去和現在

本報：太平洋問題已歸到非常地重大化了。因此今天想來聽聽一聽諸位的無忌憚的意見，第一先請上原先生對於太平洋的過去和現在的情形，或者對於太平洋的英美之意圖，來談談一下。

上原：在本社發行的週刊雜誌《太平洋每日》新年特輯號，所載的金子伯太爾伯爵與池田寬平的對談話，我讀了後感非常之有興，金子伯一生最大的功績，便是在制定憲法與日俄戰爭中的外交活躍。在與池田氏對談時，對於

不絕地說過當時羅斯福以下的美人是怎樣的竭力援助日本，尤其大總統羅斯福的真心爲日本出力，而歐基禮「今日不但不文也不肯出借，連物資也不肯出售，這最感無量」的話。金子伯當時的與歐基禮今日的美國其情形已大不相同，因爲在金子伯十八歲歲時的時候，詩人郎爾羅（Langhorne）布爾安特（Bryant）小說家的豪德（Hawthorne）又「昆克特」的哲人（愛默生）（Emerson）也都在世，金子伯也有見過愛默生，且時常承郎爾羅招待晚餐，這在晚生的我們看起來，真是可驚異的話，而現在是變成全然隔世的浪漫的（Romantic）之美國了。

又在條約日俄戰爭當時的美國，也是與今日大有不同，當時展開於遠東者，就是美國與俄國的爭鬥戰了。狄奧·羅斯福的援助日本是在以日本作爲制俄俄羅斯的工具，其情形正如現在的夫蘭克林·羅斯福（Roosevelt, Franklin Delano）之援助蔣介石一樣。於是倘使現在的羅斯福是當時的大總統來說，也當然一樣地來援助日本吧。現在的羅斯福，雖說是中立國，但事實上是在作成蔣政權的同盟國，形成美國與日本的對抗。往昔的狄奧·羅斯福也是在日俄開戰的同時，宣言守中立，可是其中立的態度，是採取若有第三國加於俄羅斯，便把此第三國視爲敵國，確是守嚴格的守中立態度，就是手執雷刀的中立宣言。然而今日展開於遠東者，就是日美的爭鬥戰。現在的日美兩國已如剛才所說，經過了感情的（Sentimental）時代，浪漫的時代，而進入露骨的現實時代了。今日

的日本人已確到了不得不備到現實的問題，中國事變，便把日美關係弄得極其顯明，同時促進至極切迫緊張來了。在這個時候，歐洲戰爭更對日美關係予以火上加油，一言說之，日美關係已臨到最後的關頭了。當這個時候，日本應該採取怎樣的對策呢？日本對美國有沒有相當地對付方法呢？據說是太平洋問題，但問題的核心，是置在中國，不獨南洋、澳洲、新西蘭等地方也人在考慮之內，但任你怎樣說，最重要點還是在中國。

日美戰爭果難得避嗎？
本報：那要問題就是在最近美國對於日

本的東亞政策，是採取怎樣的態度一點了，對此請橫山先生發表一下。
橫山：我新到美國時已經是在一年半前了。我到美國的時候，曾與羅斯福與赫爾及胡佛等會晤過，那時我對於中國事變曾問了他們的見解，對此羅斯福說：在日俄戰爭時，我的親同狄奧·羅斯福特召開了羅查茅斯會議，我的母親（指詹姆士·羅斯福夫人）在年輕時曾到過香港及東京故我對於東洋問題是自年少時就有其着興味，尤其是中國與日本的戰爭，正前弟兄打架一樣，務必早日結束才好，我出來多揮翰本是不應當，但若雙方都有東洋託，我對於中日的和平解決，願意出而斡旋。但是其後日美關係漸漸地促進糾紛起來，故那樣的善意的心情現在當然已消失了。不過在羅斯福當然不是嗜好加入戰爭的，可是事既已臨到不贊你不好戰不好戰，正如歐洲戰爭同樣，結局只有由於戰爭的一途呢。在歐洲戰爭勃發前，誰都說着，歐洲各國都是不願意戰爭，而願爲戰爭是不會勃發，然而自往昔就無一個因好戰而開戰的國家，若可能的話，當然避免戰爭，而講求國家權益的擴張或維持其最良策了。

上原：羅斯福是一位善辯的語言術大家，所以對此人所說的話信以爲真，以爲在當時現着一好意，願出來斡旋中日間的解決事變，這是非常錯誤的，英美對中國的態度，是在徹頭徹尾想把中國變成其殖民地。這一點在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中，有詳細地說過了。故羅斯福所說的願從中日間的事變云者，是意在打算使其在中國的美國權益，將來能達到把中國弄成着殖民地（Colony）化。在日本已處於進入的現在情形下，那樣的態度，日本當然無可容忍。同時由於歐洲戰爭，不備在中國的權益而已，英國固勿論，連美國自身的安全性也都要受威脅，故若採取國有的辦法，是無可奈何日本，現在願看做已經臨到雙方在宣戰一步的前言了。

一貫的遠東政策
本報：最近的美國情形，如剛才上原先生所說，已歸到對實戰的一步前，對此的具體的動向，請發表一下。



洋座談會

圖：以前的日俄戰爭當時的大總統秋英·羅斯福與當今的羅斯福是站在同樣的立場，且採取同樣的外交政策，此種看法我也深表同感。當時秋英·羅斯福如金子伯所述懷一般，直至日俄戰爭結束為止確是一位親日家，萬事都對日本給以方便以及援助，然而一到了日俄戰爭告終時，就變成採取對日強壓政策了。這裡可謂和今日的羅斯福政策，具有着一致的命運的運籌，或說着歷史的必然性的因素。當時有一位著名的軍事評論家愛歷史學者馬罕少將 (Mahan, Alfred Thayer)，此人為美國海軍的大先覺者，最初提倡近幾年來美國紛紛借說的海洋霸權主義者就是他，為羅斯福的智囊 (Brain trust)，受非常的重用，為大海軍主義的理論家，同時也是一位日美關

- 出席者** (按姓氏筆劃)
- 上原 虎重 (東京帝國大學)
 - 永戶 政治 (前日駐美公使)
 - 吉岡 文六 (前日駐美公使)
 - 高田 市太郎 (東京帝國大學)
 - 栗原 千代太郎 (東京帝國大學)
 - 楠山 義太郎 (東京帝國大學)
 - 百原 正 (東京帝國大學)
 - 藤岡 秀三 (東京帝國大學)
 - 馬場 三郎 (東京帝國大學)

要的宿命論者，使歐戰爆發採用以日本為宿敵的海軍政策。
馬罕少將在當時已經提倡美國海軍應常駐於夏威夷以備萬一，今日羅斯福大總統俄威壓日本計，將主力艦隊集中於在作戰上最有利之夏威夷者，也是從馬罕時代來的一貫之政策。
本：那是在幾年的時代呢？
高田：馬罕少將是在一九一四年以七十

四歲逝世，在海牙的和平會議他充任美國代表之一人，參加出席大事活躍，關於海軍問題的著書也很多。從美西戰爭的一八九八年至前歐洲大戰為止的美國之海軍精神，可以說是由於秋英·羅斯福與此馬罕少將兩人的大海軍主義觀念形成 (Policy) 所支配。這種對日的傳統，我日本人是不可忘記的。我去年再度上美國時，第一的印象，就是排日的空氣，比滿洲事變當時，已變為惡化得多了。再一個就是美國海軍當局的對日本認識，已變非常的大改變了。美國在海洋作戰上若要求進攻日本，必須有二對一，就是須擁有日本的兩倍之海軍力，才能與日本海軍對抗，然而在最近，竟看錯了日本的總力，頗有指著日本不足怕的心境，在美國的議會方面也是有這種空氣。

本：這個「日本不足怕」的心境，是不是僅在，若對日本加以桐油，則從內外的情勢來推想，日本就要投降的那種桐油的態度而已呢？還是真正的以日本為不足怕的呢？
高田：桐油的作態 (Policy) 也頗有好幾分，不過不像以前那樣怕日本，也是一個事實。從實力來看，在海洋作戰，若非二對一的海軍力是不能進攻日本，可是若澳洲或新加坡，能作為美國海軍的根據地，便認為足以現有的海軍力，以五分五分就可以與日本對峙的了。利用新加坡英，美，澳，採取共同作戰，則可以以日本相當地大打擊，是這樣的美國海軍的態度，已轉為強硬起來了。如現在所說，從馬罕少將時代起，美國海軍部內就有了日美必戰，或日美戰不可避的聲浪，曾從正面反對史汀生之反日政策的拉門村氏，(Latham, Thomas)，現在竟倒過地約變為非常強硬的日本壓迫論者，不管羅斯福大

總統採取怎樣的對日經濟壓迫政策，高爾斯竟也在公然地說明全副地支持。
本：最近美國海軍已變成非常強硬，處在與日本海軍對峙一個即發的形勢，海軍青年層竟顯示非常強硬起來。
高田：但是從美國的友人送來的最近之太平洋月刊誌 (Cathartes monthly) 有登載美國某海軍大佐論太平洋作戰之一文，在其文中的一節有說着，「日本的海軍訓練得非常好，士氣也極旺盛，其實力決不可輕侮。」對日本海軍估價得相當的高，由此而看，指著「日本海軍可怕」的心境之人可說並非沒有呢。
本：但是，雖然足以可怕來說，戰爭也是會勃發的呢，英國本也是認爲德國的陸軍可怕，然而並非是宣戰了。
高田：現在的美國年輕士官們顯示非常強硬，「應對日一戰」的空氣顯示得非常的強烈者係最近的事，其根據就是欲趁於英國尚健在的期間內而發動了。
本：那或者可作成導引戰爭的一個動因也未可知。中國也是一樣，年輕的將校們尤其以陳誠為中心提出「日本不足怕」的議論以來，中國便顯示着攻勢的威勢。故美國的少壯士官的強硬論，不知道將在什麼地方或怎樣的情形，而導引於開戰也未可知。

本：美國的作法，顯然是以援助英聯的一個手段極力採取壓迫日本的形勢，或協助中國的抗戰，俾自己的實力可移向於歐洲，是這種外交戰術。
高田：聽說美國曾要援助上次在南京創立的中央儲備銀行起見，竟採取積極的策略，對重慶方面積極的輸送武器以強化對日本的抗戰力，因此聽說已經簽訂輸送幾百架的飛機之契約，是這樣子把日本的陸軍釘住在中國，使不能從中國調回的策術。
本：這樣的作法當然也是有的，但日美的關係，是還要具有其本質的呢。

美國的永遠之野望

本：美國外交政策的背後，換言之，美國外交的本質，日本人是應該認識清楚才好，關於美國的對遠東政策之背後者，是什麼呢？對此可以說是在中國實現其

本：美國外交政策的背後，換言之，美國外交的本質，日本人是應該認識清楚才好，關於美國的對遠東政策之背後者，是什麼呢？對此可以說是在中國實現其

本：美國外交政策的背後，換言之，美國外交的本質，日本人是應該認識清楚才好，關於美國的對遠東政策之背後者，是什麼呢？對此可以說是在中國實現其

本：美國外交政策的背後，換言之，美國外交的本質，日本人是應該認識清楚才好，關於美國的對遠東政策之背後者，是什麼呢？對此可以說是在中國實現其

本：美國外交政策的背後，換言之，美國外交的本質，日本人是應該認識清楚才好，關於美國的對遠東政策之背後者，是什麼呢？對此可以說是在中國實現其

本：美國外交政策的背後，換言之，美國外交的本質，日本人是應該認識清楚才好，關於美國的對遠東政策之背後者，是什麼呢？對此可以說是在中國實現其

本：美國外交政策的背後，換言之，美國外交的本質，日本人是應該認識清楚才好，關於美國的對遠東政策之背後者，是什麼呢？對此可以說是在中國實現其

本：美國外交政策的背後，換言之，美國外交的本質，日本人是應該認識清楚才好，關於美國的對遠東政策之背後者，是什麼呢？對此可以說是在中國實現其

產業帝國主義的一層了。這是自任背美國所繼續抱定下來的對中國之夢想野望。是在作夢欲在將來實現的美國之野心了。然而美國從經濟上的理由，不得不把此種意識在最近的將來急謀其實現，然而在其產業帝國主義實現之前，日本爲其一障礙，日本的強大是成爲妨礙着他，因此必須打倒日本才行，自華盛頓會議以來美國的對日外交常是露骨地採取這個方向。於是在日本人方面，必須把美國欲在遠東實現遠東政策的背後的產業帝國主義之野心，充分地認識清楚才行了。

高田：加之又有確保荷印馬來等資源的一事，來纏住在一起。

馬場：我是做這樣的觀察，把東部國防第一線置在來因河的美國，現在已被國防線退出於英本國。而西面的西方國防第一線置在中國，可是這也是與來因河同樣，美國的國防第一線置在中國，任你怎樣看來都是極不合理，是故在中國問題上，而認爲日美戰爭是宿命者，那是太不對了。中國問題應認爲必須歸日本處理的主意，而使美國理解才行。再一個所謂荷印方面將成爲日美開戰的動因者，可是此地是日本的南方生命線，應該主張日本對此實有其必要，如此尚且不聽，則應認爲意在欲傷害我們的生命，而抱定堅強的覺悟才行。

上原：那是太贊成了，但是我們的主意雖如此而美國若來對我們問題之輕重起來，那末當然是以中國南洋成爲爭點，展開着日美戰爭或日英美戰爭起來了。

高田：美國議會的一部，有主張着美國的西方生命線及國防第一美是在南太平洋，故新加坡，馬來，荷印至澳洲方面的勢力，若發生動搖，則應看做美國勢必動作起來才是，結局是在這一點來發生衝突的了。

高田：宿命的之日美關係，由於南洋問題的登場，更加上的一大轉期了。在稍遠的將來，有帶些浪漫的性質，然而，到了南洋問題，美國就變成非常的受動，日美的確變成極爲尖銳化了。錫。橡皮爲中心的爭執，尤其是橡皮爲最重大的問題，美國的汽車工業是最能操縱美國的

經濟，若是橡皮的供給，被日本制扼，則美國的國家經濟全部將變成不得不被日本制扼，這種觀念在美國全體，表示着非常深刻的。是故自南洋問題——日本進出南洋的話題頭起來之後，美國就變成處在受動地位，顯爲是一個現實的死活問題了。這裡才有美國之對日本的態度，由於浪漫主義進入寫實主義 (Realism) 的一大轉期之理由。

尚使海戰勃發起來？

水月：美國若現實地採取對日攻勢，則一爲經濟的，一爲軍事的，軍事的方面就是海軍力，但美國的海軍不知將採怎樣的作戰來攻日本呢？

栗原：自羅斯福大總統最初當選以來一直繼續下來的軍備擴充案，當然是全部以日本做爲目標的。近六、七年間在太平洋作種種之示威運動的情形來說，可謂是態度極其強硬，是顯示以強硬的態度來抑制日本，對世界的小國顯示着美國的趨勢的驕傲態度爲多。迨至最近尤其自三國同盟成立以來，美國海軍的態度，忽然轉變了。在默然從事於軍備之強化。若舉例來說，馬尼刺的潛水艦，直至歐洲戰爭開始之前，只駐泊S型六隻而已。但到了歐洲戰爭開始的同時，改爲駐泊P型的最新式大型六隻，且在不知不覺之間增至十二隻，據現在的情報計再增至二十四隻了，這是在大型與小型合計的數目。像這樣對其他的太平洋基地，最近也在暗中積極地從事防備強化，非常積極地強化其戰備，令人感覺當真要打起來的觀感，停止其向來的威嚇或強硬態度，顯示着最後之決意的樣子。是故若萬一偶然發生什麼動機，例如南洋問題發生糾纏或再度地發生如班乃 (Panama) 號事件，則將以此爲動機，勢將引起互不能阻止的局面也未可知。在那時候現在美國的艦隊之大部分——五分之四——當集結在夏威夷，但是因爲是以相隔五千海里的太平洋爲舞臺的戰爭，當想不到會將其大海軍盡出動來作一大衝突。起頭當以採取先期所說的全面的禁輸，尤其與英國聯合一起採取徹底地以經濟封鎖日本的方法，美國欲徹底地打倒日本，必須讓美國進出來抓住日本的艦隊作一場擊滅日本的大海戰才有辦法，但在那時候，因地理的條件，形成着二面有利一面不利的情形。美國艦隊若放心大膽地進出遠東，採取與日本海軍決戰的形勢，則日本在地理上站在非常的不利之立場，故美國的海軍只以稍爲站在優勢的海軍力，當無一進出就可擊破日本的艦隊之理。因此，美國現在有三百四十隻的艦隊，可將此分散於日本的全部近海，使小潛水艦大爲活躍，採取徹底地封鎖之作戰，而從事於游擊戰，最後等到史達克完成後三百幾十萬噸的艦艇建造成功之時，才發動正式的大海戰的也。

進攻日本的作戰大體可分做三條路線，北方的通過阿留地安群島 (Aleutian Is) 南下的一線及從夏威夷經過密特威島即中途島 (Midway Is) 間島出於馬尼刺的中央進攻路。再一條就是從夏威夷南下經過費羅克斯 (Phoenix) 薩摩亞羣島 (Samoa Is) 摩勒斯比島 (Moresby) 進出新加坡的路線。此三條線之中，北方的路線，因常有濃霧不便出動大艦隊，南方的路線又過於太長遠，北方的短近路線爲四千五百海里，南方的路線爲八千海里以上，距離之遠，結局對戰爭非常不利，故此線也當不採用，結局一般的可認爲中路是唯一的進攻路線了。但是聽說最近美國是在認真地研究着從夏威夷薩摩亞出於摩勒斯比，婆羅洲 (Borneo) 爪哇 (Java) 而進出新加坡的路線。此事是否爲對日本的進攻作戰呢？或者單是作警戒的研究呢？尙未充分明瞭，不過確是熱心地研究着此方法。結論的說，就是雖戰爭勃發，在最初是不致立刻就發起海軍之大作戰。若是成爲封鎖戰，則最盼望應及早確立東亞共榮圈，及充實國民的總力量了。縱令在武力戰有絕對的勝利的自信來說，結局若在總力戰而敗，則什麼也沒用了。就是要養成不僅在戰鬥而已，在戰爭方面雙方都能够取勝的力量才是最大的急務了。

高田：剛才有說過日美戰爭的動因之話，在報紙上有載着美國將派親善艦隊於澳洲方面南洋方面的消息，倘使美國大艦隊親善的名義作程度一百八十度的大越境，且以出動於新加坡爲目標，則此事也將作成一動因也未可知。

栗原：那當然有十分的可能性，從現在的兩國艦隊之勢力來說，美國的艦隊若進入新加坡在那裡駐泊作根據地，那就不得了呢，以日本的僅少海軍，以對抗美國的大海軍，應當活用剛才所說的地理上條件才行。在五千里海里的太平洋之距離，必須採取在自夏威夷出港至四千海里的馬尼刺或至五千海里的新加坡的半途上，就要使美國海軍消耗到變成的作戰才行。因此不管美國的海軍，是在最初就打算要進攻日本而開出夏威夷，或者不是爲日本，是在對新加坡的親善訪問來說，若給其開出了之後，那就沒話說了，大概在艦隊出動時，日本就要聯起來的也。

高田：新加坡軍港是否有具備收容美國的大艦隊，予以補給予以修理的能力嗎？栗原：聽說有具備十分的可能性，但是舉着集結於夏威夷的全艦隊，而開入新加坡的這種舉措，美國果能做得嗎？這是很大的疑問了，把本國留置空虛，全部開抵離開幾千海里的新加坡，這種作法國民果能容許的嗎？且又不能從戰略上的觀點，將艦隊分駐於夏威夷與新加坡，因爲這樣一來，力量就常常薄弱了。只有在當中就放日本海軍截斷，各被擊破的擔憂呢。再動員全海軍而開抵新加坡，若其與他使 (Sunda St) 麻六甲 (Malacca) 被封鎖起來，則全身不能動作了。尤其麻六甲海峽最狹窄的地方，艦隊能通過的深度處才有一千米突的情形，故潛水艦或機雷若縱橫大肆活動起來，則開入新加坡的艦隊，全部有化成罐頭的危險。故是否敢採取這樣的作戰呢？我以爲即使使用新加坡來說，那就是只供着履行於南洋方面的游擊戰術的輕快艦隊之根據地的程度而已。高田：在日本委任統治領內的美領間島之防備情形不知怎樣。栗原：現在還沒有什麼可觀的，其飛行機的基地也不過只能供着抵陸陸的程度而已，也沒有大要緊，陸軍的守備兵也極少數，結局還沒有具備完全的要塞之價値。

歐戰的全面影響

高田：再一個分明可知道的，引起日美

健全娛樂的問題

· 三宅英一 ·



在國民生活裏，娛樂是否必要呢？——

——但是曾訪過內原（地名）的少年義勇軍團練所的我，看到那裏的少年，也無電影可看，更無設備無機廣播器，以及留聲機可聽，看了他們的這種生活，就懷疑起他們是否打發來做娛樂的呢？從這一點，而回到自己少年時代起來。因此便跑到所長加藤完治氏那裏去訪問，加藤氏對我的這一問說道：

「自己請作自己找，以自給自足的生活，以及爲他人服務的生活，就是國民的世界了。娛樂也就在這一點，娛樂本是求奮鬥，既有奮鬥，那裏還需要什麼娛樂設備的必要呢？在滿洲的訓練所，也是採取同樣的教育方針，當然不是什麼娛樂設備，只有過着勞動的集體，產生自然的娛樂而已。」

在上方希特勒青年團來訪日本之際，因想到不知他們對於娛樂的問題，抱怎樣的見解，而特去訪問過其團長游樂爾斯氏——該團長說：青年團是在自己計劃，自己從事而完成其工作，而且將自己所創造的東西，自任指導者而與其他諸人共同完成起來的這一點，便自有其歡樂，所以娛樂這一事，是完全不成問題。這樣看來，在擔負將來的國家責任的少年們指導者，雖其國相異，社會的環境不同來說，却都是抱同樣的娛樂觀念，在這裏已有其非常深刻的暗示了。

戰時的德國娛樂政策

但是娛樂的一事，一般認爲是一種身心最好的活力者，在希特勒青年團的組織意志，雖在戰時中絕沒有去廢止歌劇（Opera），停演電影或禁止音樂等事。在德國反而作出一種戰時下的憂鬱的空氣，大事其爲明日工作的心之憂鬱的娛樂，而且此娛樂是常在途邊最好的來給國民享受。例如歌劇場的伶人，雖然在這國家非常時，出動於前線的人有相當的多的時候。但一到了歌劇家的季節時，若演某種的角色，無時不定名伶出演，而其聲價就要隨於非常地高下時，便與出動於前線的名伶，尤許其特別告假，使其一時圖畫出演於舞臺，而等到其隊無演完後，再使其回到戰線上，是採取這樣的辦法，看到這辦法，就可知道其情形之一般了。

又在電影的場合，青年的明星幾乎全部都赴於前線，只剩下如雷賓士等老明星們而已，故能使青年明星出演的必要時，便對在前線的青年明星賜假召回使其出演於拍演電影。此不僅可增高電影自體的藝術的價值，而且可實現電影的歐洲大

上爲加藤氏部下內原少年義勇軍團練所生活之一景



豐市場，使德國片子氾濫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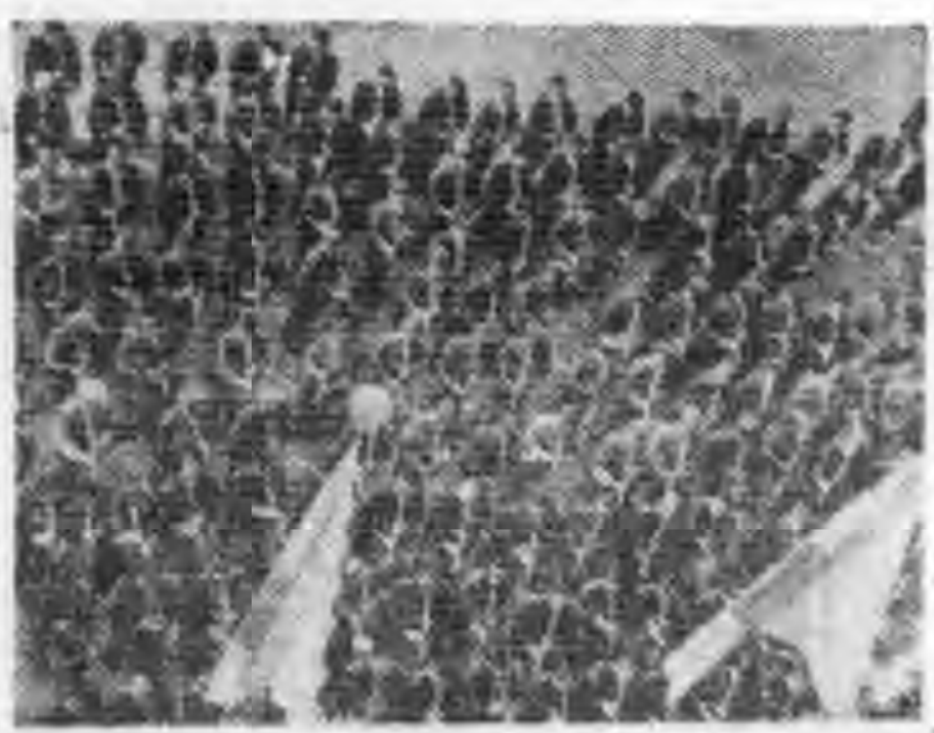
又希特勒的意志，是在在戰線展開活動的時候，要求國內顯示極度的緊張，可是若戰況告了一段落時，便希圖其返回到平常的國民生活，是把緊張的生活，與平生的生活之政策繼續進行。譬如：對波蘭進軍的時候，或在西部戰線開始進攻作戰的時候，國民是以抱定和前進的將兵共困苦的覺悟，關閉娛樂機關，對於衣食的生活，力求緊張；但一到了戰線的活動告一段落時，就立即開始開放娛樂機關，對於衣食的方向，也予以一定程度的解放。從這些事實來看時，德國的政策，固不是單以緊張而趨之，是以緊張與慰安的兩方面，來努力昂揚國民的士氣。

然而在日本，則頗有人主張應把一切的娛樂予以停止，而且有人倡說在需要國民的緊張的時候，容許娛樂存在認爲不合適。然而若把娛樂看做如納粹的一爲明天的活動之源泉，則這種極端的主張，實有再加一考的餘地。

世上的人往往有把娛樂與享樂混同在一起，享樂者就是有錢人爲求自己的肉體的，及精神的之快樂起見，耽於不健康的娛樂，但這決不是娛樂。像這種享樂，不僅是資財的濫費而已，且能對於國民的士氣及國家的影響，以阻礙了國家的發展，此已爲歷史所昭示的。是故像這樣的享樂的生活，是有加以一掃的必要。不過娛樂之中，也有與此享樂的零團氣接近的娛樂。又其娛樂本身雖不甚接近，在其表現方法方面，使傾向於享樂的生活，國民的憧憬之念者；像這樣的娛樂，是與享樂相差無幾，有有害於國民及國家者此自不待說了。於是這便使有發生健全娛樂的問題起來了。

什麼是健全娛樂呢？

娛樂是要求着健全性，且娛樂走上健全，就是體力昂揚的時候。體力若達到飽和的狀態，則娛樂便開始失其健全性，此又是歷史所證實來的。而且娛樂若從作或國民的心之慰安，振起士氣，教化國民的本質而逸脫，開始帶有享樂的性質，致陷於謀屬於享樂的部門時，國家的



內原少年義勇軍團練所之情形

命運，是處在衰弱的一途者，此也是歷史所昭示的。因此得娛樂的問題，或者將其付諸忽略輕視者，此並非贊明政治家所採的措置的。今日提倡健全娛樂問題出來，成爲各方面的活動之中心者，就是證實日本的發展性之一點了。

然則健全的娛樂者，是謂什麼來說呢？那就是歸結於只要不失掉其娛樂的本質就好的一點了。如前所述，娛樂的本質者，就是給國民慰安其心，使對明日抱有希望，就是要有能振起國民的士氣，必須要有明瞭的建設的方針，並且要有國民與國民得以親切地聯絡，同時可吸住得國民才行。是不可有與國民的生活感情疏離，致國民完全不跟上的。只要不失去此本質，則深信娛樂當無不健康的享樂力向，吸收去的餘地。

但是娛樂既被要求着健全性，則由於國家的文化，人民的程度等，其內容有作出差異者此爲當然之事。把對世界的娛樂，立即移入於高度的文明國內，對此要求其標準者，當然是應有的舉措。只看到在某一帶定之國家或國民的娛樂之外觀，便立即將其移入於國內，把此認爲國民的娛樂者，國民自當不能予以承認的。這裏才有發生娛樂政策

日本古典文學鑑賞



日記隨筆

散文文學的菁英

許 穎

平安朝文學發展的路向：一方，是繼承前代漢文學的傳統，流行於公卿朝臣間，為男子唯一的學問；一方，是使用「假名文字」之女流作家的出現。前者，由於漢文學的薰陶，故是在韻文的詩歌上，有清重的傾向；而後者，則在詩歌以外，更多是為了自由發揮自身的感慨。所以，成為散文的寫作。並且，在當時的藝苑裏，尤以後者的出現為最多；而又為最出色的文學新形態。因此，文學的中心，遂有移向女性方面，及散文文學獨盛的現象。

平安時代的散文文學，一部分是表現在「物語」小說上；或是構想奇特，多有夢幻的情味，或以人生描繪見長，而寫盡世間的繁榮休否，與愛慾悲悽的故事。另一部分，則是顯示在日記和隨筆上。

日記隨筆的特色，在於沒有做作，不加虛張的誇飾，或是要用做關明什麼學理和思想。乃是更自然而真實的表白作者自我的文學。這亦不在於要弄個人的才學；而祇要自如自在的寫下那時的所感所懷，便可以了。故此，這兩種文學，也最能將作者個人的人格色彩，顯明的呈現在作品裏面，不似「物語」小說之類，常是將作者本身主觀的調子，隱藏在書中人物的背後，藉了那書中人的嘴和行動，來表明作者的思想。日記隨筆却無須如此。而所最尊貴的，却要個性明顯。必須將個人「人格的調子」極端擴張的描出。因為這般文學最主要的興味，就全是在於能否明白的表露出「人格的調子」。而日記，更是一切文學的核心，因為它最能率真的表現出作者內心所有真實情緒。

日本第一部出現的日記文學，是屬於旅行記事性質的「土佐日記」(九三五年，五代後唐末年)。為平安初期的詩人紀貫之(八八二年—九四六年)所作。這書較「竹取物語」「伊勢物語」為略晚，而早於「源氏物語」。文章的形式，與「和歌」趣味，均與「伊勢」接近。「伊勢」書中載有在原業平東下的一節，格調尤為相似。而「土佐日記」的輕鬆灑脫意味，則又似來自「竹取」。近世學者香川景樹以為貫之寫日記的動機，是因在土佐任內，愛女亡故，歸途中，不堪寂寞，而以文字慰藉悲傷的心緒。以致渡過悲哀的極點，一轉而有滑稽折通的心情。這種反作用的現象，在文學上是不乏此例。「土佐日記」記載承平四年(九三四年)十月二十一日，作者任土佐守四年滿期，經海道乘船返都，行程所歷辛苦，至轉年二月十六日抵京。記事多有含著的情趣，敘出人世悲歡，與境遇的適應。藉此可以窺見一些當時的習慣風俗，人情社會，和交通行旅的狀況。同時亦可明瞭一代詩人在旅途中的生活如何。行文筆致簡潔實樸，絕無飾偽。全書用「假名文字」寫成，但充滿著漢文學的風格，及儒老的思想文學的價值，雖不是怎樣稀有的傑作；然而，使記事與「物語」分

立而形成純粹的「紀行文」，則是以此書為始。並且又為導出後一時期女流作家日記文學之先驅的著作。

一

「土佐日記」稍後，約在「源氏物語」同時的日記文學，均出於女子手筆。由於環境，教養學識等，種種關係，益使日記文學脫離「物語」小說的範疇，而進步到能表白個性的地步。更因作者全數為女性，所以這許多日記作品，亦就成為那時代女性各種姿態的繪像。如：「蜻蛉日記」大體為平安時代為人妻的生活，及當時社會制度下女性的苦悶；「紫式部日記」為女子寡居的生活；「和泉式部日記」是戀愛至上主義實行者的紀錄；「更級日記」則寫處女般鮮明的生活；「體裁典侍日記」係記載供職後宮的女性生態。

「蜻蛉日記」在王朝女流日記中，是最先放出的一道閃光。內容實可稱做日記體裁的自敘傳小說。作者為右大將道綱之母「攝政關白」藤原兼家的夫人。這書寫出兩個不同性格男女的家庭悲劇。豪放的政治家兼家，與神經質信仰心深的作者，一個浮動，一個沈潛。兼家有快活洒落的性格，不拘小節；而兼家夫人却是溫良多情，而堅貞不渝的女子。兩人不僅在性格上不能相容；且學識見解，亦各有不同。這般的結合，遂造成她的悲慘不幸的一生。這門第出身較低的倫家女兒，想專一兼家的愛情實不可能。丈夫不斷與別個女子發生愛情，時常演着四角關係之愛的競爭。而且，兼家前妻所遺子女甚多。家務煩瑣，又須她任無數的勞苦。如此悲悽的窘境，使她極為傷心，為排遣胸內的鬱積，而記成此日記。將善良的妻子對於不忠實的良人，所生之不安的疑慮，絕望的怨懟，和失望的悲哀，赤裸的描出這樣的心境推移變化。文字行間，含有一縷珠淚的幽怨，傾情和激烈的嫉妬心，與反抗的情緒，傳出作者堅實真定的個性。

此書始於天曆八年(九五四年，後周柴世宗元年)作者與兼家結婚，至天延二年(九七四年，趙宋太祖十五年)二十一年間與兼家愛情波瀾的情緒生活。初敘與兼家的相識及作歌書信的往還，以至結婚。當時女子的地位，在處女時代是不讓於男子；然一旦結婚而為人妻，則一切歡樂悲哀，皆以夫婿為轉移。這時，女子所視為最主要的生命，便是如何保持良人的愛情，而惟恐失去。作者與兼家的愛情，在婚後却似火花一般的不久便消失去。這使她陷於如何的失意，與悲苦的境地了。當她懷妊，丈夫的態度，更為冷淡。生道綱後，一時也曾回復些好感。但無意中她却发现別個女人寄給兼家的情書，明瞭他始終是移愛他人。於是，那再燃起的好念頭，又成為熾滅的灰燼。她嫉妬不寧，焦燥失眠，唯以撫育幼子為無上的慰安。後來夫婦間的隔膜愈演愈深，她便遷居別地。兼家雖曾屢次勸她歸家，亦不肯應，而每日以念佛發遣歲月。到後，為了愛子，不得不歸，與兼

家一度好合；然亦終未能諧老，是一遺失的結局。全書鮮明的刻劃出一幅賢母良妻的可憐相，文章和趣尚，雖不是大著述的企圖；而情緒亦有時不免落於單調。但其中能感動人的，却是在於那真實性。作者的煩悶和苦惱，都能喚起讀者與以無限的同情。

其次，是「紫式部日記」，傳達紫式部內省的心境，而將宮廷的日常狀況，以精細而富於情趣的筆記出。內容係記寬弘五年（一〇〇八年）宋真宗祥符元年（一〇〇八年）作者寓居後，任上東門院（中宮彰子）侍講，以後三年間，在宮內的見聞和感想。有皇后的生產，及關於政事，風俗，信仰等記載。不但為後代在文明史上，風俗史上，提供了寶貴的材料；而亦可由此考察名篇「源氏物語」之作者的閱歷，官行，性格，處世等項，重要的文獻。「日記」文章，與「源氏」不同。沒有那般濃厚的傷感性；亦看不出努力於著作的痕跡，多屬自由自在的記事。但，紫式部的人生批評之中心情調，却是由「源氏」裏一貫下來的，其中有不少處是評論當時女子的品行。

而與以上兩女的謹嚴端正性格相反的日記，是「和泉式部日記」。此書成於「蜻蛉日記」之後，而略早於「紫式部日記」。作者和泉式部與道綱母及紫式部不同，是屬於另一型的人物。美貌有才，而是熱情多感的女詩人。全然沒有道綱母的堅定，與紫式部已的涵養，而經不起外界的誘惑，生活完全受情感衝動的支配。「日記」便是她戀愛經過的絕

好告白。所謂者是「和泉式部」中心的戀愛生活，發揮她浪漫的詩神，她會離開丈夫，而被冷暴帝的兩皇子眷寵過。她的一生，可以稱為一幅愛的行為的長卷圖。「日記」裏，泛溢着強烈熱烈的色香，及奔放無羈的性格，而為無偽的愛情紀錄。

稍後，有「更級日記」為菅原孝標女兒所作。內中有近於「蜻蛉日記」般的自敘傳，也有類似「土佐日記」的「紀行文」這部「日記」所包括的時間最長。始於寬仁四年（一〇二〇年），宋真宗天禧四年（一〇二〇年）九月，作者十三歲隨父赴任上總國時起筆，直至五十歲，康平二年（一〇五九年），宋仁宗嘉祐四年（一〇五九年）通亡故而結束，全書包含四十年的生活。筆致流麗，前半多有處女般素樸天真的觀照；入後則有從文學移向宗教的意味。作者自始即常景慕夢幻，而憧憬現實。故對真為夢幻的地方不少。而由於這幻境，和對於夢的企願，無論何時都成為領導作者情緒生活本質的力。作者的藝術意識和人生觀，都是想將現實引入這幻境裏來。

「讀史與侍日記」的性質內容，全是模倣「紫式部日記」但沒有那番精緻的意趣。多記宮中的瑣事，自嘉承二年（一一〇七年），宋徽宗大觀元年（一〇七九年）起，歷述崩駕，及翌年鳥羽帝即位大典等事。作者係為源賴政女護岐（典侍）與「式部」相同，俱是官名。所作。亦有傳為藤原兼子作或兼子妹長子所作。但出於女子手，却是無可疑的了。「讀史與侍日記」以後的日記，

其說不日而後自多，如「朝日侍日記」一、二四六年至一二五二年）及「中務內侍日記」（一二八〇年至一二九二年）等作，不是學步「紫式部日記」便是模倣「讀史與侍日記」，記宮闈雜事，一無可取。但，模倣「土佐日記」的「十六夜日記」在這類作品中，却是略具異色而帶有個性的作品。作者河佛為詩人藤原為家的嫡室。為了已所出子與前房子爭業，往鎌倉控訴途中所記。（一二七七年，元世祖至元十四年）表現基於母性愛的懷聚，與女子在旅途所感受的困苦。對海對月，無時不起哀歌；見浪濤而念及何時歸邊，有新月般細膩的心，而無「土佐日記」中的詼諧趣味，乃是一篇傷感的「紀行文」這亦是時代使然，雖是披了平安朝的外裝；但內裏却是鎌倉時代（一一八六年至一三三三年，宋高宗末年至元文宗末年）文學的懷苦情調。

二二

平安朝女流作家的日記文學，雖然盛極一時；但誠如野川白村氏所說，內心的表現不足，而多偏於外界事物的敘述。所以，這許多日記文學，終不能與同時的「物語」小說，爭取相等的地位。便是與「源氏物語」同一作者的「紫式部日記」的文學藝術價值，亦相去甚遠。而這時代能與「源氏」分庭抗禮，不相上下的著作，却是女性的隨筆集「枕草紙」和「源氏物語」為日本中古文學上的兩絕；而「源氏」的作者紫式部，與「枕草紙」的著者清少納

仕宮中時的敬稱。又是王朝女作家中的雙璧。兩人的家庭、教育，及出身閱歷，差不多是完全相同。清少納言為詩人藤原元輔（九〇八年—九九〇年）的女兒。元輔是「後撰和歌集」編輯者之一。文學的遺傳，和文學意識的環境，都與她以相當的暗示。她又生小聰慧，記憶力強。後縱覽平安初期中期各「物語」小說，和歌「及白氏文集」史記「文選」及「楚辭」等書，這素養的積蘊，亦和紫式部相似，都有漢文學十分訓練的頭腦。並且，兩人寫作時期的重心，俱在仕於後宮時代。雖然，清女是充皇后（定子）的侍講。但所接觸的宮廷貴族生活，則完全無異，不過，她並未將那所得的結果構成一篇故事小說；她祇是隨時的記下她的印象和感想。所謂「草紙」本係稿本，而題名「枕草紙」則有記畢隨置枕邊之意。

下，是寫不出「枕草紙」，而清女的流動熱情，亦難於創造批評人生的「源氏物語」。

紫女的生活為平面的，將熱情沈潛到內部，表面呈露的是富於常識的貞淑女性的典型。清女的生活多是曲折的，感情自內向外爆發。然而不能持久，她曾與幾個男子戀愛，世人對她有各種的非難。戀愛遊戲的人生觀，却有些和同時代的才媛和紫式部相似。但她沒有和紫式部的美貌，終於處在失意的地位。才女薄命，晚年更為荒涼，有出家為尼，和老死鄉間的傳說。她對人處事，都極率直豪爽，反復很強烈，沒有紫女的溫厚和冷靜的深省。因此，紫女的文學立場，是將主觀客觀融合於自我的世界裏，而向內發展，暗示的描繪，帶有第三者鑑賞的態度，清女却是向外發洩，將所感受的印象，和心情的愛憎，渾在一起，自身也投入那麗艷的軀殼內，沒有批評，祇有感覺的享受。故紫女是從人情事件上探求美質；而清女則是追求着感官上的美。前者是展望人生的視野；後者發掘趣味美的世界。紫女用了俊秀的眼來窺視人生的深處；而清女却是用俗眼向周圍一瞥的流盼。由此亦可了然「源氏物語」與「枕草紙」的性格，趣向和意味，是如何不同的了。

「枕草紙」的辭藻用語，有不少是從漢文學吸取而化了的。是「拙堂文話」中便說是：「枕草紙」其詞多沿李義山「雜纂」。同時，亦有不少是從先代的詩歌，「物語」小說中融出。但，這審

「枕草紙」的辭藻用語，有不少是從漢文學吸取而化了的。是「拙堂文話」中便說是：「枕草紙」其詞多沿李義山「雜纂」。同時，亦有不少是從先代的詩歌，「物語」小說中融出。但，這審

的格調却不是矯做人。作者大膽率直而主觀的披露，與她的實生活相同，不受因習的束縛。作者更有敏細的神經，與極爲銳敏的感受性，聯想自由奔放，文章簡利而多變化。將自然美的一角攝入眼底，而以印象的手法，盎然的興味，表白出利那的心境，而有清夢一般的情調。充溢羅曼的氣味，而沒有傷感。其中雖缺少幽玄的宗教和哲學，及深入的人生觀照，但却有美的世界的發現，美的世界的創造，頌發自然的審美眼光，沒有一幽靈，以她自己持具的美的標準，來觀察一切。自「春宜曙」爲始，讚美四季的景物，有優雅的風趣。描出春朝將曙，山後的曉微，及纏纏的紫雲，夏夜的明月，小雨及流螢；秋夕的暮鴉遠雁，斜陽晚風；及晨的霜雪，與圍爐暖火，都顯示作者有獨到的感覺和趣味。其他，如夏月夕陽裏，小草搖曳的姿態，及月光下騰起水花的牛渡河。作者對於自然天象，及人間的小事物，都有精密的觀察。甚至裝束，飾物，作者亦有她的細心。對於色彩香響，更屬她的特長。她注意到雪與檜樹葺成的屋頂，及積雪將溶與瓦色的黑白相映；綠肩骨應用紫地，赤色的則裝青色面；還有指鑽的顏色，又衣服色彩與季節時的調和，她很能抉出顏色對照相比的真髓。對於雨聲，蟲聲，亦似奏着交響樂一般而到處諧奏着。作者又慣於將漢土的故事翻案改成日本人物的故事。如將于定國及孟嘗君的傳說，改作大進生昌及藤原行成的記事。又善於體貼詩句中的心境，若香爐峰雪及廬山

夜雨，都將白氏的詩心，擴大現出。然而，這些文字都簡練凝固而有韌力，印象鮮明而面目躍動，似水晶一般的透明。所以全書三百零一段沒有蕪雜冗漫的感覺，緊緊的意味，比「伊勢物語」中的短章尤在以上。

不過，有時常是露出一些恃才的驕傲，如「香爐峰」等節，便是讀人少讀一些詩文。然而，這處世爲人的缺點，却成爲造就她在文學上卓異的本質。因了她的自質，偏頗，和無有拘忌的表白，纔愈能發現隨筆裏的美質，和她那獨自的趣味之美，而開拓了散文文學全新的境地。

四

「枕草紙」以後的隨筆作品，以「方丈記」及「徒然草」較爲著名；而尤以後者是較稱的鎌倉時代的「枕草紙」，其注重情趣的觀察，亦極的相似。不過，鎌倉幕府成立之後，社會情狀爲之一變，地方豪族的勢力膨脹，有形成封建割據的傾向。因時勢環境的變動，文學的性質，與以前乃大不相同。平安朝文學香華風流如花枝一般；而此時期的作品，內容的質地，多爲素淡有憂鬱沈痛的風味。這時佛教的流行益盛。但是，如以先天真宗的宗教大儀式，亦不復見；而是普遍着坐禪的禪宗。所以，文學的基調也變做隱遁厭世，淡泊無爲的枯寂心情，而着重性靈精神，與平安朝官能感覺的文學正是相對。而且，平安朝文學多成於後宮婦人女子之手；這時代，却是人人爭習武事，竟使文學落在山

村田野的隱士間。可稱爲代表的作家，有西行法師，鴨長明，吉田兼好等人。

西行的成就，是在「和歌」上，有「山家集」行世，爲日本有名的歌頌自然的詩人。散文著作，相傳有「撰集抄」(一一八三年)，多記發願信佛之事。文學價值甚微，竟不及他所作歌的萬一。

其次，是鴨長明(一一五三年—一二一六年)。善和歌管絃，原爲和茂神社的祠，後因不平事罷官隱遁，而歸依佛教。「方丈記」一作，即敘述他出家的動機及遭遇。以一不幸的人而竟遇着種種的天變地異之災害：颶風，大火，地震疫癘的死亡，及大饑饉男女老幼的餓斃，感覺人生無限的悲哀，與世事無常的虛幻，乃結廬深山，而了終生。至嘗厭世的意味濃厚，有佛家淨土的思想。將一切觸進眼裏的風景，都與厭世的觀念連結：聞秋蟬的鳴聲，而聯想到人間的悲歎；見風搖枯葉，而思及人生終途；或是因雪花的消融，而悟到人生的歸於滅寂。

吉田兼好(一二八二年—一三五〇年)在長明之後，正當雜著作品盛行時期，如「沙石集」，「雜談集」，「六代勝事記」，「十訓抄」等，一時不可勝計，然而能當得隨筆之稱的，却祇有兼好法師的「徒然草」。

兼好本姓下部，因居住吉田，所以通稱吉田兼好。初爲兵尉，後來出家，行脚各地。死後由今川了俊蒐集遺稿，編定爲二卷，共二百四十三節，取開卷之語而題名爲「徒然草」。北村季吟曾

說：「此書大體摸擬清少納言『枕草紙』，又多用『源氏物語』的辭句，或和歌的詞意，而說佛佛老莊的旨趣，或記掌故儀式，矯正世俗，或叙四季物色，至迷世間人事，初無一定。」「徒然草」的情趣因是向於「枕草紙」；但它却比「枕草紙」需要一點思索，沒有清女優麗愛美的諸相，而是開雅枯寂的情味。這般意味，是當時歌人文士共通的心情，在此前後同時的歌集，如「新古今集」，「玉葉集」，「風雅集」等，均是這般的情調。書裏又夾入道德的訓誡語不少，這也是那時的風氣。但他那輕鬆的筆致，却是一半教訓，一半趣味，不似後來一般教訓書的枯燥無味。更較「枕草紙」有重厚的宗教味，然而亦不爲了說明任何宗教；「徒然草」混合了儒佛老莊的思想，却依了作者自個的意見，而洩出染有獨特色調的口吻。他沒有一定固執的主見，看到事物兩端的相對性，不偏執一面。如對於飲酒，具體說明它的害處，却又講花前月下暢飲的快感；禁慾，而又縱談男女情事；同時稱頌無妻無子獨居的清閒，可是也愛孩子，愛慕妻子顏色；又贊成情人來往的生活，也說山盟既毀後，午夜追憶的失戀。看去，都好像是矛盾，但這矛盾却正是傳出真實的人生。作者重視人生的經驗，多年的體察，成爲中庸的立場。他羨慕許由，與陶淵明有些相近，以爲人的一生成能不飢不寒，不受風雨疾病的侵襲，便不算貧。他不希求長生，「壽則多辱」，應自己想到老醜

的形態，不應當再在人世間混。所以，他是人生無常中看出人生的樂趣。「唯其無常，及愈有興味。」這是運觀的宿命論。因之，作者的厭世思想，亦與同時代的「方丈記」不同，一個是入世的，一個是出世的。作者對於當前的景物，遂亦不似鴨長明那般的悲觀。作者有與清少納言相類的多感性格，及透徹的觀察。不但對於日常瑣事，如家具，居室，旅行，生出多量的興味；而在四季景色上，尤能選擇它的美點。月色夜花，秋輝的美感，汀蘆上散落的紅葉，與多朝枯野的白霜，以及潺潺的流泉，和瀟瀟激石的風，無不表現了作者的細心。更描出秋蟬的夏夢，清夜的讀書，及觀賞魚鳥和清幽之境

的自我怡悅，又都是傳出日本特有的詩趣，而與他那閑寂的意味一致。所以，作者沒有「方丈記」裏那般廣泛的厭世觀，而有了相當的節制。但兩書的文體却相近，都是大量引用漢文及前代歌集的語句。尤其是「徒然草」辭麗的文章，更能巧妙的使用漢語的風格，既能防其冗長，又善於避去單調，和漢混合，而無「方丈記」的生硬感，暢達雅麗，爲後世文章的範本。

與「徒然草」同時，尚有旅行隨筆集「海道記」(源光行作)及「東關記」(傳爲光行子親行所作)，在當時雜著中亦爲露出頭角的作品。「海道記」有佛教的人生觀；「東關記」則將各地的風物故實，淡淡的描出。然而，這些終是小的星子，不足以比日月的光輝。

與「徒然草」同時，尚有旅行隨筆集「海道記」(源光行作)及「東關記」(傳爲光行子親行所作)，在當時雜著中亦爲露出頭角的作品。「海道記」有佛教的人生觀；「東關記」則將各地的風物故實，淡淡的描出。然而，這些終是小的星子，不足以比日月的光輝。

回國旅行一個
月間的雜筆



本刊大陸視察特派員柳龍光記

蘇北的宣傳工作與日語教育

這特殊自治行政地區的蘇北的治績，確實是顯示了一種活潑的外觀。徐州市街上到處張貼着蘇北行政專員公署情報宣傳本部繪製的宣傳圖畫與標語。標語的字句大致與華北各地新民主會製作的相同。大意不外：我們的仇敵是英俄蔣共，我們的信念是與亞和平。在這之外更用了「我們的新家是蘇北地區」的字句，特別地強調着蘇北地區的特殊性。宣傳圖畫大半是三色石印的。顏色印得很鮮明。表現的方法是經過了許多考慮。譬如目的像是爲鞏固聯銀券（在華北的中國聯合準備銀行發行的紙幣）的信用的一張縱長方形的畫，用斜線在中腰劃開，成兩部分。在上半部分裡：一個穿着大紅長袍的中年女人和一個穿着藍色大褂的中年男人半面向前站着，兩人都微躬着腰，合着雙手，像是在鼓掌，又像是在禮拜。在男人的身旁一個孩子舉着兩手，背向着外面。背景是一座有四五層窗戶的褐色的大樓，樓背後伸出黑色的煙突，冒着白色的煙。左上角印着一張綠色的畫着龍與孔子像的聯銀的一圓紙幣，票子下面印着四行紅字是：「聯銀券的信用穩固——我們皆視如性命」

大家一致贊——護通用。在這畫的下半部分裡，畫着和上半部分同樣服裝的男女和孩子。並坐在地上。孩子坐在男女的當中，用手抹着眼睛，男女都是愁眉苦臉。旁邊放着包袱，大概是爲表示他們是逃難的。背景是一面黃色的破壁。壁後還冒着戰火餘燼的白煙。右下角印着畫着孫中山像的中央銀行的五元紙幣。紙幣的上方印着五行黑字是：「我們受了騙——法幣信用低落損失實在痛不——欲生大家趕快——拒絕使用吧。聽說這種宣傳圖畫，大部是貼在還通用着舊法幣的各縣地方的。打算叫舊法幣在蘇北地區裡完全絕跡，一律使用華北的聯銀券。

在那些宣傳圖畫裡面還有一張也是我想記下來的。像是西洋式的建築的場院，藍的天，綠的地，遠處一幢粉紅色帶着煙突的房子，接連着一段黃色的板牆，把圍面畫成左右兩部分。板牆的裡面（左面）靠着房子放着一個在球場壓場用的石滾子，石滾子的前面長着一棵沒有多少枝葉的樹。全幅圖上，在這些風景之外，還有六個人物：板牆外面（右面）站着三個人，胸齊着板牆。一個穿着黑色衣服的人，禿頭，面龐的輪廓像是墨索里尼，左臂跨過板牆來，手裡拿着一塊木板，木板上面畫着三色的意大利的國旗。挨着他的是一個穿着褐色衣服的人，頭髮與短鬚像是希特勒的樣子，右臂跨過板牆來，手裡也拿着一塊木板，上面畫着紅地白光黑色反出字的納粹德意志的國旗。還有一個人穿着草色的日本國民

服，戴着同色的戰鬥帽。這個人像是很年輕，左手舉在頭上，拿着一塊畫着日本國旗的木板。站在板牆外面的這三個人好像是拿着三面國旗向板牆裡面的三個人昭示似的。板牆裏面的三個人，一個有兩撇鬍子，手裏拿着一塊畫着紅地白斧鐮的蘇聯國旗的木板的人，已經撒腿向着房子的後面逃去，一個戴着毡帽，穿着黃色背心和短袖襯衣的胖子背向着板牆，坐在放在地上的的一個包袱的上面，兩手拿着一塊木板，木板上是畫着藍色紅米字的英國國旗的。在這兩個人之間畫着一個穿着黃色的衣褲，繫着黑色的領帶的人，向着板牆，擡起臂，騰起腳來，作出痛心疾首的樣子，在臂上纏着一個白臂箍，上面寫着一個「蔣」字。在這全幅圖畫外面寫着四行說明是：「日德意同盟使授蔣之英俄等國——愈形頹喪狼狽淪陷消滅在即——亟與歐洲新秩序相連連世界——永久和平樹立可期。」

由這兩張宣傳圖畫可見與蔣軍及新四軍（共軍）對抗的蘇北宣傳印刷物的表現的技巧之一斑。據蘇北專員公署情報宣傳本部自己統計，這種宣傳印刷物的種目已經不下五百，數量達二百萬件之多。

他們在定期刊物「興亞」「民衆」兩個月刊之外還發行有許多小冊子。小冊子的題目有：「滅共九」「華北民衆反英手冊」，「防共指南」，「防疫須知」，「解剖蔣介石之密幕」，「興亞聖誕紀念刊」，「可愛的日光」，「孔道與新東亞」，「東亞和平論集」，「華北民衆寶鑑」，「愛護聯銀券」，「慶祝新中央政府成立」等。此外還編製了許多供人閱讀的劇本，有：「最愛的和平花」，「洪水絕流」，「更生之路」，「迷醉底夜」，「回來吧！」，「永慶昇平」等。他們在學校裡推行的歌曲有：「企望和平歌」，「華北明朗歌」，「民生歌」，「安樂歌」，「尊孔歌」，「反英歌」，「感謝皇軍歌」，「滅共歌」，「新青年歌」，「兄弟歌」，「新民歌」，「興亞歌」，「中日親善歌」。其中歌詞除去北京新民主會頒發的一兩個之外，大部都是他們自己製作的。這種宣傳工作的活潑的情況在華北各地方行政區域裡要算是上上的成績吧。（往日一般人大概統稱冀察綏魯晉五省行政區爲華北，現在蘇北地區雖然稱爲特殊自治行政地區，在行政系統上是被列在具有特殊性的華北行政區裡面的。河南省亦與此相同。）

與本社駐徐州通信部主任O Y氏同道去訪蘇北地區行政專員劉以琳氏。行政專員公署的大門上還掛着「銅山縣公署」，「徐州市公署」，「蘇北稅務總局」，「禁煙總局」，「蘇北地區警備司令部」等等的門牌。專員



△六合牌墨水，係由上海六合墨水廠出品。其色澤鮮明，且能持久，為書寫之佳品。△六合牌墨水，係由上海六合墨水廠出品。其色澤鮮明，且能持久，為書寫之佳品。△六合牌墨水，係由上海六合墨水廠出品。其色澤鮮明，且能持久，為書寫之佳品。

在皮包裡雖然有些零錢，但是行路的人拿這五百塊錢又有什麼不行呢？誰何來於此呢？他害怕那樣子？在那裏共帶走了她之後，四圍的人就紛紛地談論起來。有的人說：「這真稀奇，這皮包裏的皮包的時候，她不敢用腳把皮包往後坐位底下壓呀。有的人說：「這是別的人賣了她的底，這真是待重而輕的呀！」三五五五，加上原本，六百五十塊錢，這錢！聽了這句話，我恍然大悟明白了。原來這女人是給那無賴帶去的。那錢仍然使用着這錢幣，那錢幣在幹草一塊錢可以換到一塊三毛錢左右的辦法。這錢幣的人把那錢幣在這種兌換了兩款，再把那錢幣帶到那北的賣界去，在那裏用一塊錢換兩款就可以白白地發到一塊錢的紙幣。看那那錢幣的手法，可以想見在那段路上是有不少的人作這項生意的。

○鮮準的夜與朝

——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夜在蘇州買洋車小兒

昨晚到了蘇州的時候，走出車站來，車站外圍就裝帶土牆，圍圍一圍一圍的馬路上閃閃的燈光，在圍圍車站十幾丈遠的地方，等候着迎接這一連三等車的被客的洋車夫們好容易地一樣地免徵生意。在一片嘈雜聲中，我聽到了那洋車夫們有幾萬人口——在安徽省內，被省會安慶買這一所所來蘇州——的大都市不相隔。



• 蘇州街市的廣大圖四三攝立登 •

的價錢。
我坐上了一輛洋車，越過了車站前面的兩三家客棧，告訴車夫拉我到市裡面去一家投宿的地方。車站離市面好像有一個相當的距離似的，拐了幾條路才走到了市裡。果然大馬路兩旁有的地方築立着黑黝黝的三四層建築的大樓。在詩示着這院中軍事政治的重鎮的繁榮的歷史。但是馬路上的舖戶多半已經上了門板，時間已經近十一點鐘了。
洋車夫把我拉到一家門面較大的旅館——字號好像是離新旅館——的前面放下。這個旅館已經關上半扇大門了。我走進裏面，茶房迎出來說：「沒有空房間啦！」裡面一個女人的聲音大聲喊道：「茶房！喊完了大廳地鋪地鋪。茶房進去了，我只好走出來。再坐上車，幾乎走到了這條有電燈的馬路的盡頭，連問了兩家較小的旅館，也都沒有空房。當我從最後去的一家什麼旅館裡走出來的時候，車夫忽然向我歪頭作了一個奇異的表情說：「這個時候了，旅館裡不會有空房間了，我給你找家好地方，好不好？」沒等我回答他，他又作了一個鬼臉說：「年輕的女學生也有的是！怎麼樣？」
我坐這車子也有半個多鐘了，這次我才注意地看了看這個車夫的臉。他年紀不過三十歲的样子，旅館門口的燈光，照着他那灰暗的臉。矮小的身軀，留長的鬍鬚。

△北平文藝協會成立後，各地文藝團體，多由北平文藝協會發起。△北平文藝協會成立後，各地文藝團體，多由北平文藝協會發起。△北平文藝協會成立後，各地文藝團體，多由北平文藝協會發起。

△北平文藝協會成立後，各地文藝團體，多由北平文藝協會發起。△北平文藝協會成立後，各地文藝團體，多由北平文藝協會發起。△北平文藝協會成立後，各地文藝團體，多由北平文藝協會發起。

△北平文藝協會成立後，各地文藝團體，多由北平文藝協會發起。△北平文藝協會成立後，各地文藝團體，多由北平文藝協會發起。△北平文藝協會成立後，各地文藝團體，多由北平文藝協會發起。



○南京散記 一

這幾天，南京的小輪船，渡過了大江，靠住了那因歐戰而失去了大部分的碼頭建設的下關，在擁擠中登岸之後，受了一陣冷風，身體便發冷。走出車站來，四五百個汽車人圍上來，直直地向我圍攔。和我在津浦車上同乘而來的補給員對面，他對我說：「這般野蠻汽車，不但不怕，我請我來了，被搶去的代表部的汽車進城來的。」

大約上國庫內警戒道。轉下來，我帶了刺刀的槍的日本軍士，向南京路兩側巡邏。今天，是日軍阿部駐軍全權大使由東京帶着軍人的使節團任來了。

走了這路，本館南京支局的二樓，總總着炭火的巨大的鐵爐，因煤而燃了人。本館上海支局的全部人員，差不多都出來了。這是一項重大的報章，總總成了一個展覽，而報章的各個部門，我請通信的陣容。在這南京的一樓，日本報章的守備之本館的南京支局裡，充份地表現着這報章的靈敏性。

這報章的靈敏性，就是預想月末將在南京簽字的「國聯中日議定書」的「一、中日兩國共同宣言」，據說在「國聯中日議定書」會議決了由重慶發表後，這更重慶政府法務部委員會，企圖建設暴動的開議。這一次國聯中日議定書，對於一般流浪的有反動嫌疑的人，又作了一次激進的逮捕。入夜，街燈完全消去，則是「的使節團由四郊射南京的上空。嚴重

地戒備着這次簽字宣言的前夕。

○南京散記(二)

——廿六日夜在南京紫金山觀景

在近年來南京的刊物上盛傳着的「中心勢力」「統一思想」「向心精神」以至於「解黨組黨」等，所謂一精誠團結，共赴時艱」的言說裡，我乘借國民黨人以外各黨各派人比較有閒暇，訪問了他們。

主張那「以一個黨一個主義為中心勢力」的論文，多出自國民黨人的手筆。這種論調使人想像是有所為而發的。譬如在丁默邨氏的「建國的基原則基本工作與基本精神」一題裡宣着：

「……時至今日，大家還不覺悟，還不團結……政治上殘留着散漫的現象，非但無補於國家民族，相反的，足以影響中國與東亞的前途。……」

這口氣是相當的嚴重的。還有那勸人「以國事為前提，抑自我犧牲主義」，提倡「解黨組黨」，「也來一回新體制」的人，雖然不是國民黨的人，却是極其具有黨綱車沒有黨組織的中國社會黨的黨首江亢虎氏。

我雖然沒有對那參加和平建國運動的各黨各派的「精誠團結」抱着什麼懷疑，但那「共赴時艱」的實體我是想去認識一下的。我尤其想聽一聽那擁有多數參加從政工作的黨員的中國青年黨和中國國家社會黨兩個結有密切關係的政黨的代表者的意見。

於是在一個下午，我訪問了以中國青年黨的代表者的

(照片) 上：南京紫金山的革命紀念塔，中：中山陵一園，雙一：國聯的本文編者，下：準備簽字式時國民政府的職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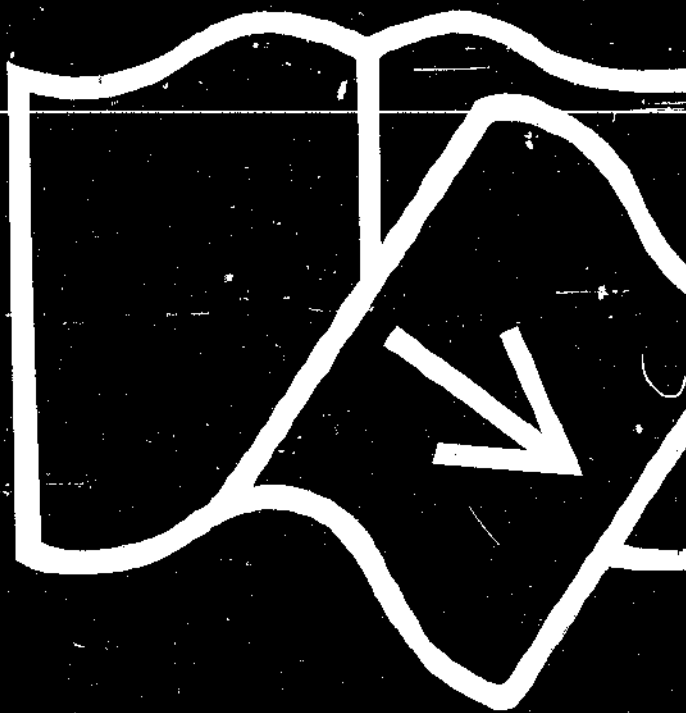
資格參加國民政府現任農商部、長的趙誠松氏。

在寂靜的農商部的部長室裡，夕陽透進了窗上的紗幕，照射進來。趙氏坐在一雙沙發的邊上，揮動着兩隻手向我講述着中國青年黨十七年來的黨史。趙氏的近於一小時的熱談，使我聯想今年初夏林柏生氏「現任國民政府宣傳部長」在大阪本社的樓上一面用手拍擊地，試着顯上流出來的汗，一面對着十幾個日本的大學生的質問懇切地應答的情狀來。如果說這種熱烈的精神就是國民政府內普遍的工工作的精神，也許不算是過言吧。

關於我所希望認識的事情，趙氏大半詳盡地向我解說。趙氏說：

「要各黨各派精誠團結共赴時艱，必須以其本身的組織為基礎，然後才能發生力量。不能斷其它。砍倒了許多小樹，從新栽種一棵大樹，那不是辦法。」

「現在中國是沒有立刻提出更政什麼「新體制」的必要。新對面而言，譬如日本實行新體制，是因為舊體制的腐敗政治，不足以完成日本建設新秩序的大業。中國的舊體制是什麼？是一黨專政。自汪先生繼任和平建國運動以來，以各黨各派無黨無派的合作為號召，雖然宣佈取消一黨專政，才造成今日的局面。所以要說新體



原件短缺

許多莫明其妙的腐化神怪小說，仍然能够担任許多低層社會人的興趣，所以看的人很多，而比較能登大雅之堂的書籍，雜誌，我敢說，根本沒有，以南京的雜誌，雜誌，比較起華北來，相差遠矣，而再同滿洲比較起來，那又是更遠不能及的了。

張：事變前，比較是統一的時代，人才實在比現在多。最令人可惜是，所有國有的和私人所有的書籍之保藏，如圖書館等，全都燬於事變了，所以，弄得現在的一般從事寫稿者，無參攷書可看。舉個例說，現在中日文化協會所收到的外來稿子，有內容的，較好的稿子，真是少得可憐。本人的意思，求文化的復興，必先設立圖書館，整理書籍。同時也要注意到大學校的設立，大學是最高學府，我們要設法把全國所有的渴望和平的愛好文化人，吸收到和平反共的圈子裡來。

張：我們要這許多徬徨歧途的人，走上正常的路上去，求中日兩國真誠的提攜，僅靠兩國政府的力量是不夠的，一定要人民的力量，集體的力量去努力。

朱：剛才聽到諸位先生的宏論，使我很欽佩。鄙人感到五十年前是一代與一代死亡的時候，都是振憾傷的傳統。近五十年來，外國的新文化開始進到中國來，這可說是振興文化的時代，但是沒有系統，不能有一條集中的大路。今後，應該是創造的時期了，將舊文學的優點，滲雜世界各國文化之優點，改造成一個新的文化。

張：中日文化提攜的方法，拿筆桿的人是應該尋出一條正確的路來的，寫文章的材料，今後應該選擇怎樣的一個方向？

張：這個問題關係太大，我也無法解答，可是這已關係到整個文化建設問題了，我是報人，三句不離本行，只能談談我對辦報的經驗吧，報紙是地方公益的報，也是政府與人民公有的報，所以我自廿八年辦南京新報後，以一種自由職業的姿態來為人而努力。至於要推進文化，必須以中日文化提攜為前提，要文化的推進，也同辦一般的事業一樣，是要大宗的金錢去辦的，不然，沒有好的設備，又怎能談文化的推進呢？本人的意思以為將庚

子賠款的錢拿來，作為復興文化的基金，庶不至於不致在中日兩國都感到經濟不宜浪費的原則下感到困難。

張：兄弟的意思以為，溝通中日文化的目的要把日本的古代優良文學和近代好的著作譯成華文，介紹給中國人民看，再把中國的好著作，譯成日文，介紹給日本的人民看，庶至於中國能認識日本，日本能認識中國。同時我向每日新聞社作一個請求，就是請大阪每日新聞社，利用華文大阪每日的篇幅，盡量介紹日本的名著作，譯成華文發表，同時也把中國的著作譯成日文在報上發表，對中日文化的提攜必定有好的貢獻的。另外我們又要談到經濟問題上去了，在這個戰後經濟崩潰的時候，我們若不把雙方人民的痛苦解除而要來談文化，根本是辦不到的，文化人惟有把人民的痛苦寫成文章，使大家知道，以資改善，解除痛苦。

張：我們的和平運動，不僅是口頭講講而已的，我們是在切實的做，拼命的奮鬥，這個努力，也就是為解除人民痛苦，解除整個東亞人民的痛苦的。中國人無不愛日本，日本人也無不愛中國，我們的努力和運，是要把少數不了解的人，還在盲目抗戰的人覺醒過來。

張：關於中日兩國互相翻譯著作這個問題，現在汪主席也很關心到的，中日文化協會將每月以五千元出版中日文化譯叢，由林柏生先生主持，這該是諸位很喜歡的一個消息吧，我相信這一本雜誌逐期出版以後，對中國人認識日本，日本人認識中國，一定有好成績與效果。

朱：前面兄弟已經說過，設立圖書館幫助文化復興是有很大的關係的，所以兄弟以為中日文化協會如能設立一個大規模的圖書館，那對從事文藝寫作的人，一定有很大的幫助。

張：提到中日文化提攜，兄弟聯想到大學教育，外國的大學對中國的史地和一般的地方風俗人情都特別注意，甚至比中國人更能了解中國，因為他們設有專門研究中國問題「中國學」一科，對於研究日本問題呢？他們也設有「日本學」專科，專

門研究日本問題，對於這點，中國從前的教育家很少注意到日本問題，希望今後對日本一切問題的研究，應該多加注意。同時我希望中國的名教授能夠到日本去講學，日本的教授能夠到中國來講學，相互結成親密的關係。

張：是的，我對張先生的意思，感覺得很對。

朱：我對於研究詩是比較有點興趣的，我會寫過一本書，叫做「中國詩的新途徑」，把中國詩的歷史作了一個詳細的解說，同時也將詩的改進，說得很詳細，我的意思是，詩要適用新文化，而保持舊風格。

張：詩與大眾的隔離是太遠了，拿詩來同大眾去研究，恐怕不會引起大眾的興趣，因為大眾的知識水準太低下，我們要大眾與文化接近，祇有一個辦法，就是把淺薄的小說和連環畫之類的東西設法改良一下，以一種新的文化來代替。

張：中國的學者，過去的一個最大的錯誤就是對日本的研究太少，舉個例說，一個日本的學者，對中國的史地，都有很詳細的了解，而中國的學生，對日本的情形，很少能道其詳的，我也希望今後中國從事教育者加以注意。

朱：關於下層民衆的文化提攜，我以為用歌出來代替好像比較容易。

張：諸位的高見，兄弟實在佩服，現在我想補充一句，事變以後，四鄉農民的生活，真可算是處在水深火熱之中了，我們希望要努力文化，一定要以文化的力量，救濟農村的人民，同時，也要以文化的旨趣灌輸及農民，使農民的智識逐漸的增長起來。

張：在過去，鄙人對文藝根本不了解，我以為文章是文章，文藝是文藝，現在我才對文藝稍具認識，關於寫文章的題材，我的意思是喜歡寫實派的，舉凡社會上一般的事情，都是寫文章的資料。過去我會讀過的都是舊小說，比如紅樓夢，水滸，後來新小說稍讀了幾部，因為不懂外國文，又讀了幾部翻譯的小說，如托爾斯泰，屠格涅夫兩位俄國作家的的小說，無論

舊小說，新小說裡面，還是寫實的部份最能感動人。

張：對的，寫實派的作品，是最能使人家同情的，在文學史上，最有流傳下來的價值的還是寫實派的文藝，左傾的青年，因為要反對他們所不喜歡的寫實派作品，才創造一個新寫實派的名目，其實內容還是盜竊寫實派的筆法。我又想起一件事來了，有一次汪主席問過我，小說裡面，應當不應當拿一個理想的標準人物來作小說的中心，我當時不敢十分肯定的答復汪主席，在我的意思，被寫在文藝中的人物中之主角，都是病態的。一個是理想的標準人物，決不會佔有重要位置，此如說，紅樓夢中的賈政，可以說是理想中的模範父親——其實紅樓夢作家還不肯承認他是理想的人物，所以稱他作「假正」，（假音）這位賈政在紅樓夢中並不佔有重要的位置，紅樓夢的主角是賈寶玉，林黛玉，薛寶釵三個人，在三角戀愛悲喜劇。

張：張先生的談話真是有趣味極了。我們再談「自然科學問題吧」，比如說，現在上海的「自然科學研究所」，對中國科學的進展上，並無多大貢獻，北京的協和大學，設備最完全，是中國最高的學府，此外，還有滬江，金陵，燕京，齊魯，嶺南等大學，都是利用中英，中美貸款辦起來的學府。從前看見報上說，日本某資本家要在上海辦一家完全的大學，我聽見這消息很高興，現在沒有消息了，村上先生，你曉得嗎？

村上：好像不大知道吧！

張：日本的自然科學者，對中日學術提攜的態度也太冷淡了，其實，學術，特別是自然科學界的聯絡，比其他各科學的文化提攜更有效力，因為我知道，中國的青年，特別是有學問有見解的青年，對日本的科學，突飛猛晉，非常崇拜，而對日本的社會科學，特別是政治思想，到不十分佩服。

張：據我和一般朋友談話間，也聽到他們發表如張先生所講的一樣的意思。

張：關於寫實派作品的問題，我再想請教湯先生和朱先生，在歐美文學上，法國

再致燕兒

張資平

燕兒，別後無日不思——自吾兒去後的半年中，你父真是無刻不思吾兒。想到吾兒今後難得回來，令我結想成疾。思念你至於無可奈何時，唯有以「人生譬如朝露」，自寬自慰。思念你固然萬分悲痛，不思念你，又覺無以對我的燕兒。近來思念你時間確實不如從前，因為父親在精神上感到極端的痛苦，無路可走，祇好在歌場舞榭中，藉醉色麻醉自己的真性。但當深夜醒來時，仍刻々因為想念吾兒而墜淚。

事實上，你父有時也會完全忘記了燕兒，因而自恨自責。蓋以我倆父女的感情尚有時忘懷，然則世間所謂人情，亦至不可靠矣！

自吾兒去後，至今年杪，不覺又八閱月矣。你搬到西大馬路汪巷去後，為父的尚未有一次前來看你。你必然的在怨恨你父親之不情。其實父親也有不能來看你的許多理由。你母多病，兼之小妹妹寡人，不宜再令其傷心。若由我之思念你而引起全家入陷於悲傷之境，亦至為無趣。所以我一個人之思念你，竟成爲飲淚吞酸了。因此父親更感悲憤。

可憐的是你的姊妹們，似乎都忘記了你。但你要原諒她們都是年歲幼小，不會追憶你，正是她們的天真。

我自從在去年八月間，寫了那封長信給你之後，本來不擬再寫信給你，滿以為有了那封長信後，總可泯滅我思念你的悲憤，但事實適得其反。我也很想寫些信給你，使你的姊妹們日後看見，體念父親常憶吾兒之悲憤，而能記憶及你也。

記得去年冬日，因為天氣太寒，不能再睡「賴地舖」，和你母親商量的結果，買了一副坐臥兩用的沙發床。父親嗣後就睡在這張沙發床上了。你也極喜歡這張沙發床，常走過來，睡在父親身傍，有說有笑。

你是屬于年的，姊妹們有時叫你做小老鼠。有一天晚上，你脫了外衣，要跟你母親到裡房去睡了，我臥在外房沙發床上，歡呼你一聲：

「誰是小老鼠？」

你雖然脫了外衣了，聽見我叫你，你就很高興地，口裡學着「吱，吱」的發音，並着雙腿，一跳一跳的，笑着走到父親的枕畔來了，隨後便伏在沙發床上狂笑。

「你就是小老鼠麼？」我這樣問你。

「阿燕是小老鼠麼，會咬爸爸。」你說了後，又狂笑了一陣。當時情景，至今歷歷如在目前也。

自你去後，家中的傢俱的陳設，稍有改動。此次由南京回來，母親說，因為要裝

置火爐，又恢復了舊日的陳設狀態。我照樣的睡在那張沙發床上，然而祇有你一個人不在這裡，又怎能叫你父親不傷懷呢？清晨醒來，仰頭看見陳岳生先送給我的金魚盤，（在亞歷作），盤中繪金魚五尾。看見這幅畫，又使我想起你來了。還是客冬的一天，我坐在沙發床上，你可以可愛的笑臉走到我面前來。

「爸爸，那是金魚鴨，有紅的，也有黑的。」你左手指著那幅畫，右手伸出五根指頭來給我，同時又說：

「爸爸，這個鴨。」

我一時未能領悟你伸出五根指頭來的意思，因問你：

「這個是什麼？」

你祇歪着頭笑，不回答我。後來你母親才替你解釋給我聽，你伸出五根指頭是表示金魚五尾的意思。

因此回想到你要離開我們十天，在聯安坊會所裡會見你的時候，我問你：

「阿燕今年幾歲了？」

你笑而不答，也祇是伸出五根小指頭來給我。你是有這種可愛的習慣，總喜歡用指頭來表示數目。

你在時，多次向你父母要求買一個最大的賽路瑞洋囡囡，你母親總以為大的價格太昂，祇買小的給你，你就不高興。父親也覺得化多錢買不必要的玩具，無甚意思，同樣沒有答應買大的洋囡囡給你。你看見父母幾次拒絕了你的要求，道知絕望了，便不再向父母要求了。你苦思那個大洋囡囡而不可得時，你便睡在父親身傍，說自己要做洋囡囡。早知其如此，雖費百金，不必購一具以安慰吾兒也。

每一回家，必苦苦憶你，使你父親深感痛苦。我並非不想回去看你的母親和你的兄弟姊妹，但是回去家中，不能看見你，尤令我傷感無限。這是我早回家去的原因。在南京，也因為目擊環境的惡劣，並爲苦憶你而悲傷，所以常有越軌的行動，沈醉於歌場舞榭中，以自排解，其實是注射麻醉劑，以祛除煩憂也。在形式上似乎對不住你的母親，亦必難得吾兒的原宥。不過爲父的敢說，由金錢買來的愛情，決非真正的愛情。唯有我與你母親及父母與你們兄弟間的天造地設的真情才能稱爲真愛情——非金錢所能買的無價格的真愛情。宇宙可滅，地球可燬，尤其是我與燕兒間的真摯的父女感情是永久不能磨滅的啊。

吾對於你，尚有一個未償的宿願，那便是欲與你同歸真如，以後花園爲吾兒最後歸宿地，吾亦願隱居是間，得時々刻々與你相廝守，每當月白風清之夜，你父母得常相對，坐在你的傍邊，到那時，你父母的心願可償，而吾兒亦可以獲得最後的安慰，願小孤魂也不致再漂泊無依了吧。

燕兒，你其知之否耶？（完）

的驚異的作品，一般的人都稱爲是浪漫派的，但是，兩者之間，我看不出有什麼很大的差異，比如說，羅果的「孤星淚」Le marseillaise 整篇都是寫實派的作風，或許因爲他的作品中含有人生的空想，所以稱爲浪漫派，中國的詩人，李白和杜甫，

是不是一個是浪漫派，一個是寫實派。宋詩也可以這樣說，因爲李白是生於太平時代，對於人生社會，有許多的奢望，所以發生這許多理想空想，故他的詩含有許多浪漫的成份，杜甫所生的時代，是像我們現在的時代一樣，一生遭週，顛沛流離，懷抱著悲憤愛國的思想，所了他的

詩，都是就於他所看見的，想到的，如實的寫出來，自然是成爲很好的寫實派的詩。

宋詩和宋詩的區別，是不是也是這樣的？宋詩是直觀的，在文化上是屬於藝術的階段，宋詩是理智的，分析的，因爲人事自生今日意。

黃花已掃隔年看，
就比不上杜工部；
竹葉於人既無分，
菊花從此不須開(同題)

的生动活潑，就是這種例子。再則文學和知識，純然是兩件事，文藝的實質方面，實在說，就是感情；而感情和理智，又時常站立在反對地位。我記得有這樣一句妙語說：「知識從大門進來，文學便從窗戶飛去。」照這樣說，從理智產生的宋詩，如何能與從直覺產生的唐詩等量齊觀呢？不過，宋儒做學問，另有他們的門徑和獨到的地方，論到文藝價值，實在尚遜唐詩一籌。再說近體詩(包括五七言律詩與絕句)爲什麼再變更呢？這樣講來很長，唐詩的好處，不一定在近體而在古風，比方說，李杜第一等的作品，多半還是在古風方面，所以韋太炎先生時常發牢騷說：唐詩除去李杜古風的一部份，簡直等諸自掃以下，一律可刪。這話雖然言之過甚，然實在痛心唐以後的詩人，太懶了，祇知因襲，不明創變，弄到現在中國的舊詩壇，實在不堪聞問了，假使我們

試以近體和古風的作法，比較一下，就很可能了解了。再說新中國詩改進問題，我感覺中國詩自唐以後，沒有改進了什麼，文學水準日漸減低，弄成一代不如一代的樣子，比方宋人學唐，而不及唐，元人明人再學唐，比宋人尤不及，清人改爲宋宋，去元詩明詩又遠甚，這是什麼原因呢？我以爲在一個詩的系統下，當然是後不如前，必要更換一個新方向，保持舊風格，而時之變換其形式，如楚騷之於三百篇，漢賦之於離騷，這樣才行呢。又如宋詞之於唐詩，元曲之於宋詞，也是這樣。做現在新中國的詩人，必要舊的整理過一遍，接收過去的種之美點，以新時代一切做對象，做成我們所急需的長短句自由詩，表達個性與思想，這是我們新詩人唯一的責任。

孟：現在中日兩國間的友好關係，已經在開始了，雖然，重慶方面還在盲目抗戰，但是，這種抗戰的力量，很快的就要消滅的，因爲全中國的人民已經希望和平的到來，反對戰爭的延緩，但是，現在終於還是戰亂的時候，我們文化人是必須要繼續努力的時候，將來中日戰爭終了，文化人也還是擔負着重大的任務的。現在的責任是要把還在抗戰的人覺醒過來，把徬徨歧途的人拉上光明的路線上來，那麼，我們是要努力寫作，將和運的意義，儘量的指示他們，同時，還有一個更大的努力在等待着我們，就是，怎樣把中國的人民和日本的人民間之感情融洽起來，從「中國愛日本，日本愛中國」的精神，真正的達到，那就全靠我們文化人的一枝筆桿的努力了，至於將來呢？中日的戰爭終了後，東亞已呈現着安定的局面時，我們文化人是更擔負一個重大的任務，這個任務是怎樣將全東亞的人集成一體，所謂完成一個「東亞共榮圈」再進一步說，以東亞的新秩序的奠定爲骨幹，推而及於全世界的新秩序的建設，這許多的問題雖然太大，可是，

或潤澤。但在別人看來，都足以引起憤恨的嚮往或酸澀！
尤其是把飽經憂患，歷盡滄桑的往事，從頭細數起來，有一次的翻騰，便有一次的轉落，舉凡悲歡離合的經過，可歌可泣的陳迹，即使在自己，也覺得有回索的餘味；在旁人看來，觸覺曲折而動人！
假使比較平凡一點的人生，則風波不興，平穩度日，既無騰達曲折的經過，也無突起的風波。雖則是悠閒安靜地過着那平淡而無奇的生活，但也自有其不可企及的幸運。
時代的巨輪不停息地向前推進，人生隨着那個軌跡追隨而前。平凡也罷，新奇也罷，只要不被那個時代的輪子擲落在一邊，終究有一點意思或事跡遺留在這個軌跡上而不會如曇花一現，立刻被世界所遺忘了。
「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人們明知



人生像夢一般的倏忽而渺茫，又如波瀾般的起伏無定。倘便在相當的期間中，固定地滯留于某種的生活，便會感覺厭倦。所以人生愈是有波折，便愈感覺興趣。譬如風光明媚，令人心曠神怡的境界，固然令人欣賞陶醉，就如缺乏水草如沙漠一般

的環境，也未嘗不可以去。
但當踏上了這個不可思議的人生的旅途以後，偶爾藉着一點空閒的時間來思索靈魂過眼一般的經歷時，却又往往會不知不覺地喊出「人生的苦悶」來！
其實，在自己以爲僅僅皆是生活的枯燥

全都與文化人有莫大的關係，就如同一個大時代的輪子，推動者是屬於文筆人一樣。劉：張先生是寫戀愛小說的聖手，我的意思以爲倘使張先生如能以和平爲背景，以戀愛爲題材，寫一部小說，那一定是很受讀者歡迎的。
湯：我們當前有一個很嚴重的事情是等特需要做的，就是中國人民知識的水準太低，差不多目不識丁的人是太多了，要求文化事業的復興，一定要掃除文盲，而掃除文盲的根本辦法，就得普及教育，我很希望中國的教育當局，能够多注意到這一點。
孟：是的，現在教育當局正設法計劃中。

其浮生若夢，可也未必能解脫而一無留礙於世界。因爲人與世界終究是有些聯繫的啊！人生在世，固然渺如滄海之一粟；但一粟也是一粟呀！投在滄海中，也會引起一些泡沫與漪漣，只不過時間不會長久，空間不會擴大罷了。
「人生觀」哩，「人生哲學」哩，人生的一切，古往今來，不知道絞了多少哲人學者的腦汁和心思，以求出一個合理的定義和做人的方法。然而眼前的事物，過去的人經驗，便是「人生的鏡子」。不求甚解的人們，只要留心注意着，就會得到需要的解釋和答覆。
一般都承認人生最愁苦悶，最覺無聊的要算是孤孤單單的一個人——尤其在旅途中的一個人長久地得不到一個知音。如像我現在所處的環境就有些相似了。
當去年的初夏時節，因爲感受到物質的壓逼和精神的苦悶，無可奈何，便從生長

於斯，滋育於斯，懷抱了我足足二十個年頭的，山清水秀的故鄉，走到驚濤的城市中來了。經過了多次的奔波，受盡了無數的磨難，也飽嘗了無窮的辛酸，才在××機關，找着了個僅僅能把我從飢餓中拯救出來的一個小職員的位置。

當然，第一是因自己的能力和智識的淺陋，不會做什麼事，但也是因為在這個，說好一點是萬事從頭做起，說壞一點在無法努力的時代，使得高高在上的上司尚且每天在辦公廳裡打瞌睡，何況我們這些小夥計呢。不過主要的原因還是擺花瓶的惡習一直流轉到今，女職員終究是必要而不必要的裝飾品。

因為我賦性孤耿，不善逢迎，不特在異性的同僚中間，即在少數的同性的同事中間，也覺得落落難合，真有所謂苦樂無處訴，寂寞誰與語之概。有時也感到淒涼的懷悲，令人難受。

所以我的生活是在辦公室中剪些報紙，填些公事，准時間上班，下班後回到宿舍裡來時，祇是一個人躺在牀上倦睡。最感受痛苦的還是現在的和一般細民一樣的經濟的壓迫。每月的微薄的收入，僅僅糊口，對於此外的人生所必需的物質，連在夢中也不敢去希求。特別是在患病期中，不但不能得到休息和治療，並且仍然要扶病起來，一樣做事，一樣操作。在這時候，便會幻覺，假使有人能夠發現我是在病中，或知道我的痛苦。但是這個幻想終究是幻想，非常的渺茫。

在這樣病苦的期中，令我悠然地想到我所留戀過的故鄉，也苦苦地思念你們。你們或許會說，有病便該請假調養，但是在行政機關裡的小職員是不容易獲准許多天數的病假的。這就是你們許久沒有接到我的信的平凡的原因。

儘管想起家園，儘管思念你們，但是我已經踏上了人生生活戰場，一時那能够退却，前途固然渺茫得難以逆料，但是退却還是等於潰滅。我所擔負的運命，你們知道，不僅我一個，還有家庭——父母兄弟。

自從前月給你們寫了一封回信之後，我

就臥病不起，發病原因第一是像牢獄般的宿舍，其次是不良的飲食，你們說我做了小京官，但是今日小京官的生活簡直等於囚徒。青年人在沒有和現實接觸之前，都有許多空泛的希冀，以為人類愛是絕對可信可靠，在茫茫人寰中，定有不少雪中送炭的善人，同情弱者的知音。但是這個憧憬到後來終歸於幻滅。兩月來所遇到的都是撒旦的子孫，誰肯無代價的憐憫我，拯救我，誰又肯為我戴荆棘，背十字架呢。

「不幸生為女子身，一生苦樂由他人」這句老套的諺語，到底還是千古不磨的真理。在資本主義的爛熟期中，在男性佔有經濟中心的社會裡，女子何嘗是一個人，女子那有獨立的資格。操有經濟支配權的男性大都懷着以女子為玩物的心理，每看見一個稍有可以刺激他觀覺的女性，最初必然註足目送，其次便想盡方法去和她接近，追求，演出許許多多的醜態。可憐我對於一般男性的心理，在過去很長久的期間中，我真是冥然罔覺。但是仔細思量，這個慾望或許是男性的天賦特權，因為現代社會是男性中心的社會，一切支配權當然操之男性手中。說明了或許會惹起同性們的一番痛罵，但是事實如此，說又何妨，那就是生育的主動者仍然是屬於男性，那麼男性的強烈的保種本能應當是一種不可否認的天然的慾望。這便是有歷史以來，女性反抗不了男性的最大的原因。說起來，確是對於我們的女性的侮辱，但是事實如此，女性終究在男性之前擺不起頭來。所謂「夫唱婦隨，男剛女柔」我們的老祖宗早就把此中的道理說破了！

在過去，我也曾做過對男性革命的熱情，但是經過一次再次的挫折，使我失却了許多的勇氣，我雖然在心裡輕蔑着像餓狼一般的男性，但表面上仍然要取敷衍的態度。何況對於在我高頭的上層官吏呢？我祇希望我能以高尚而溫柔的交誼，博取那些大人物的同情，使我能够在職業上得到更高的發展。因為我始終相信書本上所刊出來的理想——男女之間，除却夫妻及愛人同志之外，仍然有一種友誼存在。現在想來，我終究受了書本上的文字

的欺騙，男子對於女子的友誼，最少不能進展到愛人同志的關係上去，則必然中斷。換言之欲以一個弱女子，在多數男性之間，保持平等的友誼，那比駱駝穿過針眼更為艱難。他們男性對於一個稍具有姿色的女性，便都虎視眈眈起來，大有不容許他人染指之概。在像這樣的情形之下，結果祇是叫那個女子得罪了許多男性，不單不能博取他們的同情，而成了男性的棄子之的。

聽說在某機關裡以「康熙奎，乾隆奎……」等名目去區別女職員的美好的程度。在某職員的周圍就圍繞着許多「長」，使得這位女職員無法應付。甲「長」實備她備愛乙「長」，乙「長」又罵她是丙「長」的情婦。其實他們都是真心的愛她，也同樣真心的恨她。她只恨以一人之身不能同時愛上許多司長，科長，處長，×長，×長吧了。最後她唯有辭卸小官吏的席位，出來秦淮河畔的酒家當女侍了。

我在前面不是已經說過了麼，一個弱女子漂泊到大都市裡來，踏上了生活的征途，那能够退却。我想，不必顧慮前途怎樣不寬前途是天堂與地獄，我祇有前進。其實在這世界上，天堂畢竟是空想，任何一個社會不管理是成功或失敗，都是地獄。祇要有一「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決心，那末最後的王冠必是屬於我的。每感到最悲觀最無聊時，便會常生這樣奇異的幻想。

要在這樣的社會中，作生活的掙扎，無論如何不能避免現實。事實上說，在禮儀上說，不能不盡情地敷衍那一般高低級的長官。俗語說



許在多性中只有自一己個女性

得好「國王容易說話，只有小鬼難纏」。高級長官倒還容易敷衍，祇有那些小鬼——低級上司，常因為嫉妒而起風作浪，捏造是非。由那些小人所產生出來的輿論，不外是男子好，女子壞，上司好，花瓶是迷人的小妖精，一切墮落的罪惡都加到女子的肩背上來。

異派的上司還好敷衍，不得已時給他們碰一個軟釘子也不成問題。直接上司就有些不容易應付。更有那些小人——其實是同事，但在官級上却比我們女子高幾級——常常利用在事務上的指揮來操縱女職員，同時對上司則以拉攏花瓶為寶見，以圖他們的高陞。所以這輩小人不惜用盡心機，陷害一般小花瓶去巴結上司或能夠供他們的吃喝的人。以圖一己的利益。還有些出賣自己妹妹的靈魂去謀一醉的魔鬼呢。

在許多男性中間只有自己一個女性坐在辦公廳裡，常時會聽到許多不堪入耳之言，許多令人臉熱的諷刺。好像他們的每一言一語都是諷刺自己。在裝飾上稍為講究一下會遭受他們的閒話，以自己節省下來的汗血換上了一雙鞋一件衣裳，也會遭

受到他們的冷語。他們好像在說：『這新的小花瓶應當是每天盪頭垢面來辦公的。』

然則那並非花瓶而是痰盂或鉛桶了。的確，女子是以色事人，就連醜婦也知道裝飾。何況一般稍具姿色的花瓶。到底誰誰裝飾，却是漫無目的。女子心理是：凡是悅己者都可以來鑑賞她們的『容』，如此而已。

那些厚臉皮的上司們那一個不喜歡『色』，那個不愛『容』；他們先有了玩弄花瓶的壞心腸，那末被踐踏在他們下面的我們女職員也就不免存心報復——表面敷衍，背裡暗笑。我們想，對於那些蠢男子，就作弄作弄他又何妨呢。

一般的批評是：女子第一重視男子的金力，第二重視男子的社會地位，第三才注意到學識面貌。不自諒的男子也不自己反省一下，自己具備了這三個條件沒有，便饒涎欲滴，那種醜態真是可笑亦復可憐。至於那假惺惺的所謂忠恕熱情，在現代女子似乎不甚要來了。誰能解決得了我們的衣食住行，誰就有權利問鼎。那些『愛呀，愛呀，我真心愛你，我跪求你』一切套話都是原始慾望的表現，不能再拿出來欺騙女子了。金力等於愛力，這是鐵則。寄語蠢男子們，不要再表演那些不肯花錢貪圖便宜的醜態了吧。

今天甲上司在某茶室請我們吃大菜，祇害了我花車費，並且因吃過飽而傷了腸胃。明天乙上司叫茶房以命令式來約我於晚間到某某舞場伴舞，那真是豈有此理。明知其豈有此理，但既然要去敷衍，結果又花去了我一部分的溢囊，還賠了幾身汗水。心裡雖然恨到萬分；但是吃了苦頭，仍然要以笑臉迎他們。花瓶們真有不少說不出來的『心頭恨，心頭苦』啊！

左顧而右他的態度了。咳！真可憐也真可笑！一毛不拔的君子們還每天在那裏哭喪着臉地向人表示真摯的愛情呢！真愛情到底是什麼東西？我們還不十分了解呢！所謂愛情，還不是要拿黃金去換取的麼？自己梳光頭髮，穿上合時的西裝，塗上雪花膏，灑上香水，不管女子的痛苦，便痴想能夠討女子的歡心，博取女子的愛情，那豈非痴人說夢。

花瓶白天地在辦公室裡，在夜間多數被搬到秦淮河畔的歌舞舞榭及酒樓裡。祇有那些有缺口裂痕或有斑點的花瓶才得安安靜靜，不受這些閒氣。

每到下午三點多鐘，各位上司便會派小夥計或茶房來約吃飯或進舞場，在這時候的花瓶也感着無上的光榮，因為選擇權，決定權完全是操之她們手中，她們可以叫某一個上司失望，臉色發青，也有可以叫某一個上司受寵若驚。但是一般的聰明的花瓶都會像在小學裡編課程表一樣的，把他們編在一張表裡面了。被重視的某上司好比國語，算術，多編次數，其餘的是像常識，手工，照例編排。但是她們也有臨時改變這種課程表的權力，隨機應變，叫那些蠢男子哭笑不得。因為這樣，便引起了無限的『醋海波瀾』，令人苦悶，也令人發笑。我想，你們男子到底所爭的是什麼呢？女子就沒有絕對的真心傾向誰人，因為你們還沒有切實表示為你們希求的女性負完全負責任。

物質的世界，物質的社會，所謂愛情仍然要物質來培養。在物質上的無能者，或者不願為她們負責的男子，一味在地面上打滾，鼻涕滿面，網膜紅紅的，在口口聲聲高叫『戀愛』，不單結果徒然，反轉惹人討厭。女子心理所討厭的是像蠶蠶逐具般的專用猜疑的眼光去強求女性的愛的偵頭。但據我的經驗，在這個社會裡正多這種不自重的醜劣的男性。

這些微乎其微的物質做交換條件，向我們要求什麼代價呢？他們是欲求無厭的要求我們頻頻伴舞，不管腰酸腿僵。有些男性也會為要求我們的伴舞而請吃一頓便飯。說來也真可笑，一飯之恩不可忘，但是他們太把這一頓便飯視如拱璧，有時還露出超出伴舞以外的意外的欲求呢！這種卑俗的態度真叫人痛恨！厭惡。

譬如說，今晚上甲請我們到舞場去，我們便是和甲共舞的舞伴，那晚上甲便戴上了月桂冠，顧盼自豪。甲的態度當然會引了同僚的乙丙丁……等人的反感和羨妬。他們便會想：她是陳列在我們機關裡的公用的花瓶，並不是某一個人的專有物，當然人人皆可窺指。於是各人都爭着要求和她擁抱，舞踊。我當然無法拒絕，甲也無法據為獨有而加以保障。我祇看見甲在嫉妬，暗生怨氣，但亦付之無可奈何。因此我便想，一個女子除却能夠終身不依靠男性而自活者以外，女子和男性的關係應當取怎樣的態度呢？敷衍多數呢，還是從一而終？這個問題確實非常嚴重。一般都明白，女子對於男性應取後者的態度。專重物質的機械主義者和病態的守財奴也許會採取敷衍多數男性的態度，歌女，舞女，娼妓的經濟生活即屬於這種方式。這樣一

加思考，便覺花瓶可為而不可為了。花瓶本來是文人侮蔑我們的名稱。若加以正當的解釋，也總算是公務人員，假定能得相當的月薪，足以維持自己的水準生活，那末就採取第一種方式，亦可決心不依賴男性，終身自活。但是反躬自問，自己到底有多少學識和技能，比自己強十倍百倍的男性中不知有多少的失業。以我這樣的無能的女性，居然能在公務機關裡濫竽充數，總算過天之福，還敢心存奢望，希冀昇遷為科長司長麼？但是話又說回來了，我又能自為保證一生一世在這種關係區區數十元的微薄的新俸麼？縱令有人給我保證，這樣微小的收入，在米珠薪桂的今日，還不够我一個人的糊口呢。一想將來，真有無畏的渺茫。尤其是在現代的環境裡，在現代的社會裡，女子職業

至難解決，尤令我無時無刻不為自己的前途而悲觀。女子的天職是什麼？當然無庸我來再事說明，其次是兒童教育，音樂，藝術，醫生也是比較適合女子的職業。但是這些都與我無緣。最後出息的女子才會在公務機關裡當小花瓶，試問她們能夠辦了什麼公務呢？政務不必談，學識，技術也幼稚得可憐。祇在機關裏空佔着一個席位，無事可做，不自慚自愧麼？

在資本主義的熾熱期中，在男性中心的社會裡，女子勢難離開男性而獨立。譬如我之得進公務機關當一個小職員，還不是藉男性的保護或維護。他們為什麼要保護或維護我的職業，決非由於我有什麼長才或特技，而實因為我作一個女性不致引起他的厭惡而獲取了他們的同情。那末，女子所謂經濟的獨立，都是一片謊話。當花瓶已經是把生活託庇於男性了。

總之女子的第一生活方式——所謂經濟獨立，獨身生活，如上面所說的是欺人之談。第二的生活方式便是舞女，歌女，娼妓等人的敷衍多數男性，在多數男子的頭上舞踊，從甲男子的頭上跳到乙男子的頭上，由是而丙，而丁，這種生活從一方面說也未嘗不愉快，但從另一方面說便有無窮的精神上的悲哀，結果永久不能獲取某一男性的專愛。我們花瓶在舞場中要敷衍許多上司，同僚，和他們起舞不外是這種生活方式的微薄的反影。女性的心情是極需要唯一的男性的專愛來培養的。像風箏般的在空中飄飄然的生活，雖則有欣羨之處，但也非常的空虛。女性最感空虛的生活，無過於當花瓶，人人都想利用，都指染指，但誰都不願負責，誰都不肯表示深刻的專愛。他們的態度不僅是不嚴肅，實在是遊戲的，玩弄的。

數月來在舞場中的不自然的交際，警覺我對於前途的自覺。原來我是欲藉這種高尚的遊藝博取他們的重視與同情。到後來才知道無多大希望。其實他們縱令能夠對我同情，替我昇遷，但限於資格才能，又能夠昇遷到什麼階段去呢？你們試為我設想，在作生活的掙扎途中，看透了前途的

想，在作生活的掙扎途中，看透了前途的



去場舞到們我請甲上晚天今

我，是怎樣的煩憂而悲傷啊！但是叫我又有什麼方法可以打破這種環境，打開這個前途呢？

明知跳舞畢竟是無聊的享樂，但亦不能

不以為之而醉，以圖減小我的憂愁。在燈紅酒綠，金迷紙醉的環境中，表面上似乎是有無限的愉快與狂歡，究其實，却有無窮的酸淚倒向肚裡吞。

嚮向你們訴說我的煩悶和哀愁，結果亦屬徒然，又何必多給你們討厭呢？結婚問題，戀愛問題，我也有了想當的體驗，結果也非空虛。我所以有今日的境況，一誤於父母之舊的意識，再誤於自己之學識淺陋，無能洞察社會及人物，三誤於這次的事變，弄得我家破人離。否則我何至於要在這樣繁華的大都市中飄泊呢！

最令人討厭，最令人惱恨的便是那些小同事，都以戲弄的態度來對我們花瓶，當我們是他們的公有物，以為我這個小小的職業，那是他們給與我的莫大的恩惠，一切都想盡方法來箝制我，壓抑我，好像在說，「你得絕對服從，絕對聽命，否則我有權可以打破你的飯碗。這種假想，真令我傷心無限。我想，我該起來反抗了，我要對他們革命了，我的確做了半年間的囚徒！我鄙視那些溜媚上司，做下屬，其實是一無所能，偏自以為是了不起的同性

的同事們，那種驕態，看見令人可鄙，那種不認識環境，不認識前途的態度又叫人可憐。進了長官的公館一次，出來逢人便左一句官舍，右一句官舍，這樣的俗氣瀟身又令人可笑而作嘔。

啊！我真不能繼續我在此這種濕濁的環境中窒息而死，我要求新濟的空氣。我要求不需要眼淚為代價的狂歡與愉快。我要就自己的天稟去求絕對獨立，開闢我的能得永生的前途。

我這封信，祇是我的過去生涯的一篇小小的結束，也是我今後準備寫給你們的一篇大文章前面的一篇短序。你們也約略知道了我過去的可歌可泣的事蹟，今後當然也有無窮的悲歡離合的事情報告你們吧。別了，我的好友們，我敢拿這一封漫無系統的信來向關心於我的前途的你們永訣，同時也拿這封信來結束我的截至一九四〇年杪以前的生活！

新進女作家謝淑君女士，江蘇丹陽人，現年二十二歲，會畢業於丹陽女子中學。從去年七月起在農工部服務。後有所感，欲在藝術方面有所表現，故於愛友謝子誠協助下，專心於創作。著：莎韻真誠女作也。——推薦者張養年附誌

宋燈小話

還有一位怪人就是清初的金聖嘆，他是個懶懶不羈的才子，也是個滑稽調皮的丑角。他因不滿意於當時官府的暴虐，起而抗爭，遂被權執，坐叛逆罪問斬。臨死時，尚笑着說，殺頭是最痛快的事，今於無意中得，實為奇過！他留有遺書一封囑獄卒交其妻子，獄卒呈與上官，上官疑信中必有毀謗語，即拆看了，上寫道：「字付大兒看：醉來與黃豆同吃，大有胡桃滋味，此法一傳，吾無遺憾矣！」上官不禁大笑道：「金先生死了還侮弄人。」他生前與王

天取三千金給他道：「請你拿牠作買賣，得利後可還我本，利就歸你使用好了。聖嘆應諾，不料他在一月內已將此款揮霍完了，却對新山說：「這錢存在你家，也不過增你守財奴的惡名，所以我替你施捨出去了。」新山也一笑而罷。他的思想也是很新的，以所評的離騷，南華經，史記，杜詩，西廂，水滸，按此次序定為「六才子書」不脛而走，見者愛賞。他在所批的西廂記上說：「有人來說：『西廂記是淫書』此人後日定墮拔舌地獄。何也？西廂記不同小可，乃是天地妙文，自從有此天地，他中間便定然有此妙文。不是何人做得出來，是他天地真會劈空結撰而出。若

定要說是一個人做出來，聖嘆便說：「此一個人即是天地現身！」讀此可知他對小說的崇拜何等的熱烈。

按李卓吾與金聖嘆的思想，言論，和行動是異乎尋常的，從普通人的眼光去衡量，自然要驚奇他們其怪說。惟其他他們與一般人不同，所以他們對於文學上的見解才能高出於時代之上。而小說的地位，亦因他們的推崇，才達到文學的水準了，所以他們的功勞是不可沒的。這在中國的小說史上是應該大書而特書的了。近讀「李氏焚書」及「金批西廂記」，故有感而書此。寫到這裡，燈炮火滅，寒威凜冽，餘意未盡，姑俟異日。



作清村中 (刻木) 景風

請眾與作品

文藝與功利主義

高漢

有人說：「文藝無用的，只是文人消遣品，和用以噉飯的工具」。這種論調，雖然不能認為是正確的，惟是目前的中國文壇，却有這種不正確的風尚。

事變以來，中國的文藝，便日漸衰退，除却一部份的作家被壓在槍刺之下，而免強寫着毫無意味的「抗戰八股」外，其他的文人都以風月色情為妙品，轉到消沈和享樂的末落去了。像這樣的作品，充滿在事變以來的文藝刊物上。此種文藝不僅形成了文藝的墮落，而且也隔離了文藝的精神。像這樣的作家，慣會迎合時勢，在目前或許會有一時的榮華，但其作品決不會有文藝的價值。因為以功利主義出發的文藝，大與藝術的本質相違背。

文藝既是藝術之一，究竟與社會沒有用途麼？究竟只是供作文人的無謂吟咏或成爲文人噉飯的工具麼？這個問題，應當看發揮文藝本質的人如何發揮，始能下一肯定。

藝術，一切的藝術，尤其是主題的文藝，我們否認說它與社會完全無用的話。我們亦不願它成爲文人消遣風月的資料，文人噉飯的工具，功利主義的文藝，當然我們更當大聲疾呼的提出反對。

我們應當認清了文藝的本質，記得某名家會讀過過藝術，他說：藝術是喚醒人性的鑿鑿，是迷羊的聖錄，是澄清河濁的阿膠，是鼓舞生命的酬饌，是領導社會的木鐸，是人類革命的南針。我們承認這種讚揚，的確文藝的大用，至少是說不盡，思議不盡。

文藝本是苦悶的象徵，無論它是反射的或是創造的，總之都是血與淚的文學。這

裏所說的血與淚，並不是在紙面上定要寫出鮮紅的字眼纔算是血，也不必在紙面上定要寫出水傷才是淚，個人的苦悶，社會的不安，國家的動蕩，人類的厭戰，都可視為血與淚的源泉。誰都知道戰爭下的民衆是失掉了生機，戰爭是殘酷的，從事文藝的人應當反戰而愛好和平。和平是救人類，從事文藝的人當然便應當主張和平，至少應以主觀和客觀的二重立場，發揮毛筆的本能，來寫這些凡有苦悶的血與淚。須知道由個人的苦悶，可以反映出社會的苦悶來，由社會的苦悶，可以反映出國家及人類苦悶來，不必定要精光赤裸地描寫社會的文字，然後纔能算是滿紙血淚。總之，無論表現個人也好，描寫社會也好，替國家呼籲也好，替人類代白更好，主要的眼目，總應當捨棄小我，捨棄自我的觀念，以大乘的見地而描寫，由靈魂深處流瀉出人民的悲哀，由靈魂深處促醒靈魂讀者的魂魄。不然，被人認爲文藝與社會無關，被人家說是消遣風月的資料，噉飯的工具，或者是被人認爲走向功利主義的途徑，那就咎由自取無以責人了。

朋友們！從事寫文藝的朋友們！我們要反對加污辱之詞與吾們的人，我們祇有執起這僅有的筆桿，肩起救亡圖存的仔肩，要寫社會的苦悶，要寫人類的苦悶，捨棄了既在「爲藝術而藝術」的口號，創造出「爲人類而藝術」的精神，任他們怎樣說，我們惟有拿現實去衝破他們的功利觀察。

誰都知道的事，重慶的作家們說，「淪陷區內無文藝」，有沒有文藝，就是人家不批評，我們也應當自覺，從事文藝的人總不會否認「淪陷區內尚無一本純文藝」的話吧！再追求一點來說，也正因爲這樣，所以人家會說「淪陷區內無文藝」。即使某一個局部地區，我們自己承認有文

藝，這文藝是否有靈魂有血淚尚不可知？瞻念藝文前途，我們自然要發起憤慨，然而因此，也或者能促起從事寫作的朋友們注意。

(南京)

臺灣的作家要到那裡去？

余若林

拿起筆桿要寫一點「臺灣的作家要到那裡去？」的文章，難免叫我躊躇，疑問！雖然「願臺灣的藝術同志有幾個能够配稱做這個「作家」的頭銜？事實臺灣還沒有產生過何等的作家；譬如久年在上海活躍過的臺灣裔的文人劉炳閣先生，在他未死之前，無論中國方面或是日本本國方面，就是他的故鄉臺灣知道他是個臺灣裔的藝人也是等於零的；在他未死之前筆者也是看他他是中國的藝人。他不給故鄉人知道他的經歷，而且不給世間的人們知道他是個臺灣人，而在沃野萬里的大陸，在東亞的巴黎上海，孜孜不倦，爲新東亞的建設犧牲了生命！他生爲臺灣人怎麼不做臺灣人去活動？這一點可不是充分表示臺灣作家的進路狹？

客年之底，日本的大文豪菊池寬先生一行寄足於臺灣；筆者本欲和他會一面，却是難免有毛遂自薦之嫌！一邊又是自己的事務忙著，而且他來北（臺北）時，是我南下回鄉的中間，所以未得如期去實行的。但後在報紙上，纔知道他曾在臺北公會堂講演，在鐵道旅館開過座談會；聽說臺灣的藝術同志很少去列席。菊池寬先生在朝鮮開講演會的時候，聽衆半島人佔一半；在臺灣開講演會的時候呢？本島人（臺灣人）沒有十分之一。這是本島人對菊池寬先生的印象淺，或是本島人對於文化方面太沒有關心到？還是菊池寬先生的熱辯，本島的藝術同志，本島的文化人預期沒有可以裨益於臺灣？這種可憐的現象！筆者不覺地替臺灣藝術同志的將來寒心

前記兩例：一個是不敢用臺灣的面子去

在大陸方面活動！一個是沒有幾個人可以和菊池寬先生會見的資格！前頭說過：臺灣人還沒有獲着「作家」的頭銜；這要麼強和他一會面的人，也難免有小巫見大巫之嫌！

結果臺灣的本土是不足養成幾個作家嗎？筆者怎麼要說「臺灣還沒有作家」呢？這是，恐怕本島的藝術同志要罵我一句：「長他人之志氣滅自己的威風」吧？筆者大膽地說一句：中日文化提攜，南方文化的開發，臺灣是站在很重要的地位！

臺灣人有五千年的文化，而且共沐日本帝國的皇恩將近五十年，注入了日本的純萃文化；這甚麼人敢斷定臺灣人的腦子沒有發達？不是夜郎自大，臺灣人的腦子是優秀的，臺灣的山川是美麗的，參照地理風俗等，臺灣是足以產生優秀的藝人。臺灣既然有美麗的山川，要產生幾個優秀的藝人，是誰也不敢斷定它是不可能的吧？

而今筆者要把前頭說過的一節抹消；臺灣不是沒有作家，臺灣的作家陷入難免「閉門謝客」的環境的！這個「臺灣的作家要到那裡去？」的課題，筆者意想這些「閉門謝客」的作家，要怎麼叫這些的作家出來負擔了開發南方文化的使命？却是甚麼人要出來開發了這些作家進出的路徑？筆者冀望掌權者不可給這些作家們長在那裡喫消耗的糜飯，要給他們開了一條新的路徑，爲中日文化提攜儘些微力！爲南方文化開發効勞才好！一邊筆者又冀他們不要彷徨！不要萎縮生命力！自開了門戶，吸收了新鮮的空氣，沐浴溫暖春光，握住了時代的指針，開發了南方固有的文化，在世界的文壇上露個頭角才好！

文壇側感

張金壽

「路」與「英雄」

却說一篇作品必有其主人公，也同時必有一個兩個或許多人物，這作品必有完結，作品中的人物也必須有個結果。作品

離不開現實這是大家都公認的，據說好作品在暴露現實之外還要「提示新生」，指示如書中人物的現實人物，給他們一條出路。讀者注意的有時也是這「新生」怎樣提示，批評家批評一篇作品時，其最注意的也在這裡，作者於是更不能不把「提示新生」當作要緊的條件去遵守了。

「新生」這東西往往被作者提示在結尾時，換句話說，作品裡的人物出路往往在作者提示「新生」的地方，於是許多作者就都在作品的結尾用盡力量給牠的人物一條光明之「路」，許多讀者的注意力集中在結尾，許多批評家對於一篇作品，最咬定不能放鬆的，那也是牠的結尾。

習慣下來，結尾即是「新生」，結尾即是「路」，大家公認。其實「新生」本不

一定提示在末了，一個作者的作品中的人物如果是現實所有的，那不必提示，自然而然地就有了合理的結果。結果不必求驚人，不必求超人，只是平平常常，這平常才是最好的收場，因為現實並不引人驚異，因為現實就是平平常常。有的作品前半很好，我們讀起來好像跟現實中的人物，然而最後便不行了，活像以外弄了一個尾巴按上，與先前所寫的並不一樣，這就是作者想提示「新生」，而且他習慣管束住，以為必須在收場時提示「新生」的緣故。作品的人物本不是收場時的人物，他所走的路在事實上也不能不走結尾所提示的路，故不能深刻感動讀者，費了半天勁，尾巴反倒白按了。

所以作品固然以暴露現實為要緊，而「

漫談詩的鑑賞與批評

莎 娜

詩人常是歡喜從幻想的天地裏攝取詩材，彷彿漁人在海水中撈取他的獲物。漁人的網日久不免都要有一些漏洞；而詩人的網亦少不了過大的孔眼，而且，詩人又多是極端珍惜他的思維，於是旁人便很難循了那屈折委細的路而從複雜裏尋找出一些由徑，結果，那錯綜而編織成了的詩章，亦就有了些使人眩惑之感。從「現代派」姑且這般的稱呼，這是指了過去以「現代雜誌」為中心的那一類作品而言。以「現代派」這類的詩，普通的讀者便喊出了「不懂，不懂」；而詩人或是這般詩派的擁護者便責怨人們不肯接受稍離而需要思索的讀物，却只圖浮淺易於瞭解的東西。這理由自然是正大充足；然而面對了那般的詩，想從紊亂的外形理成規律，或是從那跳宕遠隔的理路中搭上通橋，與自那簡少的文詞內尋出一片無涯際的天地，也不能不認為是一件較困難的工作吧！

A. 司蒂文斯 (Alfred Stevens) 會定藝術的界說為「由情緒的三種鏡照出的自然界。這正不妨用做認識詩的一種有效方法，因為詩是情緒變動過程的紀錄，決不能放在解剖案上加刀斧。正如 F. 赫貝爾 (Friedrich Hebel) 所說：「人並不是因為要證明一種數學的真理，纔坐下來彈鋼琴；也不是要證明什麼事情，然後纔作詩的。」所以將詩通過自己的「情緒的三種鏡」而映析出詩內所含蘊的微妙的情緒，也纔能領悟到詩裏的內容。固然，「詩的最理解者，屬於詩人自身」；但試着去接近詩人的心情，而喚起與詩人共同的美感，以個人的主觀作基礎，將原詩消融在自己的心靈中，以自我的經驗親切的把原詩加以診斷或評釋；這便是鑑賞詩歌的最大的限度了。故此，詩的鑑賞並不像一般文學批評那樣重客觀和真理。對詩，不能用實體的標準來評判，主要的却是在於這等人類較高尚的活動之情感的印象。

因為詩與散文雖無嚴格的限制，但多少有一些差別：詩的中心是語言韻律的結合；而

「新生」也不能提示在現實之外，這人在現實若得這樣的結果，作品中也必如此，否則憑空捏造，胡亂給他開條道路，在讀者看來就是一条另外的尾巴，不只能收到效力，反能損害作品的美點的。主要的，在起初描寫人物時便當注意他的特性，收場時的「路」必與起初一致，這樣就好。

「路」不必非是「光明」的不可，每人都有一條「路」，每人的「路」皆不一樣，作者寫的人物既不一定在某種人，自然提示的「路」不必要有一定規矩了。

然而據說「路」必須在結尾表現出來，結尾要能表現出好的「路」途的，最低是寫成「作家」而寫的作品。

於是寫工人的必定要「叫」他們團結起來暴動，還給他們的結果賦予成功，並且

散文則不論形式如何，在理論上是受論理的支配，詩則不然了；所以讀詩也比較讀散文，小說，隨筆之類困難一些，要多費一些思索力。如果要涉獵到詩內的珍奇，企圖發現詩人心靈中的隱奧，則必須辛苦的道路，也就是用一個心靈去理解另一個心靈，這便是詩的鑑賞。如將這心靈遊涉在詩篇中的經歷，感覺，和所發生的情緒記了下來，便是對於那篇詩的「印象批評」。

評者的職責也祇在於真誠的抒寫出自己的印象便已足。印象的批評表面看來，也許竟有人以為不過是以原作做媒介，而藉題發揮個人主觀所得的意趣。固然，印象的批評似乎缺少科學的嚴正方法；但濃厚體貼而示愛讀者對原作發生深長的冥想，與情緒躍動的，却又未嘗不是一「印象批評」的力量；何況所有的詩文評者更無不是立在作品與讀者之間的一個聯絡人。總之，批評者不論其所操的手段如何，只要能令讀者接近那作品，便是盡了批評者的職責。

優良的「印象批評」，本身就是一篇創作——一篇不下於原作的艱難的創作。評者自是可以憑藉主觀的愛戴，對作品加以估量。然無論如何，評者尚須保持自己的尊貴，對作品，對自己，都應有同樣的正直的檢視。虛偽誇大，與無意義的詆毀，都有損於批評文字的尊嚴。一個好的批評是應肯定自我真實的意見，而無邪的加以鉤勒描繪，從情緒裏喚起一種情緒，重新將詩中的情感再整理一遍，而密接詩人的心靈，然而並不一定要搬弄若何高深的哲理，須要人人都能理解，偉大常存在於平常之內。

相反的，如面對了這樣的批評：讀過之後，若覺得比原作更感到迷惘，渺茫，遼遠之時，那不但不是毫無所得的文字；而且，反令那本能由原作直接感得的情緒，也會化作漂浮不定的幻影。這評者便成了作者和讀者的罪人。「印象批評」實在容易走上這般的歧路，故也有人說：現在不需要印象的批評。這不免陷於偏激，印象批評的本身並無過錯，不良的現象乃是人們濫用的結果。我們不用憂心，這般惡劣的批評，終必能隨了讀者的鑑賞力而歸於消滅。那時，純正的「印象批評」便自然會出現了。

世界名漫畫家 G·麥克麥

納斯及其作品『怕老婆』

季 焜

如果你想得到快樂，或者你在苦悶的日子裡過得久了，想找到一解脫苦悶的方法，那麼我現在給你介紹一件又好而又能使你發笑的東西，這件東西並不是怎樣難得，因為全世界已有成千萬的人們，每天都在期待著它，當然現在你急於要問我是什麼東西呢？那麼當時就告訴你：就是美國 G·麥克麥納斯 (GEORGE MCMAHUS) 所

作之『怕老婆』(BRING UP FATHER) 長篇連續漫畫，的確，它能使你發笑，笑之中當然得到了快樂，快樂之中當然你把它悶給忘掉了。

G·麥克麥納斯為世界最受大眾歡迎的漫畫家，在現今世界漫畫壇上，也是一位極有地位的作家，他所畫的那種柔和輕鬆的線條，整潔精美的畫面，的確是抓住世界成千萬人心——愛看他畫的人們——的原動力。

他在年幼時，在一個很大的劇場裡，每日警備與種樹代替了他上學，告訴你在『怕老婆』內所畫出來的主角，是完全從舞臺上的人——一個很重要的丑角——畫來的。

及長，有一個機會，使他入了藝術學校去學畫，但，過了很多時候，他因犯了校規而被革除，那時，他很大失所望，因為他離著畢業時期還是很遠，他認自己的前途永遠沒有光明，後來他父親的一位朋友聖路易士 (ST. LOUIS) ——一個藝

術家，認為他畫的畫很不錯，立刻就讓他到他的藝術室中去學習。

在藝術室中，一日復一日的生活了下來，後來藝術家發現了他畫的幾張有很多頭髮的女人畫兒，他大為獎賞，就教他畫些當時流行的畫，以應星期日各報的需

要。

一九〇三年，他忽然得了些外財，從老家一直去到紐約想做一漫畫家，他在當地的報紙上工作了六個月後，根本沒有人注意過他的畫，後來他就不願艱難的到紐約世界 (THE NEW YORK WORLD) ——當地一份有名的報紙——的編輯部裡找到了一個很幸運的職業——畫漫畫。

他的處女作品為『READY MONEY LADIES』其次則為『PANHANDLE PITE』『LEJ GEORGE DOLT』和『THE NEWLYWEDS』可以說是太老了，基本的觀念只是描寫青年夫婦們對於他們活潑的小孩子的慈愛。

他常對人說：『我因為要搜尋一點好的題材，我決定在人類中找出合於讀者口味的東西，有時候漫畫家將看雞啄食的農人，畫得很像一個可笑的生活者，我就用這個農人作我的漫畫中的中心人物。』

他現在每星期由『怕老婆』長篇連續漫畫上所得到的收入已達三四千元左右。

談到『怕老婆』裡面的主角吉哥斯 (JIGGS) 是個社會中不事生產的消耗者，一個有錢階級，一個呆頭呆腦胡吃亂睡的傢伙，G·麥克麥納斯把他的面型製造得很好，很合乎他的個性，他 (吉哥斯) 常自作聰明，但，差不多每一件事都教他給弄巧成拙，他討厭禮儀的束縛，總希望泡在下等咖啡店中及賭錢場裡，每天老是與泥瓦匠，馬戲班小丑，清道夫……等一一些粗野的人物在一起嬉混，但，這些種事情，都是瞞著他的太太的，他太太討厭他這種行為；因為那是失去了所謂『上等』的尊嚴及身份呀！說到吉哥斯的太



G·麥克麥納斯漫畫家季焜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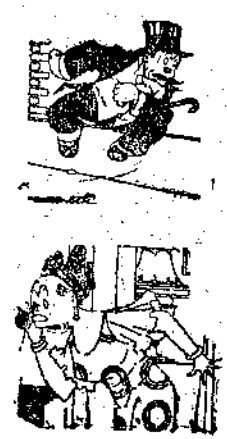
太梅琪 (MAGGIE) 一個在社會裡好交際的婦人，是個好巴結的人物，無論誰只要在一個人名下加上了爵士及博士等等尊稱的話，她就巴巴結結，請之那個人吃頓飯，給那個人唱支歌，是的，她確實那樣，那怕那個人是個木偶呢！她也是一個拜金主義及愛好虛榮的婦人，她在吉哥斯眼中看來，是一個能吃人的雌老虎，因為吉哥斯已被她所降服了，有時吉哥斯無意中在屋中咳嗽了一聲，她就大聲喊著：『在我這高貴的房子裡，不准你咳嗽的，因為那是種卑鄙的惡習，』像這種趣味，差不多在『怕老婆』每一幅畫中都可見到的。

『怕老婆』在它數百幅畫中，從賜予人的笑聲中，G·麥克麥納斯已把所謂『上等』人——『有錢階級』的人們的那種高傲，自滿，喜人恭維，好體面……等之描寫得無微不至，它抓住了世界成千萬的讀者，實非偶然的事，不過我們常看見很多畫裡只是畫些使人『笑』的小趣味，根本就沒有諷刺意味，最大的任務只是使人『笑』罷了，我們希望 G·麥克麥納斯以後賜給我們些笑裡藏力的東西多麼好呢！但，我們對於 G·麥克麥納斯已達峰頂的

關於木刻的三三事 止戈

無論你翻過多少本西洋美術史，東方美術論，××工藝史，××藝術論而在其中關於『木刻』的研究文字，總算是渺渺無幾，甚而也許根本就沒有，即便是一點有限的工藝美術論說，也不過是附屬於竹，漆，陶，石裡面。究竟能够在藝術圈子裡佔一席地位的，則只有繪畫的藝術表現，是被人尊之為神聖的。然而這道不能怪人類疏忽了『木刻』；而是木刻總有附屬於繪畫的傾向，而況在無印刷術的發明之前的社會，『木刻』只是代替了今日的印刷。並沒有它獨立的藝術的代價，正如今日的人不重視印刷是一樣的一種必然性的心理。

雖然藝術的製作不一定是單一的用筆畫到紙上，或者用筆畫到油布上，便算是純粹的技巧，是可以向讀者推薦的。



『怕老婆』中的兩主角

寫到這裡，我相信一定會有人問我：『在這種生活日艱的今日，差不多每人都感到生活的困難，那有那種心情來看這使人發『笑』的漫畫呢？』那麼我回答你一句話，以作本文的結束：

『在 G·麥克麥納斯所作的『怕老婆』中，每一幅畫都帶有笑，他是在使人們笑，笑；那就是使人們忘掉他們本身所感受到的痛苦啊！』

註：『怕老婆』本非筆者所譯，緣從事變前至今日，上海有專刊外國漫畫的刊物，差不多每期都登有 BRING UP FATHER，他們則譯為『怕老婆』，筆者也用之，因為大多數讀者對於『怕老婆』三字的印像也很深了呢！

藝術，然而至少有一部人要這樣想的，本來『木刻』這種東西根本就沒有人來研究，正如人們讀一本線裝書而不留意刻版的字形是美或是醜的思想，一樣的只注重於內容方面，而抹殺了刻者的技術，單純的注重於作者本畫的意義，這也不無原因罷？

本來在過去的『木刻』者也不過只是一個被動者，根本就沒有刻者自己的意思滲加到裏面，而事實上，也不容許他發表他的主觀見解，因為一個畫家畫了一張畫，或是一個文學家作了一篇文字，想要使之留存下去，或者使於多數人的閱覽便要找一個能刻版的人去刻印，這當然刻者沒有過以己意的必要，如此一個刻者最好亦沒過於維妙維肖，便算盡到了刻工的責任。又何能談到了『木刻』的美與醜；木刻的藝術製作呢？故一直的把『木刻』在人類

中國電影當前的諸問題檢討

編劇·導演·演員·技術·影評·刊物

凌琳

編劇 一部電影的完成，最主要的條件，先要有一個好的題材；題材是劇本的骨幹，但是沒有好的劇本雖是一個合於時代的題材，也只不過是一個空虛的東西而已。所以編劇是佔據了電影藝術中的一個主要部門。

不過在中國的電影一切受了文明戲的遺傳，所拍攝的電影劇本多少都受了文明戲的影響，他所描寫的方式不是：「邂逅，互愛，私約，遇盜，喪母，入獄，出獄，團圓」這一套大團圓的劇本，這是中國最初的編劇法，後來更會經過進步到有精確的劇本了，不過只是一個短小時期罷了，到現在豈不是又跑回去了麼？由「白蛇傳」等題材看來，中國在目前是怎樣的需要着編劇家的出現？

在過去中國的編劇家的是太多了，影片業者對於編劇的認爲是一件很容易的工作，一向對於劇本的選擇是極隨便的，其實歐美對編劇工作的尊重，足可使我們中國的影片業者發生了驚異；試看歐美著名的影片如：「大地」、「娜斯」、「窮巷之冬」、「茶花女」等都是從世界的文學名著改編的，其改編的過程，都是經過相當的時間對原著研究後改編而成的；此外不是採自文學名著的，也都是由編劇名家編撰的合於時代及電影條件的劇本。決不像中國的編劇家那樣認爲是很容易的工作；所以中國的影片業者首要的是編劇家的產生；所謂編劇家並不是像過去一樣的那種編劇家，而是把電影編劇看成很重要的編劇家；他不但對一切技術上了解，同時更應該把電影看成一種很嚴肅的教化品，而不能任意把毫無意義的題材拿來當作電影的腳本。

導演 導演這是多嚴重的一個人物呢？在電影的構成完全依靠了導演的的手法與思想，否則是不會產生好的電影。一個導演首要的工作是了解劇作家所撰就的劇本；同時對於電影藝術，電影的表現方法，特殊的技巧，都要有一個相當的修養，不得把劇本當作一回事，把導演再看作一回事。在過去中國所攝各片中，很多是如此的，譬如劇本是一種青年趣味的題材，導演偏不向朝氣上計劃，也許是導演者不能瞭解劇本的緣故。

在這情形之下，如果靠導演者來決定這劇本的命運未免是對編劇者的侮辱；同時更爲了導演的庸俗，一部片子要拍一年，結果電影公司當局是經常超出生產費幾倍，弄成薪水不敷，裁員，減薪，製作計劃切半等等的怪事。這其原因，還是我們中國的導演家大部不肯研究的關係，又有很多導演是老闆自兼；請問如此的導演對於真正劇的理解，真的演技，畫面構圖及律動，開麥拉機能者方面是否了解？是否真心去研究？雖然在中國很難產生導演專家，因爲中國根本沒有研究電影的專門學校，但是也要多設法尋求一點電影常識，多看外國影片，多領略一點世界影壇好萊塢出品的片子來充實自己吧！不要繼續那種毫無生氣的相信自我的辦法，因爲那是中國電影事業前程的障礙。

演員 關於演員問題歸納起來只是「演技」一項，這是一種需要專門人材來研究的事情，可是始終沒有一個把演技很系統分析開來。於此只有依靠了演員本身的努力；譬如袁牧之，阮玲玉，金山等人他們努力的成績都是頗堪爲人尊敬的；雖然他們的演技還不會做到描寫內心的真力量，沒有藝術家的那種感覺，沒有偉大性格的表現；這是缺點麼？是的，在中國的電影中這是一個最大的缺點，因爲有了好的編劇家與有思想的導演家之外，必需有偉大的表演藝術家，才能表現出電影的力量；所以我們覺得演員有遠重劇本與導演指揮的必要，同時自己更應虛心研究才能成就。因爲一個演員是能够表現了他所飾角色的性格，創造是劇作者的權能，指導是導演的權能；而演員的責任是在於怎樣表

現劇中人的演出？其中也有一個困難就是電影的演技是斷的，要一個斷片與一個斷片連繫起來仍不失其個性，是一件極冒險的事；在這裏橫着兩個困難之點，做電影演員的表現感情不能與後者相連貫，演員演出時沒有觀察當然也不能起勁，再受到強烈燈光的刺激以及一切機械的限制，於是自己就感覺到不自然，把這些片斷剪接到一起，映在銀幕上豈非怪物？所以演員應如何對自己已有藝術的修養是一個大問題，如劇本是好的，鏡頭分得很適宜，導演很有思想，而演技不修水準時，就是演員的缺乏藝術修養了。

技術 這一點應該讓給專門人材來討論研究，因爲這方面是很複雜的；但是筆者願多提出幾點意見來做製片家的參考，也是一件應該做的事；當我們看到美國影片的攝影角度，照明的適宜，佈景的逼真偉大，服裝的考究，化裝的神似，以及音樂，效果等的電影技術都是完成一部電影的主要成分。

譬如美國出版的影片，我們能看到的好的劇本，精彩的導演，偉大的演員之外；首先刺入眼簾的就是攝影鏡頭的美麗，其次就是照明的適宜；這兩點在中國的影片中便是很難做到成功一點；在同一的情形中，因爲攝影鏡頭的處理不佳，足以影響了畫面的空氣；照明方面不是太強就是太弱，適度的方法也是很難做到的。至於佈景方面，中國出版的古裝片也不能算是不偉大的了，但是我們終覺得有一些假，同時在細微的地方又多偷工減料，弄成不調和的局面，外景的天氣老是不能由攝影師很技巧的攝到畫面上去。服裝也許是公司方面爲了節省費用的緣故，在銀幕上我們從沒有看到那個合宜的服裝，一個演員爲了生活也許會不注意於服飾，但是入不得於畫面中的。化裝更是一個遺憾，尤其是古裝片中，使觀衆有些笑哭不得。其他二項普魯與效果也是在近代影片中不得注意的一件大事。在中國影片中尤其是不清晰可憐，像蛙鳴，雷聲，火聲及一切效果都是不逼真的，令觀衆有一種不快之感。所以在技術上，希望中國的影片業者不得不

有一個誠意的研究。

影評 最近在各種刊物上，彷彿對於影評不怎樣地注意，當然在過去有很多的正義的批評，但是我們也不能因爲噤聲，仍應該繼續予以諒解與提倡。怎樣是正義的影評呢？筆者以爲影評人的內心應把電影當做一種教化工具看，以牠對於社會，對於人類包含重大的教化性在裏面。那麼批評電影的特徵是在於牠的攝影機與聲音爲主體的造形藝術的觀點上，因爲藝術是人對於客觀存在底情緒的感應和表現，決不是包含其他宣傳意味的工具；也就是藝術只有鼓勵人類從必然而自由飛躍的企圖的熱情的，同時用巧妙的技巧，形式地表現出來，而決不替任何事件做宣傳。

但是，一部影片的意識也不能在影評人的筆下遺漏了，不過我們批評的線索應把電影當做一種藝術看，然後再三論是比較接近實際的。所以寫影評的目標應該是意識與技巧並重，意識正確而技巧惡劣；或是技巧成熟而意識是不健全的電影，仍然是夠不上水準，不能算是健全的片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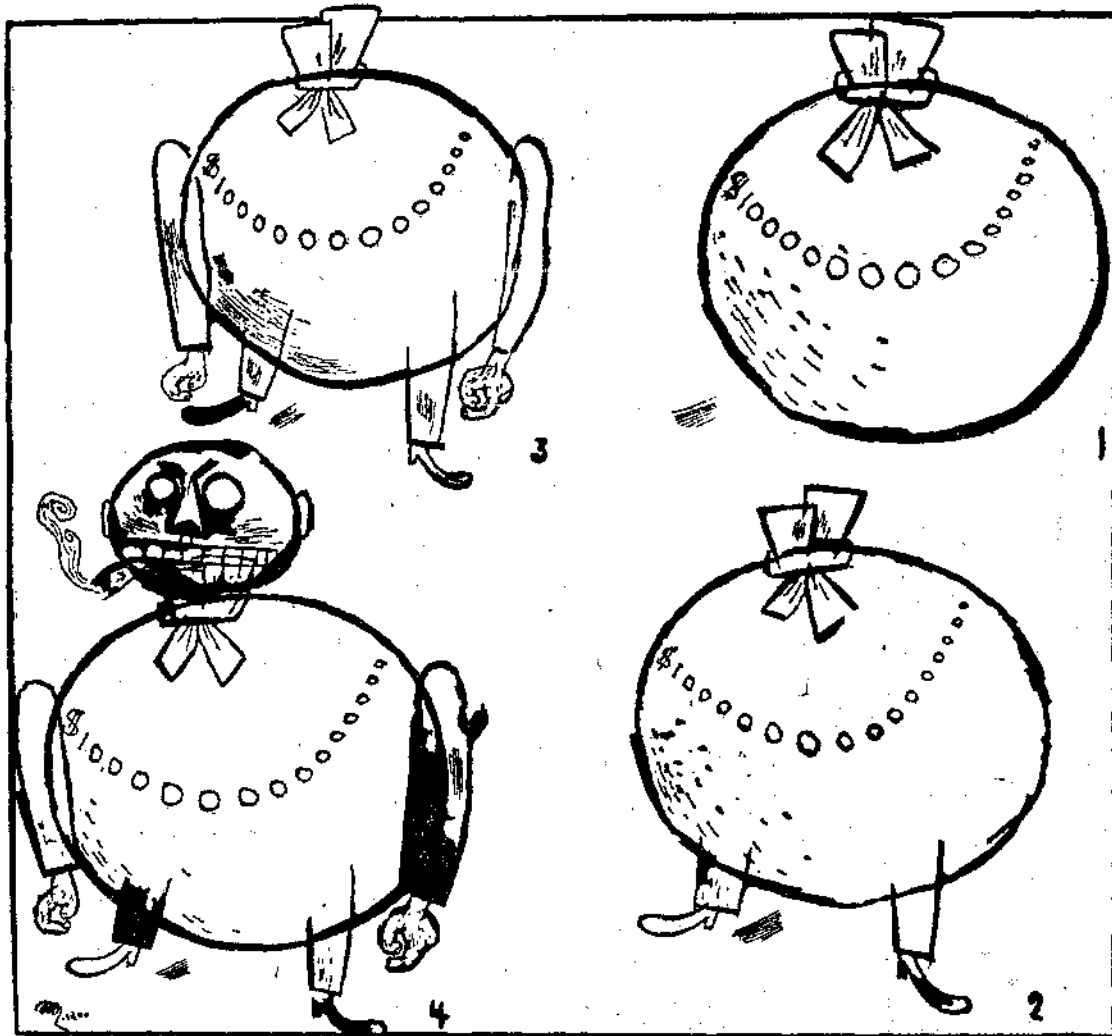
刊物

在目前彷彿不會有一本成熟的「電影刊物」其實並不是彷彿，簡直就沒有專門研究電影的刊物；在過去中國還有「時代電影」，「電影叢報」，「青年電影」，「電影世界」等刊物，其中竟有很多對電影建設的理論，同時各電影公司的機關刊物如「明星」，「聯華」，「電通」也不時的有一兩篇理論登載；而現在呢？以電影爲號召的刊物充斥了整個的書業的市場，但是內容只刊載了幾張電影明星的照片，及一些無聊的影人消息而已。而電影公司出版的機關報也造成了「專號」的作風，我們儘可以看到的是「梁紅玉專號」，「孔子專號」等刊物，求其實際研究電影的刊物，竟一本不見；我們雖然在期待着一種「電影叢報」出現，但是我們對於牠不得有更大的要求。要應該是：取材廣泛，編排新穎，對於明星照片的介紹，以及各種翻譯文字。此外我們更願意要求全國的新聞紙都增加嚴重的「影刊」；使中國的電影再重新發揚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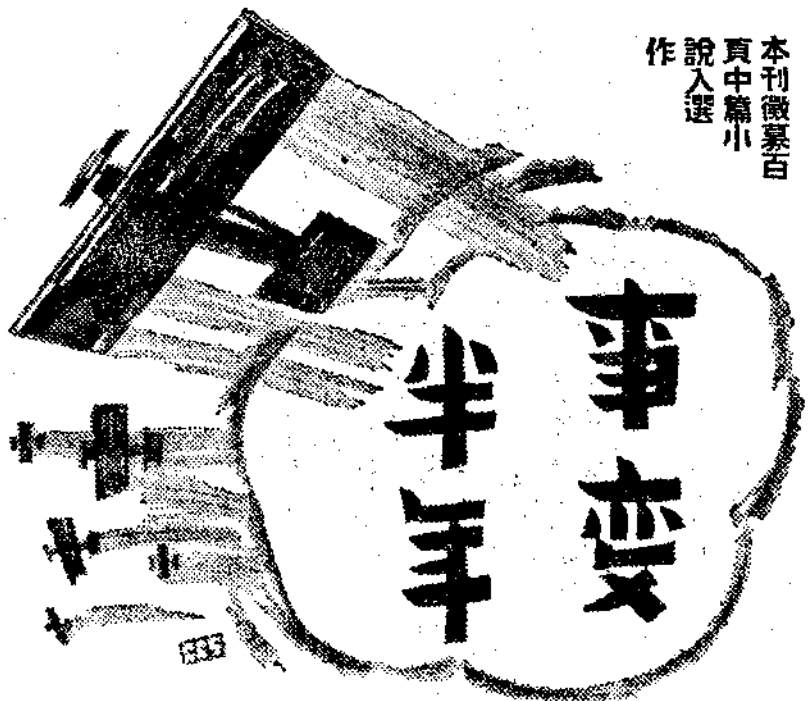


梁 津：
 素 生 命 之 袋 (下)
 插 (左)

第二期
 個人漫畫展 ⑤



本刊徵募白
頁中篇小
說入選
作



一章

兆祿站着，兩眼漆黑，他不知這說什麼好，說什麼能够引起人家的憐憫呢！嘴脣哆嗦着，哆嗦出極微細的一聲「嚶」來。

透着發亮。從亮裡，頭一個跳進他眼去的，是他的女人，低着頭，散着髮，不死不活的抱着個不活不活的孩子。他又「嚶」了一聲，這聲較比重些，是表示一種堅決的意思。這意思含着，既然沒走那十多年前會走的「安定門」，而進了個耳生的「沙鍋門」，那還不是運命注定了挾沙鍋追小錢麼！他悶了命。嘴裡迸出了一

亞 嵐 作
孫 之 儁 畫

(上)

句話來：「修好吧！修好吧！積德啦！」這話祇能使他鬼臉似的臉上往出泛紅，和使他自己的女人復活而懂得掉眼淚以外，並沒有感動這些圍觀的人們的心。

他睜大了眼向圍了半圈的人們掃射，本能的認清這些光脊涼的孩子與那幾個穿短襖的婦女是不會調濟自己，都是來看熱鬧。

一輛兵車，沈重而又輕快的由北駛來，像是進安定門經五道營往南去的。孩子們跑到馬路邊上，伸着手向車上喊「心焦！心焦！」女人們望着車後的黃土泥，設想那是不是從黃寺大樓開來的。前者，令人震驚中日文化傳播的速度，兩天的功夫，幾乎沒有一個孩子不會說「心焦」的；後者，更令人震驚大風雨後的人們底鎮靜的精神。

車過去，後面挑了一層土帳，離這裡往南幾十步遠，便顯着繁華是的，人們在土帳子裡活動着，活動得那麼自然，雍容，沒有一個人把兩天的恐怖留在臉上的。有的，那便是由四鄉八鎮流來的難民，徘徊在街頭求乞。

一條火龍似的，由南飛來，飛到北新橋，飛到北新橋北，又散散落落的跳到五道營，電線杆子半腰的燈全亮了。燈光衝破了土帳，被小風一吹，那忽明忽滅，令你想不到是電線有毛病，而只覺有星光閃閃之意。夜的街頭，人們活動得更起勁。各舖戶門前的收音機，便在這時播放起來，於是行人止步替商家壯着門面。那些流氓！不在行的乞丐！以為這是個機會，也擠在其間，不擇

人的伸着手。

「說鳳陽！道鳳陽，鳳！陽本是好地方……」

哀而不傷的明星歌曲，勾動了人們的魂魄，擡頭死盯着那放送的喇叭，好像可以從那上面看出唱曲的模樣來似的。轉脣的尾聲，嘩嘩嘩嘩，勾得人們連魂都忘了，誰還留意眼前的「鳳陽花鼓！」

此時，兆祿也在這人羣裡，手腕子都酸軟了，而所得的只是沒霧的「沒帶着」的拒絕。他仰頭看了看天，天不早了，他失望的嘆了口氣；萬幸！他沒有聽清這明星歌曲，否則，說不準還得饒上幾把傷心淚呢。

他低着頭往北去。

北邊，一國子監，聖廟的大成門裡，是幾個乞丐的寄宿處，日久，成了他們的私有，別的乞丐要打算也到這兒來，那除非在白天的時候，休想。可是要遇見硬硬的，嘴底下倒落，他們也能勻出塊地方交個朋友。他們講究「奔口」好，因為他們是為嘴活着，嘴便在無形的修養中向着相反的方向發展：一方面是說「好聽的」，他們管人家叫「祖宗，爺，姑兒，太太」；一方面面是說極「不好聽的」，他們專門講究罵人不吐核兒。總之：他們會裝窮孫子，可也能充窮爺。

他們也獨領這「蒸不熟煮不爛」的勁兒，作他們謀生的技能。

是的，乞丐並不像歷史告訴我們的「情民」那樣簡單，他們也不是遭到那樣的環境而被迫行乞，他們是拿着要飯當職業作，請出會為一代帝王的朱洪武作祖師，並且還有所謂「杆上的底團體」

他們有着不同的派別，分着不同的門路。

拉着罐，歇着口袋，到人家門口喊「拿米來！」的這種乞丐，北京還沒有；北京現保存的，在形式上是分作兩路，一路是「要小錢的」，一路是「要飯的」。

這「群」裡，應當以「要小錢的」為正派，這派，又應當以「數來寶的」打頭，因為他們有師父有徒弟，更有那相當嚴苛的禮路。打板，唱門，念喜歌等，都附在這派，他們是以刺耳的音調引起人的煩厭而得到滿足欲望，雖然他嘴裡說的念的好好聽。

其次，是「播磚」之流，這流是沒有前者的那樣智識，可有好身子骨，一邊拍打的把自己打得山响，一邊大聲呼號，令人聽着鑽腦袋。這與眼前擺塊沙板兒扇，敲响頭的是「姊妹」行。

還有，那是利用天然的殘疾加些人工的修飾。這是完全希冀人們的憐憫，他（或她）們只在「佛門善地」上一坐。至於跑馬路，串胡同，趕輛洋車，這個褶襖。受累不小，所得有限，同為乞也，而品斯下矣。

「要飯的」一路就更低階了，不管餓的臭的全吃，而且還得挨門挨戶的往出喊，說不定喊出狗來還先吓一跳，所以他們都拿着棍兒。可是，狗好像知道他們是吃甚麼的，見他們永遠是捲着尾巴。高明一點的駐守大公館或學校任的門口；有的是趕紅白口，仍保持着三十年前他那「杆上的」殘留的風度，然而也有不高明的，要飯而行道法的舉動；一樣是餓，這得在早晨，一邊喊一邊試着步往裡走，碰巧，可以把

院裡的洗衣盆盆拿出來。一樣是

調，是在下午，不能太早，早了

女人們不出來「費單兒」了，

那到沒現的信便不易看，因之

使人減少了信仰的成分而計無從

售了。另一樣是「走私」在夜裡

推銷烟酒，或包買白面兒。與下

推銷封的作消何樣的副業。可這

是少數，極少數，要做的——是

乞丐全在數——一黑天就得往回

奔。奔城的，奔花子店的，有的

的騙錢，眼前陳列着鐵櫃，設，

和一個小孩。

先躲上了簾階，那騙錢坐起

來，臉戴了烟，滿面的紅光消

逝。剩下烏黑，稠稠，不容易解

體的風影。

「喂！老趕，這兒靠不住脚！」

黑影說，噴出來一片酒氣。

「條好吧！」這聲裡是加着氣憤

的。

「你他媽不會阿訛門哪兒死麼！

子胡同裡，那時候亮着跟磨盤

若來過一遍，還住了不少日子，

過後，甚麼全都忘了，要不是這

回遊離，連北京也不會想起來。

現在，想起了北京，北京改了北

平；想起了小刀子胡同，小刀子

胡同倒了門，就這麼兀傲八突的

沒了；想起了劉大叔，劉大叔已

經不知去向。他覺得甚麼事都變

了。變！得他也變成了要飯的。

「這算要飯麼？」他問着自己。

「不算要飯甚麼！」他答。他

心裡透着涼。

一個推小車的往北去，單撒

手，一手捂着耳朵吃嗎，那忽高

忽低的請門兒，像是實習，又像

是挨罵。

先聽把這推小車的看沒了影，

他心裡咕咕響了點，他悟過來

自己爲甚麼要飯。完全是捨不得

手裡這個包兒的原故，信要飯來

維持着未作生意前的生活。他又

「扣錢」的法子，一趕上車頭

有些風吹草動的，米袋就立刻

底兒朝上。他們對於時局的估

計，永遠用着年成的眼睛看，不

算好；這次，滿溝橋的大砲彈才

一出砲口，他們先把這錢上的汗

子拔了，換合夥的價兒就順嘴

起來，直盼到唐浩放出了頭一

槍，地面兒沒法子再干涉他不

「扣錢」了。這一來，他們把

一切的神糧都囤積起來，待價而

了。他從這兒身上收回眼光說，

眼睛眨一眨，打了個極長的哈

欠。身子靠在牆上，雙手的又給

了門邊那團破爛一團，實際上，

這一眼並不怎樣。

電線子半腰的灯也黑了，不再

眨眼，努力的往外瞪着黃光，光

已竟照不出多遠，阿訛門裡暫時

黑暗。

天亮了。

天亮是隨着四郊的槍聲一塊

兒來的，可是，人們並不因爲槍

聲而膽怯，依然活動起來，事

變像是給人打了個強心針，更透

透平常的興奮；飛機在上空盤

旋着，嗚嗚的唱着歌。人們揚

起頭看，那態度不單沒把傳聞放

大的通州情況擺在心上，彷彿就

隔樣來一回也沒事似的。「亂年

頭或者更好混，人心裡又好像都

有這慶點熱鬧。國希冀使人想到

飛機，槍戰，都不過是鬧着玩兒

的。那正經而不敢鬧着玩兒的，

只有一樣，吃！

爲吃，使窮人在這一清早把那

乘機臨時改作平日營業的糧食店

給圍起來，那情形就跟鬧雞不

多，其實並不白給，也並不便宜，

只是「三堂匯」抓的住時代，走

這步好運。

糧食店自從庚子那年學會了

了。她出神的看着那開鎖的門，這

「你聽！」她好像是抱怨那扇鐵

門。接着，她向那老米腿袋尖告

着：「呀！呀！先別開……」

「什麼也聽有啦。老米腿袋不

她說完，擱了擱手，吐出了這一

句，仍然繼續着關那半扇門。

她出神的看着那開鎖的門，這

不是愁悶，她從來不懂愁悶。是

一種廣義的恨；天上的飛機在散

着傳單，一股股兒兒的由後而流

出來，猛烈的向下來，又猛的一停，

那傳單抖着，飄悠悠的，像

一群鴿子似的往北飛去。這轉移

了她的視線，但並沒有轉移了她

「扣錢」的法子，一趕上車頭

有些風吹草動的，米袋就立刻

底兒朝上。他們對於時局的估

計，永遠用着年成的眼睛看，不

算好；這次，滿溝橋的大砲彈才

一出砲口，他們先把這錢上的汗

子拔了，換合夥的價兒就順嘴

起來，直盼到唐浩放出了頭一

槍，地面兒沒法子再干涉他不

「扣錢」了。這一來，他們把

一切的神糧都囤積起來，待價而

估。每天只拿出一些粗糧來開

張，他們只希望多關兩天城門，

並不希望激走到「人急造反」的

路上，索興一清早還作幾點鐘的

買賣，五吊六一斤雜合麵，愛買

不買，來晚沒。這只是令你急不

得，懶不得。

也不過九點多鐘吧，北新橋北

的一個糧食店已竟關上了半扇鐵

門。一個整像個老米腿袋的夥

計，正拉着那半扇。忽然，跑過

來一個女人。這女人有二十多

歲，長的俏皮，而並不十分漂亮，

穿着一件洗得發白的竹布旗袍，

是一個代表着北京那「愛乾淨利

落」的女人的風度。

「你聽！」她好像是抱怨那扇鐵

門。接着，她向那老米腿袋尖告

着：「呀！呀！先別開……」

「什麼也聽有啦。老米腿袋不

她說完，擱了擱手，吐出了這一

句，仍然繼續着關那半扇門。

她出神的看着那開鎖的門，這

不是愁悶，她從來不懂愁悶。是

一種廣義的恨；天上的飛機在散

着傳單，一股股兒兒的由後而流

出來，猛烈的向下來，又猛的一停，

那傳單抖着，飄悠悠的，像

一群鴿子似的往北飛去。這轉移

了她的視線，但並沒有轉移了她



本文作者，孫之剛——北京人，年三十五歲，於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曾任北平國立輔高...

二章



。來回他着等上頭石嘴一，口同的窩子圖在坐她

的恨，她恨這些傳單不是炸彈。此時，她真願意掉下個炸彈來，掉在頭上，炸個粉碎。

「上街啦！」一個老警察對她打招呼。

「啊——」她收回了神。「二叔上班兒。」

二叔，——那個老警察，還沒有點頭腦是，她的話又接上了。

「您看！這年頭活活簡直是受罪。拿錢買東西，倒好像求他們是；這不是又關上了牢門。」

二叔順着她的手看見糧食店的鐵門，明白了她的意思。也有些感慨。「噢，趕上這年月，有甚麼理說！」

「這不愁，有賣燒餅的就有主意。二叔愛着老俏皮。」

「我要這麼餓死，真不如炸死。」她沒有因二叔的俏皮，改變自己說話的方向。

「也不能老這樣，上邊兒總得有法子對付他們這群，你看，快，快沒多大遠向！」這不知是他政治經驗的眼光，還是上邊兒的祕諭。他說來安慰她，並勸她再到北邊那家去買試試。

她心裡彷彿痛快點，別了二叔，到北邊去。北邊那糧店裏是也關着，她或者也許不致於上火，大做遙開的亮着空籠籠，買甚麼沒甚麼，這叫她火往上撞，眼睛又發了直。

在這糧店的大斜對過，圍着圈子人，她直着眼奔過去。一點不客氣的往裡擠，她不爲看熱鬧，爲是瞧有沒有一刺兒頭——或是說便宜話的小子們，她想抓着這麼個倒臺的罵一頓出出肚子裡的火。

人都屏聲靜氣的，不要說起調，連個大聲說話的都沒有。她有些納悶兒，這裡是作甚麼呢？聽見一聲「修好吧！修好吧！」她站住了脚，由那聲音與空氣裡，她嗅到這裡是個落難的，由鄉下逃來的。

「逃出死地受活罪，何苦來呢！」

！她心裡在抱怨裡面那落難的。想着後退，可是前面有一個先退開了，閃出一條縫來，她從這人縫裡看見那逃難的男女，看見他們的淚痕滿面，看見地下的錢，更看見旁邊的死孩子。

她看了看這逃難的男女，又看了看圍着的人，人們都滿臉的帶着一種同情的焦慮，爲解纜這種同情的焦慮，人們却只有往死孩子身邊扔幾個銅子或一兩張票兒。

票兒，銅子，總共有幾十吊，在地下鋪着。人們好像只有扔錢的義務而沒有說話的能力，誰都感覺到有一樣事情要做，却只是不敢說，話在嗓子眼裡橫着，啞

得連口涼氣都咽不下去，就那樣沈默着。

她也感到這種喘得慌，可是被肚子裡的火給沖開了，她眼睛看着那男的說了話：

「你是哪兒來的？姓甚麼？」

那男的把姓氏名誰，家邊住處告訴她，又誠實的把姓名重複了一遍。「唐兆祿。」

「這孩子是你的？」

兆祿點點頭。說不出話來，眼淚流過臉上的泥濘，像個快乾涸了的河底。

「你先別哭，把這錢換起來，想主意給這孩子找地方埋了。」

「往哪兒埋？」兆祿迷了句帳的。

「那就這兒擺着！」她也把不曉人的態度拿出來。

兆祿太難受了，他想起在家鄉往出逃命時候來，那是犧牲了火塘裡的一切，搶出了這個孩子一路奔波着；在通州的路上，還險的叫汽車軋死；快到齊化門的時候趕上了雨，孩子便在那個時候張了張嘴一哆嗦，從此打了鴛。從齊化門再到沙鍋門，搭上昨個一天，孩子就這麼老實實的完了。他難受，他並沒有意思讓大夥這麼圍着看熱鬧，更沒有想借着腰裏死孩子來賺錢。他早就愁着，愁這人生地不熟的北京，不知有沒有許他埋孩子的地方。

這時，他抓住眼前的機會，急急的說出來，却不料那急忙中的聲調得罪了人，他望着那對他說話的女人苦笑，放射着失眠的眼光。她呢，也看出來，她原諒了他。

「有甚麼東西沒有，先給他蓋上點？」

她像是問旁觀的，又像是命令當事的，但一時却兩無回響，她

住人群外面掃射，那門墩旁邊有塊荒頭。她過去，伸手提拉起來。那荒底下還躺着一個活寶貝，她認識，那是一個冬夏長青穿棉襖光機底的乞婦。她把一張兩吊票兒撒了手。「喂！借你這荒頭用一用。」

兩吊票兒掉在那活寶貝的懷裡，那頭兒蓋上了死孩子。

「三姑娘可積德了！瞧着人們嗓子的那點話有人說了作了，全都喘出了氣，於是熱人開始打招呼。她沒言語，帶着兆祿擠出人群。

三姑娘。是個官稱，實際上她是個小寡婦；她生長在舊式的禮教之家，受過時代的高小教育。在她十八九的時候，那新思想和她的舊環境作了激戰。她熱情的戀上了一個男子，勇敢的向家庭提出了婚姻的抗議。那是她直接向爸爸交涉的，她沒有採取哭，開，的手段，只是鄭重的陳述。

「我愛他，我願意和他結婚。」

「由不了你，不要臉的丫頭！」爸爸罵着，並沒有把她的臉罵得發紅或發白。她仍然堅決告訴爸爸：「我不能不嫁給他。要是再過四五個月，我就沒法子再嫁人。」

爸爸倒被她這話說得臉紅一陣，白一陣的，當時一句話沒說。晚上，叫媽傳給她兩條遺兒，由她挑。一個是「死」，一個是「滾」。

她望着媽，那一汪水的眼睛看了半宵，結果她選了「滾」的那條遺兒。可是她告訴媽的是：她無論如何不「死」。不久，她自行走失了。

真的，她沒有對媽失信，三年後，她夫死子嗚，又回來見着

了媽。媽也與她走上了同一的命運。

她和媽是在一個大雜院裡見着的。

她從沒哭過，這次她哭了，她並不哭她的可憐，她是可憐媽來哭。她知道媽多窩囊，有時能受到爸的妍婦的氣。她起一「滾」的時候，就沒想到能再見着媽。三年來，每想起媽，她便這樣自解：「媽早就受死了。可是三年後的現在，她仍然懷着萬一的希望來找媽。想不到，媽會還活着。雖然是受着這樣孤獨，寒苦的罪。」

她絕對把她那熱情奔放的心收起來了，要冷靜潛伏的和媽苟活下去。她能耐苦耐勞，她不愁養活不了媽。

在一個時期，媽勸她嫁人。她不幹，她又把反抗爸的精神拿出來，她告訴媽：「我現在不能嫁人，世上有肯作我丈夫的，可世上沒人肯替我養活媽；要非此不可的時候，我也許當回野雞。」

媽沒敢再說甚麼，知道她現在不從從前了，從前的倔強還不失體路。現在，她能掏出極粗的來。正如她能夠作綢子旗，也能夠納大鞋底子一樣。她的行爲能夠支配她的理智，可是她也能讓理智約束行爲。在她現在這環境裡，她是永遠折折中間擱頭。

有一次，也不是大院裡那屋裡鬧，媽抽着半截大烟被人抓了走。她明白這是向她示威，她是任撞石頭不撞窗戶，她跑了去見署長，她勸署長省個槍子，容她媽一個功夫，自己去死。署長真叫她勤活了心。

回來的時候，她站在院裡罵了三天，要不是媽病着嫌吵，她非把大院罵塌了不可。

媽叫病給纏住了，拉不斷扯不斷的病了小半年，最後眼着着裏咽氣了，她從一個醫院裡把女洋人請來，逼着洋人給打針，倒了女洋人心願，打完針還給五塊錢，她沒開一個大的花銷，只給洋人臨了個預報的裏頭。

媽死了，跟着就事變，她搶先把所有的破爛全賣出去，還了虧空；她不能叫媽背着賬走。事情辦得挺脆快。回來給同院的都道了聲謝，雖然沒收甚麼，可這賬是個交待。只有小范例外，因為她到墳地是他拉去的。「小范，你受累了。」她給他請個安。

「三姑娘，您瞧！……」小范脖子都紅了，不知說甚麼好，還了個安。張了張嘴。耳朵後頭也紅上來。

三姑娘看着他的嘴，那嘴動着，沒聲；她覺得站在那兒透着僵，走吧，又怪乾的。她笑了笑，轉身到自己屋去。

「三姑娘！」她剛拉門，小范趕過來。臉紅漲得像喝醉了酒。您這麼着，這屋怪空的，您先上我那屋去，我搬這屋來睡，您瞧？」他不容易的把話一口氣從嘴裡全搬出來。

她知道小范是真心，她也却嫌自己這屋太空，可是不願意這麼作。她又笑了笑。「不用，我也住不長，你歇着你的去吧！」

到屋裡，她真覺得空了，不是想媽，也不是怕孤單；是說不說來的一個力量，不一定准是力量，像在外，又像在心的深處動着，跳着。

爲補這一時的空虛，她把白天的計劃又從新提起來。這房是交不交呢？是當老媽子呢，是嫁人？當老媽子用不着房子去，可又不能沒有，要是三天半事兒吹了呢？下老媽兒店麼？嫁人？哪那麼現成呢？她反復的想，眼前浮出丈夫的慘白的臉。她不怕，努力的在空中找這空虛的臉。那臉變了，由慘白變成了大紅，像方才的小范。

「跟主去。」她下了決心，決心離開這屋，她不能讓環境折磨她的心；她要嫁人得嫁個像樣的，這「樣兒」也不是非有多潤不可，不恰是個鄉下老呢。她不能嫁給小范拉草的臭小子。雖然，她沒有看不起小范，也不以爲小范准有這種野心。

就這樣折騰了多半宵，起來已竟不早，「跟主」是已下了決心，但「交房」的問題還遲疑着。她先到街上去買點，別看晚了又買不着。結果，還是晚了，撞上了死孩子那檔兒事。

她幫着兆祿報段，出主意埋了那死孩子，把銅子和票兒全花了，並沒叫他打開那包兒。臨完，她把兆祿兩口兒帶到家來。

三章

「老唐！」她叫着兆祿，那聲音是露着親近而沒有一絲狂傲。你們倆口兒先擦把臉。」

她把臉盆放在地下，回手在牆上扯下一條舊毛巾扔在盆裡。兆祿感激得嘴裡祇能打個咕嚕，蹲下身去洗他那張河底似的臉。

「忠誠」的光。怔了怔，話接下去。「你先到南邊去洗個澡——認識澡塘子不認識？不遠，到橋南一打聽就知道；叫你們孩子他媽在家裡也洗洗；回來洗餓了的話，那不是還有兩個窩頭，再買幾個餅子就不差甚麼了。完事兒咱們再商量，你是打算作甚麼買賣？是住這房不住？晚上再說。」

「好，好，好。」兆祿揚着臉點頭，跟媳婦學着說了一串好，沒有打咕嚕。

「你快洗吧！洗完好叫她洗。」她指着兆祿媳婦。「你看，外頭有火，回頭作點水，你就這屋裡洗！」

「好。——您不洗？」兆祿的媳婦站起來說。拿她當個老婆婆。她插了頭，沒說甚麼。看兆祿洗完臉出去，她送他到門口，指給他到澡塘子去的路。

「我知道。」兆祿抖着機伶說。往胡同口外頭走。

她轉身要進去，還沒有邁腿，像甚麼東西牽引着她脖子是的，使她向他的後影瞧着，她站住了，看他出了胡同口。

「看甚麼哪，您哪？」身後頭的聲音。她回過頭來，小范在眼前笑着。

「沒事兒，站這兒看。」她鎮靜一下。「這車兒就收車？」

「誰呀？」她沈下臉來。

「順子，那小杜業障的。」

「你會說人話不會？一口一個杜業障！」她先駭他一頓，接着。「你先說說！怎麼回事？」

「怎麼回事，我從沙灘拉個座，奔烟袋斜街，走他媽——啊，景山東街，往北一拐，那小杜——啊，她後頭追上了；我他媽——啊，這是罵我哪誰知道是她，再說，人家講明白啦，快車，咱們能不跑？我跑過去，她罵上了，一邊追着一邊罵，……」

「你的嘴呢？」她爲緩衝他的語氣，不是挑撥。

「我也捲哪，捲完一撒腿。哪——她玩出塊磚頭來，正打車箱上。媽的，小……」

「當時不會問她？」

「問她？我一收脚，她往南撒啦，活像牲狗接啦——啊，她跑，我没法追，車上有座兒。他又轉向車後去。「這塊兒砸的，您看！媽的，……」

門裡出來個孩子，十一二，當腰圍着塊布。他瞪着眼奔過去。「孫哉！你們那頭面來沒有？」

「不知道，那孩子退了兩步說。」

「我×你姐×的，你知道甚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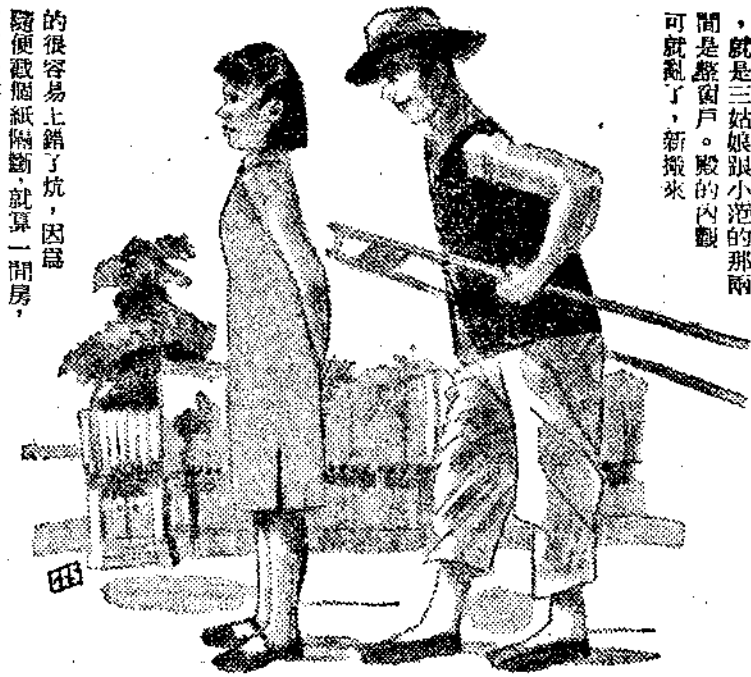
「去！上裡頭，堵他們屋門罵去！」她瞪着小范。

小范撇了那孩子，抄起把來進站去報告。

那孩子早看出事不祥來，打前小范把車拉到院子中間，放在那土堆的旁邊。一眼看見東屋——三姑娘住的——有個人影，一頓進去。他身上起了雞皮疙瘩，把順子這事兒全忘了。

這院裡，院裡的老底是個廟。

可是現在已竟不容易辨認。前殿，那廟門是用磚乾砌起來的。順着門的墻，因為裡頭有房子，所以還沒倒，可是紅色被「根治得爛」甚麼的蓋了個挺嚴。院裡北明兒是正殿，東西明兒是配殿，殿頂的上頭是有千八百斤乾草那草誰也不敢動，一動准漏。殿的外觀，有整窗戶的很少，就是三姑娘跟小范的那兩間是整窗戶。殿的內觀可就亂了，新搬來



三姑娘望着范小范，口胡出了這話

的很容易上錯了坑，因為隨便截個紙隔斷，就算一間房，下面呼嚕着，上面跑穿堂，一個屋裡吃肉，大夥都能聞見味兒。冬天有一個屋裡不生火，大夥出頭罵街。較比整齊的，是兩明兩間灰棚，不但門窗戶整齊全，階前三尺土上還蓋着籬笆障。這裡的住戶呢，天大本事的戶籍警，也難調查準確。你不知那時候隔斷分開或合併。他像是土匪一樣，一

時化整為零，一時又化零為整。人口更沒法統計，孩子比大人多，偶爾過數，一數短兩個，那說不定是哪兒弄丟了。比如真要清查這孩子的話。家裡大人滿可以把同名的叫來頂缸，一個一個的黑泥糊鬼，誰認得清？這裡有四大家可以代表這個大

院。這四大家（或者說是四霸天也可以）是東邊住單間的三姑娘，北邊住一間大殿的王四爺，西邊是小范；合南邊那籬笆障裡的馬老太太。除馬老太太不算，往常，院裡自要是一有打架的，這三大家便出來了，事情便也一了，因為了事的神氣比打架的還凶。可是三大家中要是有

家跟別人打起來，那末，其餘的兩家，為保持階級信，誰也不肯出頭。

順子的媽明白這個，她沒等兒子學舌學明白，她迎出來。「范大爺，順子又怎麼的了？」
「啊……」小范淋淋的想起要打架來，瞪着眼。可話一句也說不出來，像有塊東西堵着嗓子眼。半天，他撿起車把，掉過車來向前送了兩步，摔在地下。「誰！她欺的，順子，你們的順子。」
「回頭我要不把她打個車廝樣，對不住您。」

小范沒了辦法。同時，似乎有一樣比車還心寒的事情壓在心上，是甚麼事呢？他問着自己含糊其詞的說了。

順子回來，正趕小范出去吃飯。順子她媽已竟把一筐孩子不大懂而懂了的也沒用的話，趁着小范出去的功夫，都向那墻着塊塊布兒的兒子罵出來：「我告訴你！我不能叫你傅老漢挑舌，挑事窩非的，劈他媽的像屁股是的；你別忙，打那小騾子我也饑不了你，咱們等順子回來的！」
「我回來又怎麼着？」順子在院裡搭了腔。

「你回來啦——好！」順子她媽在門裡候着，沒容順子進來看清勢派，巴掌已落到臉上了。

驟已竟來不及了，頭髮被揪住，低着頭挨打。只有掙扎與罵，作無濟於事的反抗。但是罵聲被打壓遮掩了，罵聲成了哭。

在順子她媽想，這頓打並不是真打順子，所以特別使勁，及至順子哭了，她才覺得實際上打是順子挨了，勁洩了一半。順子就勢掙扎起來，往院裡跑，跑出老

遠，哭又變成了罵。她媽也罵，充滿了整個雜院的空氣中，雖然，這罵也並不是真罵順子；順子的一肉爛嘴不爛，是始終還沒明白是為甚麼？比如她明白，她決不會把媽罵的「端」回去，一定能引得更深刻，生動。與媽站在一條戰線上，打，將列在「苦肉計」之數，而也不值得委屈了。

委屈，使她犯了野性，不甘住嘴；一直到小范回來，她才明白了一些。——只是一些。

「殺人不過頭點地」，小范恨，不再提車，反勸她們娘倆「算啦吧！洋麵都五塊出頭了，還吵甚麼！」

是的，小范的工作是拉車，拉車的目的是吃洋麵，吃完洋麵才能說別的。其實，他的年紀，力氣，都是够吃洋麵而有餘；可是，他不幹，他甚麼也不叫他有富餘，他不能死啦撒下那不能。他拉够吃的就收車有時就作一號買賣，頭天要有剩兒，第二天決不開張，他經過不是一回了，自然也有些故意。這是他整個兒的思想。這思想的養成，是在三姑娘搬進來以後，她當然不負責任。而事實他確是為她才這樣。

「得啦，就這飯吊兒瑣瑣的混吧！」當他看透了對她不能，也不敢表示什麼以後，堅定了這「吃而不存」的消極思想。可是，不久以前，他轉變了，他會紅着臉暗示！他管這叫先透個風！她。「您看，我也得幹點正經的，別這麼吊兒瑣瑣的了。她說了個「正理」他於是下了這「且吃且存」的積極志向。

可是，洋麵五塊出頭了。這會他的思想志向有些搖搖不定，天下他自己的「似乎已不

太平。」
三姑娘對他說：「小范，你多累了，老唐要作買賣，你照應點；明兒個我去上活。」

「您走您的，他，交給我。」他已竟明白了老唐與她並沒關係，這是個痛快。同時，她上活，這是個不痛快；兩檔事放在一起，他立時的，痛快的成分居多，所以他並沒感到苦惱。「我拉您去呀？明兒早晨。」

「不用。」她說，她不願再交使他，況且，急抓的事情並不一定靠長，不便這麼勞動勸業，她告訴他：「老唐作買賣，有他自己的本兒，本兒不多，可總能賺出嚼錢來；馬老婆子要是起犢了，你儘管找我去，我回來跟她幹。聽明白沒有？勞你駕！」

「沒錯兒！您走您的。」他說，可是心裡有些不得勁，第二天老早出了車。懶意着她離開這個大院。

到門口，他才看出來，天太早，賣杏仁茶的剛出挑子；出口，菜着青菜「城八成兒開了。」他想，想起關城這幾天，青菜斷了團兒，一個爛冬瓜瓜四斤好幾，臭韭菜六吊一斤，要是城開，這都是馬路邊兒上的貨；他直覺的把車往東直門拉，沒車座兒還沒拉青菜的麼，車往橋東一拐，他怔了，霧氣潮々中他看見城門洞還黑着。有心往南去，兩邊電車還沒影兒。「到小街看，再說。」他決心東去。城門閃了一條亮，他更下了決心。
東直門沒有開，賣菜的是從城

上走私來的，一初定的市面，私事一半兒也算公開，都擠在此小街裡，所見的一條亮，祇放進兩輛汽車。小范惘然了，轉遊半天，還沒有一個買寶。媽的！

「哪兒？」小范趕緊奔過去。
「德勝門曉市，去不去？」
「八十枚！」

「過來！」那人沒還價，小范跟着他走，在門口攔下了車，門洞裡一堆爛紙，像才搬走的。
「抄家貨，夥！」小范一眼就看出來。

那人搬出了一架小鐵床，一張三層桌，兩把椅子，都放在了車上。小范抄起了把。還有沒有？
「就這點兒。別的昨個叫拍賣行拉走了。」

「那這條件怎不一塊賣給他？」
「那是人家賣的，這送給我的。」

「嘿——小范似明白似不明白的。」這得拿繩「看」上點，要不上愧，一鼓樓西的馬路可不受走。」

「沒錯，走吧！那人後頭扶着他打聽出這家子是上了天津，桌，櫃，牀，一堂新，八十塊就賣給拍賣行，這是剩下的，

給了這位聽差，聽差的看這點也值個二十，就那小鐵床，經他手買的，十三塊。」

「這會子東西都有行市。」那位假充着很行家。
「敢情。」小范也不願當力笨。也決不願說這些東西不值八十子兒。他架着說：「這一氣，有錢的都奔了天津，東西標場多了。喂！西去！」

曉市上東西不少，可是人並不多。尤其是軍裝與書行，一個人也沒有，一部一部的辭源，塊半錢還「竄」不出去，文學叢書當爛紙發。皮靴拆了實底子，因為帶那沒有人敢買。長鏢的指揮刀刺刀伍的，還沒有「吊兒有價值。根本沒人理，連看一眼都怪少。

行兒對行兒抓貨，先掀起大標來遞價，這是規矩。現在，不這樣了，明說，或者干脆喊一下，不要，拉倒，誰也沒那功夫再擰手指頭，誠心磨兌價兒，事情要失了紀律，一切都沒了譜。買賣都胡吹，要十個還一個，常事。小范架着把，滿頭大汗，東西沒有卸，一半是為發委當再拉一趟；可是，半天，還沒遇見個買主，連「打落」的都沒有。

「寶不寶？」好容易遇見個問主。
「寶呀！——好，大老爺拉清他。」

「多錢？」
「你先看看。」那位過來應酬。

「甭看，你說吧！」
「甘脆，我這生意賣，你給二十。」

「不費，東西還值的多。」問主要開腔。
「嘿，別走，給個價？」小范又尋到了一下。

「給呀，哼——四塊。」
「四塊？」那位說，「已竟看出來，一張八仙，這兒才賣一塊六毛錢，買主說的好，貨太多了，本器得論斤說，賣不出去好幾錢。他看出這個，咬了咬牙，你拿去！」

買主不再往別處拉，就地一「做」，能賺一毛兩毛就得；小范沒了指望，攪着八十子兒聚往回放，沿路看着東西不值錢，而越發得八十子兒可貴。一個婦道眼跟前推着一堆灰軍裝，嘴裡喊着：「一毛來兩毛來！」他站住，看着，心裡合計。灰的要是染成黑或藍，不也照樣穿？

「布的一毛，嘩嘩兩毛！檢檢挑。」
他放下把，挑了一條褲子。舉出一張四吊票來：「怎樣？」

「拿去吧。」那婦人接過票子去。他把褲子捲巴捲巴放在車廂裡，心裡有些歌咕咕，甘脆，先回去，她也許走了。」

四章

晨風掃着樹尖，小鳥蹦蹦跳跳的在上面跳，叫。偶爾一個心不順溜起來，連翻帶滾的掉在房上的草底。招得膽小心狠的貓不敢往前跑，而眼着牠們飛去。自己無聊的打個哈欠，而後，似乎很大的洗臉臉。

大院裡人們起來了，睡了的榻寶，起來的也精神，都帶大聲洪的漱漱口，有的像螃蟹吐泡兒，有的又像豬吐唾蛋。驚得鳥飛了，貓也不願再聽這聲音；一樓一樓的濃烟往上升，迷漫了全院，沖散了朝氣。

順子一盞爐火，一邊罵街，彷彿勢榮有知，而也懂得養漢，養着煤球那黑小子。
她——三姑娘——準備上活，收拾着自己的衣服，沒心情再嘔氣，明知順子是衝自己來的，為昨天晚上那頓打。現在，反正要走了，甚麼都可洗出來。心正不怕影兒斜，脚大不怕刺起。由她罵去，自己不便噤聲兒，也省得走後給老唐他們倆口子種毒。順子不管這個，一直罵到她出了門口。

她到老媽兒店去找購了。購了，五十多歲的老婆子，臉長得像塊乾薑。手像老葱，帶泥的。脚似沒開的窩筍；她原也是跟主，跟主跟多了，於是兼介紹跟主的，後來一舉官批准了「傭工介紹所」她甘脆當了「所」長。正如拉車的轆上車而當了「廠」長一樣。她手下有着三四十老媽兒都是等着她給找主，有的有家，有的沒家，沒家的就住在所裡，每天像住店是的花店錢，所以有「老媽兒店」之稱，她也並不否認。店裡沒閒人。她向找人的主兒這樣說。

她把「找主的」這些都分成三六九等，像貨物是的，她們的賢愚不肖，她都認識得很清。她們的能耐來分配誰該掙大工錢，誰該掙小工錢。精明強幹，乾淨利落的，自然落到宅門，吃的好，拿的多，事情是各抱一

角，幹一不幹二的。笨手腳，糊塗蠻纏，這路就往兩塊錢打雜裡扔。前者的人材，不易找，找着也不能輕易介紹出去，她們精明，吃裡爬外，撈不着多大油水。後者的人材太多，油水也大，介紹出去而能幹得長的很少，這一上一下，她穩拿們錢，回來沒處去的，她還可以坐吃店錢。

對「找人的」家兒，她也有個算盤，誰家好伺候，誰家不好伺候，是老爺太太脾氣大，還是少爺小姐有脾氣，也滿在她肚子裡。太太年青，小老媽趁早兒別送，白跑，連試手兒都沒商議。她明白這個，可有時故意攔攔攔攔來，明知有排程的主，她偏把勺勺叨叨的下路貨送去叫人看着人材之難得，而對她每次總賞個

一兩毛受累錢。反之，比如應當上花子標的，她把乾淨利落的帶去，令人感到「奴欺主」是的慚愧。總之怎樣也是她一面沾利益。三姑娘進來，屋裡捲起了一陣熱風，熱咕嚕的像到了臭豆腐房。

「喝，三姑娘，你真早啊！也是時候了，昨晚李太太還催來着呢，說家裡沒人，要送一早就送去，好，是時候，你先坐會兒，我給沏點茶你喝，不忙。請了嘴咕了一下與之俱老的關眼邊兒。

「不渴。」三姑娘閉着氣說，「嗓子眼裡有點臭豆腐味，臭得發惡心。」
「別——」關眼邊兒咕咕着，「你先坐會！我跟你說開了，這不是別的，伺候人不容易；你哪兒幹過這個……」

「沒法子。」
「是呀。」關眼邊兒咕咕着，「有法子幹這個。——我說話可不怕你惱，你會用人，你可不會伺候人。這出去你可得什麼都忍着，——」
……又噙咕噙咕。張姐，你去給看水水！」眼裏性噙咕死，閉着。你聰明白沒有？」
「這還不懂？」她不耐煩的咽下了一塊臭豆腐。
「還有呢，李太太也好伺候，回頭你看見就知道了，她那兒是一月三塊半，一塊錢節錢；活沒什麼，你到那兒就知道了。」關眼邊兒開。我呢，今個讓她幾毛，三天後下工錢，照規矩我得使塊半，——你不信問她們，誰都這樣，可是你給我一塊我也不嫌少，一塊不給都行，我不能勒着你的眼又噙咕死。
三姑娘點點頭，看着她那隻關眼。走吧！」

「沒法子。」
「是呀。」關眼邊兒咕咕着，「有法子幹這個。——我說話可不怕你惱，你會用人，你可不會伺候人。這出去你可得什麼都忍着，——」
……又噙咕噙咕。張姐，你去給看水水！」眼裏性噙咕死，閉着。你聰明白沒有？」
「這還不懂？」她不耐煩的咽下了一塊臭豆腐。
「還有呢，李太太也好伺候，回頭你看見就知道了，她那兒是一月三塊半，一塊錢節錢；活沒什麼，你到那兒就知道了。」關眼邊兒開。我呢，今個讓她幾毛，三天後下工錢，照規矩我得使塊半，——你不信問她們，誰都這樣，可是你給我一塊我也不嫌少，一塊不給都行，我不能勒着你的眼又噙咕死。
三姑娘點點頭，看着她那隻關眼。走吧！」



一不字不的這一了，記在心裡。

「走！」瞎了不再張羅茶，帶着三姑娘出去。她前頭威風而沈重的走，三姑娘後頭低着頭，看着她脚後跟，那兩條高筒靴擦喇擦喇的向前挪。

李太太，南方人，先生是個作買賣的，在天津的時候居多，家裡只有十四五歲的一個女兒，和六七歲的一個小子。事變，把李先生截在北京，同時還截住一個學買賣的小夥計，車通了，李先生把貨壓下，隻身到天津去看一看，伙計暫時留下看家。

在李太太想，劉媽因事變告老還鄉，正好，有伙計當交使小子，還省着工錢，雖然飯吃的多點。還得多吃三塊米的糧食麼？過了兩天，李太太看出非僱老媽子不可了，那小子會吃不會作，自己不能成天作着給他吃，況且，天天要作飯，牌還打不呢？

瞎了把三姑娘送來，李太太當面講：「一月三塊錢，有半塊錢是倒馬桶的，——這是你們北邊的規矩，我在南方就沒這規矩。」

「一節一塊錢，一年三節，燈節呀，雙十節呀，可不算的。你聽明白！」她打着南腔天津調說。「沒錯兒！李太太不能苦了她。」瞎了奉承着。

「你能幹不？」李太太問着三姑娘：「作飯洗衣服？」

「能幹。三姑娘滿不在乎的。」瞎了走了，李太太問着三姑娘的姓：「你姓什麼？」

「姓江。」三姑娘不說自己的母姓，也不願意說婆家的姓，她知道當老媽的怕打婆家臉而說娘家姓，可是賺錢，並不住娘家拿，她不能這麼着，她誰的臉也不打，她要打瞎了的，她想起瞎了的臉。

她聽了瞎了的話，什麼都忍，所以三天手兒試下來，拿到了工錢，拿到工錢而不好幹的，固然有，可不是她，她是要一直好幹，還等拿下月的呢。下月工錢不易拿了。她直覺的想到。

在試手的三天裡，每天她祇作一頓飯，晚上就吃剩的，她不明

白太太是怕吃熟食，還是爲叫自己省事，馬子她沒倒過，都是福子——那小伙計——偏勞。

過了三天，太太說了話：「江媽，下月工錢可是三塊，倒馬桶的半塊得給福子。」

她心裡想：「一天倒上四五回，一打牌連晚上都不閉着，不五毛嗎？趁早，掙不掙不吃勁。」她點了頭。

「江媽，晚上福子伺候牌桌，作點心可是你的事。太太又說。」她又點了頭。過了不到一個禮拜，她看出來了，點心作的比飯多，是有嘴的全等着吃點心，除了她跟福子。飯老是下午一兩點才吃，兩頭兒找補剩點心與剩飯。她背地裡也打聽過福子：「一月給你多少工錢，倒馬桶有沒有添五毛？」福子搖搖頭：「全沒有。」

「那麼，牌頭呢？」福子還是搖搖頭。她因此明白了福子的改過的地位與身分。也明白了「呆不長，這鬼。」

一天晚上，李先生回來了，他是個真正的「南人北像」，一嘴天津話，永遠是看着有利兒沒利兒才張嘴。天津的買賣是洋人的，一亂，洋人收了，不能不收，貨物都叫櫃上分了，而對洋人報了搶。李先生生氣的這個，所以雖然去晚了也分個大份。況且，北平還壓着一批呢。

太太不打牌了，跟福子商量：「是願意在這兒跟先生作買賣呢，是願意回去？反正那一小份『花紅』先生給帶來了，五百。」

福子願意回去，不願打洗腳水與倒馬桶。

福子走了，她——現在的江媽——兼了他的差使了。自然，下月

工錢是三塊半，可打洗腳水呢？白饒。好，連福帶寶吧！她不願意同找工錢，工錢才實落兩塊。不能找，找出去等於白幹；再說，眼看八月節了，她爲着三塊錢，又忍了下去。

八月節過去，她想起冤來：「連塊肉都沒吃着，這節——這祇可以想，她沒法子叫主人不吃『哈斯嗎』而吃耐羊肉。又甜，又甜，算什麼菜呢？她覺得作菜與倒馬桶有着同樣的不快感。稍覺快感的，是四塊半——連節錢算上！——在手裡頗有些分量。」

可是，錢，准有分量嗎？街上已經嚷嚷了：「新票子快出來了，老票子打九扣。」四塊半，九扣，四塊零五，四毛五打飛了。

作買賣的不在乎這個，至少她看見李先生是這樣。東西越貴錢越緊，他越上貨，貨都上到家裡來了，壓裡院裡，堆成了堆房。

「買漲不買落。」她想起來，明白了李先生。跟着又糊塗了：「他是幹什麼的呢？這她怎也想不出來。她只能承認他是布，錯鐵，紙，洋貨，什麼全賣的一個舖子。」

後來，由門口送貨來的拉排子車的嘴裡，她彷彿澈底明白了李先生。這年頭兒存貨別存錢，她把手裡錢扯了個青棉袍料，連棉花，她學着「存貨別存錢。」

吃剩飯以後，她在電燈底下作着棉袍，一針一針的，像扎着她的心，兩三個月的功夫，只掙了這麼一件，合一肚子剩飯。她心裡真扎的慌。

外面敲門。她放下活出去，太太打牌回來了。

「江媽！你看，地也不掃，淨閉着！」太太進屋第一句。把那小子推

給她。給少爺脫衣服，叫他睡。」她給少爺脫着衣裳，望着太太：「掃了兩遍，這是小姐才寫字時候又較的。」

「我發，你不會再掃。」小姐說。「再掃，我還能隨步老掃？」

「你多掃一遍也不要緊呀，她是講明白一天掃兩遍嗎？」太太的話不大受聽了。小姐在這裡又補充一句：「她淨在她屋裡作活。」

她把被給少爺蓋上，站起來，不願意說什麼，可是話擠出來了：「作衣裳也不犯私！」

「你還有什麼說？掃吧！」這簡直是申斥與命令了。

她掃地，她沒的說了，她只有一個想頭：「不幹。」

太太並沒有因爲她不言語住了嘴，而且像得了理似的，更說得厲害。作太太與作婆家的，似乎都不大懂得反省，眞要是老媽與媳婦翻過口來，她們也許倒沒了話。李太太不會例外，她是個太太，她得說，得罵，說着要不是老媽而是個丫頭，她甘脆就動手。不這樣，顯不出自己的尊貴，感不到內心的舒適。她說開了頭，對方竟始終沒言語。

「你可早點睡，明天一早到菜市去。聽見沒有？」太太看她幹完了活，出去，找補了這句。

「恩——」她答應着，到下房，大棉袍還委委屈屈的在舖板上躺着，她堵氣是的把牠擰了起來，抽出了那繫着棉花的報紙，萬一要看見誠心找報呢，她不能不防着。她擰着報紙，擰起來。

就在擰的功夫，她好像陰天走黑道而忽然打了個閃是的，眼前

覺着一亮。在報紙一個換着一個的黑字上，有三個大點的「徵女

「被牠看見。她一字不落的讀了一遍，暗記在心裡。」

心裡掛著「應徵」，覺睡不著了，她覺得無論如何也得換地方，不用說「每月酬工資八元」，准不吃剩飯就是便宜。憑自己的年紀，能力，大概不愁不「合格」，就怕有人去在頭裡。

「不能，昨天的報，今天就能有人去？」她安慰著自己恨不得就天亮，就去，就上活。她衝著瞎了的靈魂笑了。「萬一不「及格」呢？」她又苦惱著自己恨不得這

「老老睡下去，天忘了亮。這回瞎了的靈魂笑了。她閉上眼。」

五章

唐光祿作了買賣，炸油餅，馬太太給出的主意。

三姑娘臨走告訴過他，「糖豆大酸棗，甚麼都可以賺出飯來，千萬別听別人節惑；南屋那老梆子奇不是東西，你們倆口子可留神！」他們當時答應著，轉臉忘了，馬太太幾句話把他們攔住。「你呀，外行，什麼買賣也作不了，貨攤兩天，一坏，白給都沒人吃；不如炸油餅賣，賣不了自己當飯，賠不了哪去。」

「可我們沒炸過呀，老太太。」

「不難。」馬太太傳授秘訣。「你先買個麵打幾斤油，我那兒有鍋，借你們一個，三姑娘這鍋小，炸不開；每天一早到北新橋一炸。告訴你：就這一早能賺出一天的來，比幹甚麼不強？」

兆祿當時買了個麵，託馬太太發一下請馬太太吃了一頓清油餅。第二天，倆口子把火擡到北新橋，按著馬太太教的「結兒」，撒開了鏢，撒開了炸，頭

幾個太焦，連兆祿都覺著不受賣，後手的又嫩了些，挑出鍋就自來焉。有幾個火候純青，很俱油餅之型，可是誰都一問價就走。捧怕吓著似的。

天快晌午了，油鍋冒著烟，兆祿腿都站酸了，還沒開張。馬太太要鍋來了。「哀——」她永遠是這小錢的聲。「開張了吧？炸完沒有？我先用鍋作點菜。」

「還沒開張呢！」兆祿抓著頭。「別忙啊，鏢，炸的多好，沒個不開張。」

兆祿被她說開了心，忽噙倆「別介。」她接過一個來。「我噙一個吧。」

「有的是，您吃吧！」兆祿擰上了，非給不可，他听她誇炸的很不錯，自己也饒上來，噙了六個。

馬太太就買了點豆芽菜，就著油鍋一煮，油使不的了。吃完，奔了廟會，不一定准是哪個廟，好在一個月有二十四五天，哪兒有人上哪兒，哪廟也能使她酒是飯飽而有餘，她雖然仗著修好積德的活著，她可並不積德修好，一個人用不著積德甚麼。價錢，放賬，那另說。她只圖比叫術好點。她恨有錢的，更恨沒錢的，嘴上人家是爺，奶奶，內心她是馬太太，別人都

是「孫。」在院裡，除三大家，沒有沒使過她的錢的，凡使過她錢的，都知道她這錢是「我是叫爺爺奶要來的，不還，敢！」可也沒有敢不還的。可還完也沒有敢再借的。

她恨兆祿，沒理由的恨，或者說是恨他有兩錢。

天，她背著斜陽回來，又看見兆祿，只他一人看著油餅。

「您回來啦，老太太！」

「哀——開張啦唐筆嗎？」

兆祿心裡痛快了些，因為聽見有叫學櫃的。「還沒有。」

「唉！那就收吧，別耗著了。甚麼買賣也不能指望開張就賺錢。」

「對。」兆祿心說，把油餅端起來，隨著馬太太聊著往回走。

到家，油餅作了晚飯，吃不了的都餵濟了人。他一共炸了四天，總計吃了八頓油餅，而一口袋洋麵已竟下去了多一半，誠實的人是只能覺到新奇，而不會疑心這慶熱鬧的院裡能有人偷。他們是誠實的人。他們決不疑人作賊。小范向他們暗含著警告：「你們要是吃不了的麵呀，明給誰去？都知情，犯不上叫丫頭整的們偷。——實話。」

炸油餅成了過去，他現在賣了菓子。

他的菓子是北市裏來的，價碼勤快，可是不如南市的好吃，連好看都不如。賣菓子得懂眼，比作甚麼小買賣都有身分。他看不出菓子的身分來，他不懂眼，外行，力策，可是他有了經驗，至少他知道一筐梨有多大賺兒別容攔攔了就往外賣。

吃虧是他的難不好，人家的菓子都在板上落起老高，落得像個小塔，盤尖上的那個水透體面的引著顧客的眼，連患傷寒忌生冷的人都得看兩眼。大紅的門票綴著，更顯威武。而他的菓子却是爬在地上打滾，似乎扶都扶不起來。

他不為這個傷心，他明白「一路貨整一路客」他最大的拿手是賤賣，賤賣就不愁沒有人不買。三間門面的布舖，就一棧花兒洋布賤，一尺才賤一分，可是擄破

了門，所賣出的並不真是花兒洋布。他看明白這個，他把爛梨賣賤賣，好的打著，即使打爛了，再賣，也總不會賠錢。

節前，他借了筆利息錢，一馬老太太的一添了大批的貨。得抓攔一下「他學著街上兩行的態度，節一天一天近了，十三四兩天最熱鬧，米舖不用說，肉舖喊沒肉是個天大的講話，他們是專等這兩天擠行市，攔北兩個豬肉櫃，都緊接著羊肉舖，據說，這是民初總統的德政，這不管他，現在，像兩家翻法，刀光血影，各不相下，節，給人們一種新的刺激，有酒有肉，使過去百十來天的平淡，增加了趣味。何況還有菓子。菓子「亂了市」他並不懂甚麼叫「亂市」。

菓子攤十個有九個都在十五的上半年賣淨了，只有一個還堆著，這一個是兆祿的攤。

兆祿心裡直打鼓，下半年才平定，菓子全完上來。他攤了攤，賺了幾塊，不易，可是這四五天的利錢得打出四五塊去。他不願這麼早就攤，等月頭再說，他想繼續著這「抓攔」。

節後的菓子很便宜，他整來，攤也壯起來，可是買主並不再那麼踴躍；人頗像條皮帶，日子是個汽筒，一下一下往裡打，打到節年放了炮。誰也沒了力量。兆祿的菓子便在這情形下都砸在手裡，連賣都沒有人要。眼看著一天一天的套著爛，怔青的柿子，各各餓心，糟！

一月過去，又過去一月。兆祿的錢始終沒歸上。馬太太也前沒權。

他也明白，馬太太直要一

催，他就得破產，他的本全賠了，一半是賠了行市，比如餛飩子與爛梨也有行市，一半是賠了嘴教，嘴教怎能不賠，洋麵一勁往上漲，八塊、九塊六，十一塊三，米舖似乎是說睡，可真睜著兩眼買不消。熟人，交買賣，出小二十的可以通融一袋，得夜裡扛，偷摸真像買白面兒似的。

吃糲糧還湊合，可自己蒸窩子頭還不如買餅子便宜，因為煤球也像寶貝疙瘩是的，貴而缺。誰！伙計全義不住了，誰搖！煤黑子指著煤末子向人抱委屈。

「算了，吃餅子吧！」兆祿天天張著大嘴咬餅子。他听人傳說有錢的這會兒也短不了吃小米飯與雜合粿，年月；沒法子！他承認這個，真要種地，也且輪不到他吃餅子，沒法子，年月趕的！他把四個餅子嚥下去。嚼著殘餘的餅子渣兒，琢磨著，沒轍。

他承著大多數人的習慣合自己數十年的環境，他永遠有一個家，這不一定准是好的順心的，可是必須得有這麼一個，沒這個，一切隨着全沒有。打閉兒」的，多麼空而不實？

就拿逃難到這兒來說，准知要飯都未必有地方，可思想上，他希望作買賣，最大的目的還是維持一個爺兒三三——現在是，公母倆的家。買賣不能作，越混越成「打閉兒」的，餓兒死了，包兒空了，赤手空拳，赤手成家，這只是父親嘴裡替祖父老祖父的吹噓。真事兒上是不會有的，至少他不行，尤其在這裡。

損失健康的妻，妨害健康的跟，使他覺得過去習慣與環境」的結合思想打了幌，而不願再回那大院裡所謂的家。

他也就明白，馬太太直要一

催，他就得破產，他的本全賠了，一半是賠了行市，比如餛飩子與爛梨也有行市，一半是賠了嘴教，嘴教怎能不賠，洋麵一勁往上漲，八塊、九塊六，十一塊三，米舖似乎是說睡，可真睜著兩眼買不消。熟人，交買賣，出小二十的可以通融一袋，得夜裡扛，偷摸真像買白面兒似的。

吃糲糧還湊合，可自己蒸窩子頭還不如買餅子便宜，因為煤球也像寶貝疙瘩是的，貴而缺。誰！伙計全義不住了，誰搖！煤黑子指著煤末子向人抱委屈。

「算了，吃餅子吧！」兆祿天天張著大嘴咬餅子。他听人傳說有錢的這會兒也短不了吃小米飯與雜合粿，年月；沒法子！他承認這個，真要種地，也且輪不到他吃餅子，沒法子，年月趕的！他把四個餅子嚥下去。嚼著殘餘的餅子渣兒，琢磨著，沒轍。

他承著大多數人的習慣合自己數十年的環境，他永遠有一個家，這不一定准是好的順心的，可是必須得有這麼一個，沒這個，一切隨着全沒有。打閉兒」的，多麼空而不實？

就拿逃難到這兒來說，准知要飯都未必有地方，可思想上，他希望作買賣，最大的目的還是維持一個爺兒三三——現在是，公母倆的家。買賣不能作，越混越成「打閉兒」的，餓兒死了，包兒空了，赤手空拳，赤手成家，這只是父親嘴裡替祖父老祖父的吹噓。真事兒上是不會有的，至少他不行，尤其在這裡。

損失健康的妻，妨害健康的跟，使他覺得過去習慣與環境」的結合思想打了幌，而不願再回那大院裡所謂的家。

他也就明白，馬太太直要一

催，他就得破產，他的本全賠了，一半是賠了行市，比如餛飩子與爛梨也有行市，一半是賠了嘴教，嘴教怎能不賠，洋麵一勁往上漲，八塊、九塊六，十一塊三，米舖似乎是說睡，可真睜著兩眼買不消。熟人，交買賣，出小二十的可以通融一袋，得夜裡扛，偷摸真像買白面兒似的。

吃糲糧還湊合，可自己蒸窩子頭還不如買餅子便宜，因為煤球也像寶貝疙瘩是的，貴而缺。誰！伙計全義不住了，誰搖！煤黑子指著煤末子向人抱委屈。

「算了，吃餅子吧！」兆祿天天張著大嘴咬餅子。他听人傳說有錢的這會兒也短不了吃小米飯與雜合粿，年月；沒法子！他承認這個，真要種地，也且輪不到他吃餅子，沒法子，年月趕的！他把四個餅子嚥下去。嚼著殘餘的餅子渣兒，琢磨著，沒轍。

他承著大多數人的習慣合自己數十年的環境，他永遠有一個家，這不一定准是好的順心的，可是必須得有這麼一個，沒這個，一切隨着全沒有。打閉兒」的，多麼空而不實？

編輯會議

▽又我雜誌的三月一日號設計了。
這次編輯會議——水并清教授後的「日本雜誌之歷史」。筆者在稿子上面寫着「致編輯北京學子」。

▽這是他在北京遊學的日本人的學子的……
是的。日本教育界人向青年們這樣地論說中國建國精神的事實，中國學生也不該被激吧。

▽本刊第二期青年雜誌大體文亡。這是在這期發表的。
擔任分組選擇的人隨便任例，各人爲動議發表的應該。好吧？

▽好。這樣或者可以表示出來我們這學者的態度與選擇的方法。這也許是更多的讀者——當讀者與讀者來知道的事。

▽這次有從前那兒來的一組稿子：兩張文化人座談會紀錄，張對平氏的隨筆「再致張君」和張氏推德的一位女作家歐君氏的隨筆「小花燈」。座談會是委託爲人記錄的，「再致張君」可看作張氏曾在本刊發表過的「哭喪兒」的續篇……

▽歐君氏這隨筆我們可以完全信任推德者的態度去讀吧？

▽可以的。張氏不是在中國有着相當的成績與聲望的著作家嗎？在張氏的推德稿上寫着：相信這隨筆發表之後足以感動京師的文壇。如結果如此，可說是發表這隨筆文章的本刊的光榮。我們等待着讀者的批評好了。

▽你以爲我們工作的對象的中心地而來的出版界的現況怎樣？

▽不清楚。不過在這這雨兩文化人座談會中用座談會張氏說着：「……比較能對天維之官的書籍雜誌。我對這本沒有。比較能對北來相乘而來而再向歐洲比較起來，那又會更不不能及的。」

▽這話是真實的吧？

▽張氏對本刊發表熱心愛護，以後可否請張氏以一

個文學人來與本刊結成更深一層的關係。

▽不知道張氏能否這樣積極地作。有人說那篇「哭喪兒」不過是張氏不他出仕的一點東西，這豈非知道這豈不是爲他他「沈醉在歐陽修樹」的一點原委。我們倒希望張氏肯認真地幹一下子。

▽這次這篇「我兩的文學的編輯與方向」怎樣？

▽我以爲這老篇的，都是好文章。譬如這篇所說的今日中國文學界成績的不振，流行「印象批評」與「小說之隨筆化」的原因，是中肯的。但不知登出來後，讀者對之反應如何？

▽「保羅東亞之歐」徵文爲隨預定本月下旬在大阪每日新聞東京每日新聞本報上及合辦的上海中華日報上同時刊登。不過，也許不及刊在本報的本刊上面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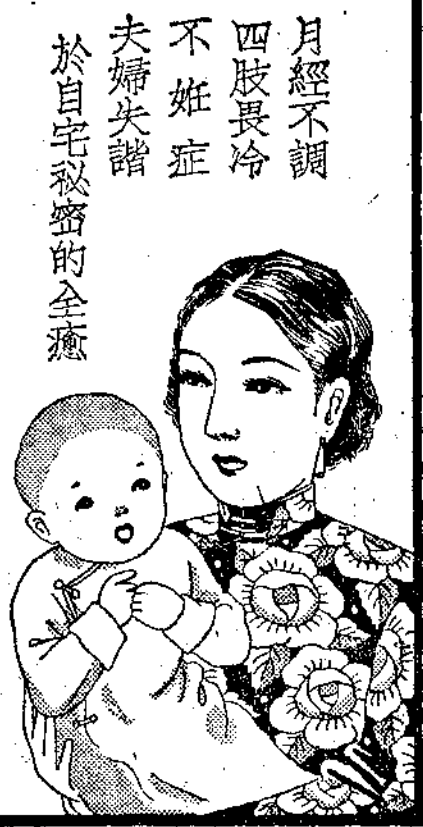
記錄：紅筆（二月廿日）

全年	日本、中國、滿洲	三圓九十錢
	外國	三圓九十錢
半年	日本、中國、滿洲	一圓九十五錢
	外國	一圓九十五錢
三個月	日本、中國、滿洲	六十五錢
	外國	六十五錢
每月	日本、中國、滿洲	二十二錢
	外國	三十六錢

本刊價目（日本金，郵費在內）

發行所 大阪每日新聞社
 東京日日新聞社
 滬發所 東京日日新聞社
 東京市町田區有樂町二丁目一
 電話 東京 二八〇〇

本報所 中日滿各地販賣店



月經不調
四肢畏冷
不妊症
夫婦失諧
於自宅秘密的全癒

現在在日本最有名的新發明的婦人病治療藥是「新製美神丸」。本藥就是專門醫亦推獎的優效藥，所以恰如在家庭常聘名醫一樣使女性安心。重症慢性的婦人病亦在自宅輕便的內密裡全癒了。本藥是新發明，所以與專門醫的治療可奏同樣的效果，一服接連有七晝夜，愛用者是能得以美麗健康，對小姐能惠給良緣，對太太能授給可愛子實，使夫婦圓滿。請立即愛用吧。

本藥主效
 白帶下 赤帶下
 內膜炎 子宮下腫
 前後閉 卵巢炎
 月經不調 四肢畏冷
 久不孕育 體之衰弱
 及其他所有婦科病症

藥價
 三週份 一元一角
 五週份 一元八角
 十週份 三元五角
 直接訂購請用匯票

請將本報名號註明於明信片上逕向總發行所索取
 新製美神丸一星期份
 婦人病之調理療法
 一冊
 及貨他貴重物更不取分文請即寄名號取最良機會請勿交臂失之

免費奉贈

獲痊者最多的婦科聖藥

新製美神丸

大板市町田區有樂町二丁目一
 本館 國內 函購 函購
 函購 函購 函購 函購

將大位幾的撲相本日



綱橫
川女男
(軍東)



綱橫
山葉双
(軍西)

(軍東)海藝安 關大 ♀

♀ (軍西)山黑羽 關大



♂ (軍東)鳥五 關大出張
(軍東)山州肥 脇關 ♀



(軍東)山田前 關大出張 ♂
♀ (軍西)國照 脇關



♂ (軍東)湊羽出 結小

大爲其高地位地相撲
結小關大出張



(軍西)岩寄名 結小 ♂



入俄土的[左](軍東)川女男[右](軍西)山葉双綱橫兩
式場開的初最即入俄土

山俄了俄，理了了光榮的場，
第八次本國俄國大子真願，高處於
國校頭的大處舞上。東西兩軍對抗
戰，西軍前半最初見油，順之俄東
軍反以，中堅，下位的俄國是不用
時，如能七下七之努力，俄東

但是由於双葉山，羽黑山雙女的獲
得勝，正與俄國則俄俄相反，結
局俄軍，以十五分之差而敗，西軍
獲得這次俄國的勝利了。雙場所
大和俄俄於新俄制下的土俄，終始
白俄俄俄，俄俄俄俄俄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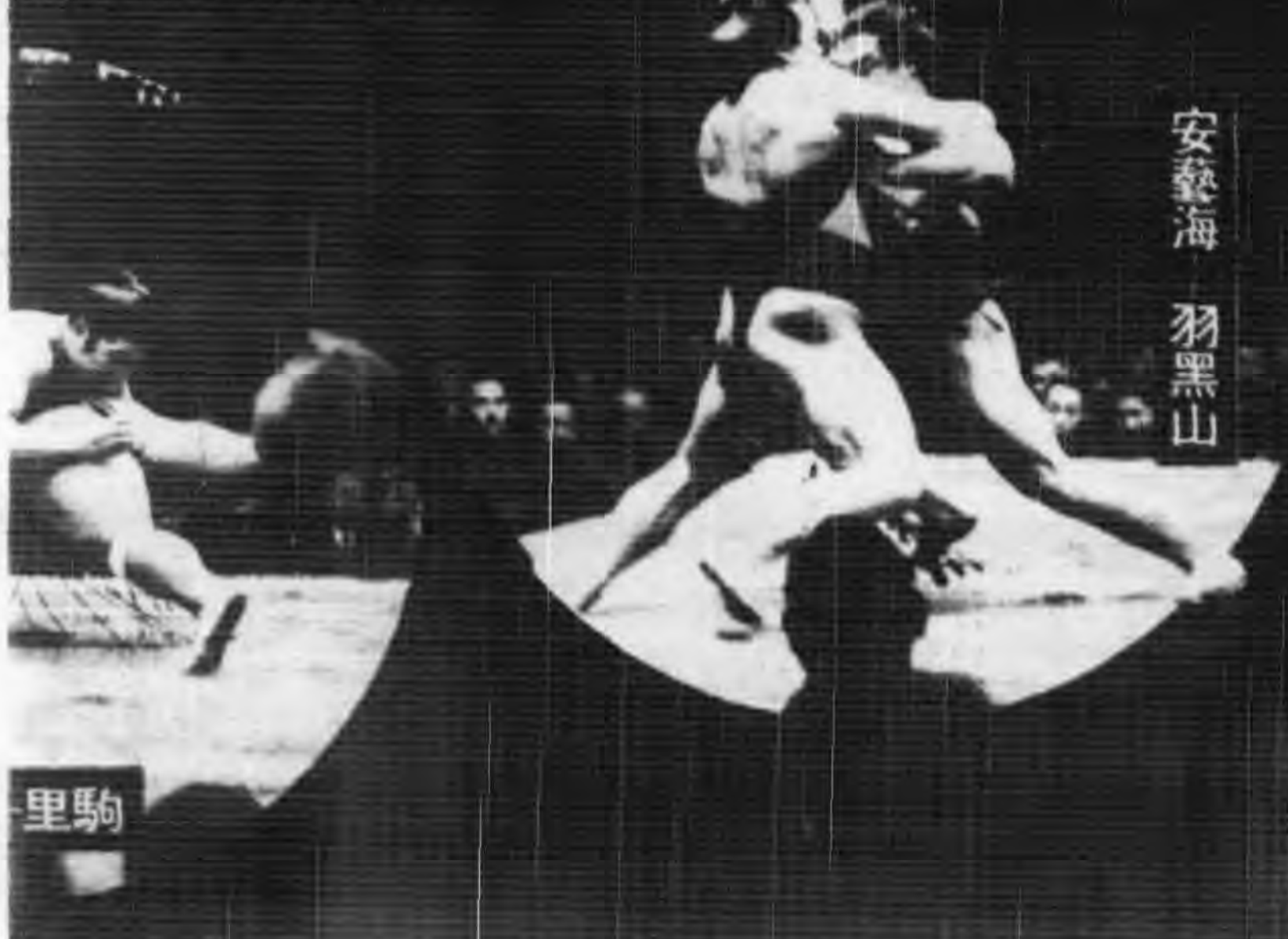


了滿就人口場入前時小數場開於



隊鼓大宣傳頭街的日前場開

幕幾的烈熱



安藝海 羽黑山

里駒



瞥一的席衆觀

不為難的「腕力」而且亦不為健
 然以體質的，固執相撲有比
 賽，體魄是偉大的，若無過於此，
 祇失去其尊嚴，而且更要在
 團體上，把團體與相撲的種種的
 要素，所應有的種種要素，就是
 相撲道，這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成
 的，經過多年而自能達成，是一種
 人道的修養，日本的相撲的傳統所
 重視，專心的修養固相體道。今
 年的大相撲場所，於一月十日開
 始，在東京兩關的體育館，十五日
 間，始終對準兩關與最激烈的熱
 戰，使天下相撲的愛好者頗為興
 奮，激烈的修養更顯現了「體
 力日本」的風姿，一月廿四日為平
 然祭（最後一日）其結果，恰如預
 料，優勝者為大關兩關 双葉山，
 關東大關羽山以十四勝一敗的成
 績，與双葉山同奪了地位，双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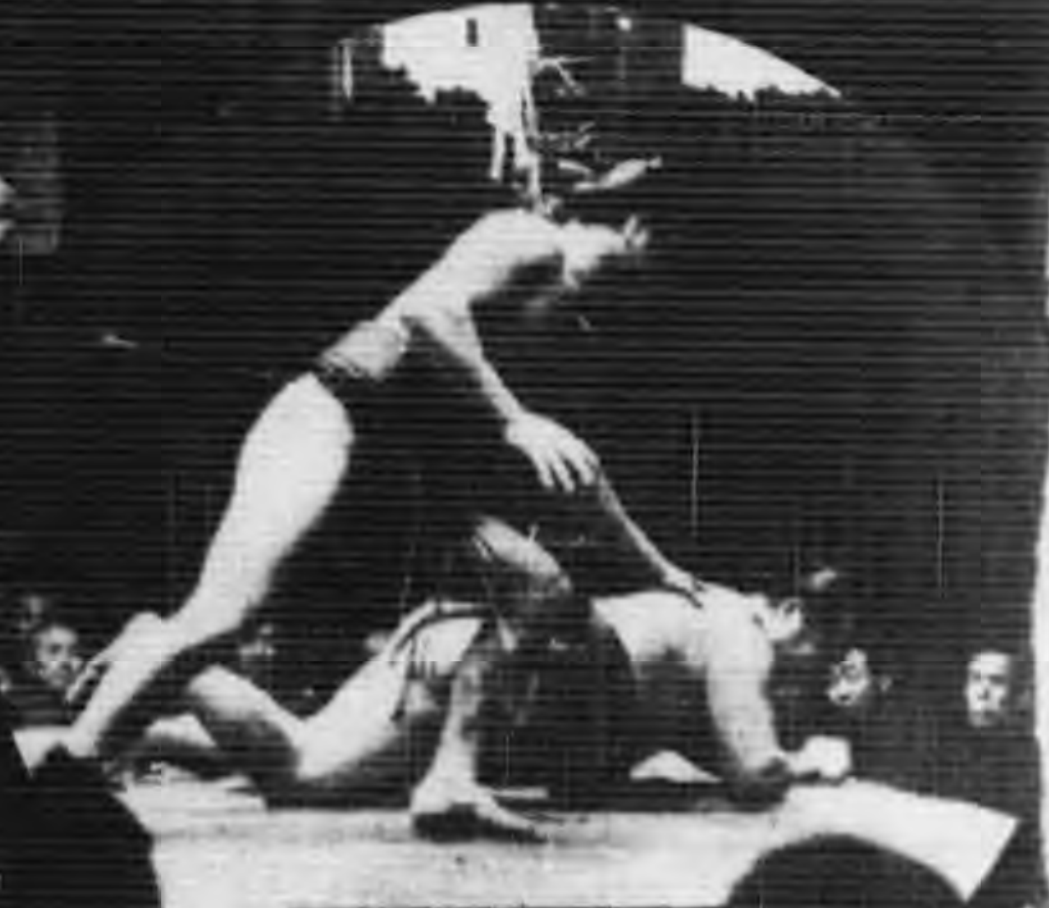


拜受賜杯悠々自慰的双葉山的顏笑

雙葉山男女川的執戰



錦和大 島渡佐



鹿島洋一 錦谷



川藤一山位增



日本的國技
 大相撲 其一

藥靈庭家名馳界世

面速力達母膏

寒風刺骨的冬日

第一要注意的是

肌膚的裂傷

村裏的孩子們

高興的嬉戲着

因為有了

面速力達母膏

三冬如春不畏寒

面速力達母膏

有滋潤皮膚的滲透性

凡士女化粧前及

皮膚粗糙，凍傷裂傷

風濕疥癬

都不可缺少的常備藥



主治

燙傷 刀傷 腳氣 濕疹 疥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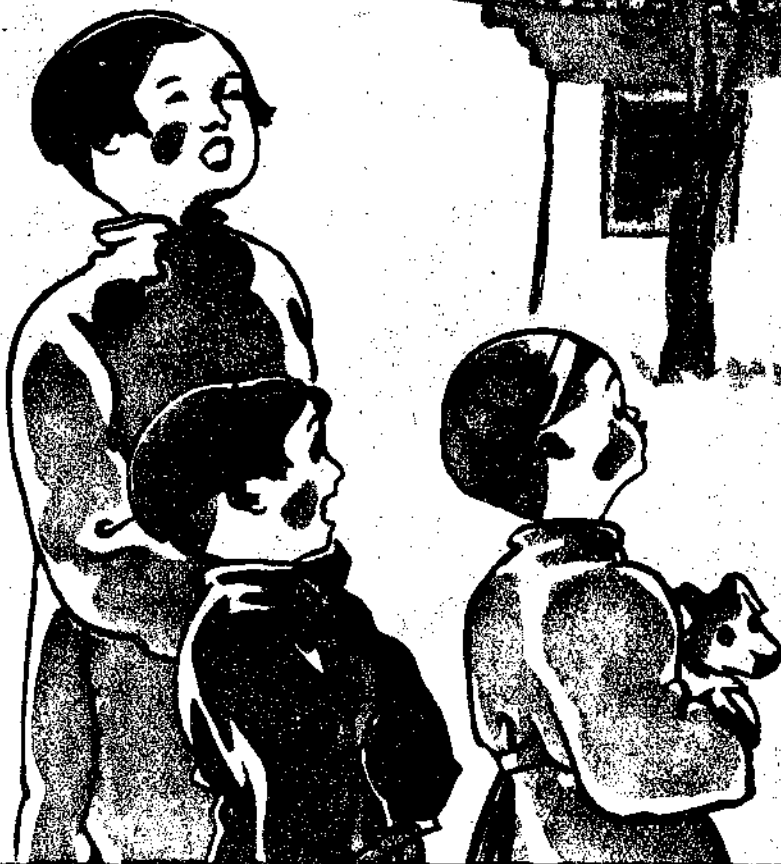
傷風 咳嗽 喉痛 牙痛

跌打 損傷 蚊蟲 咬傷

皮膚 瘙癢 瘙癢 疥癬



定價
一角五分
二角五分
四角五分



全國各大藥房均有代售

面速力達母膏總經理處

北京豐子胡同二十二號
華天藥代田運三十五號

日本丸散膏丹
總發行所
丸散膏丹
丸散膏丹

肺炎

內服藥

急性肺炎是依據「弗倫克爾」氏肺炎双球菌的傳染所起的，所以治此肺炎，只單々用解熱劑與濕布劑是不充分的。像能撲滅體內的肺炎双球菌那樣的藥是絕對必要的。如服用本劑，能增加體內的嗜菌細胞，而且嗜菌細胞的活動亦成活潑，對肺炎双球菌能作特異的抗菌作用。通例在本劑服用後二——六小時能促催發汗，（依據患者年齡，此現象不現的場合亦有）從發汗稍收時起，通常是作最短六，七小時，長是十數小時的安眠，此發汗安眠所望的可見是為肺炎菌的死菌在體內被吸收而起的。再所配合的藥草的作用是作消炎作用的。而且本劑是與醫藥併用亦無妨碍，又無副作用，為安全的內服用藥。

【贈呈日文，華文，英文的詳細說明書】

滿洲國中華民國有名藥店均有代售

汗治炎根

內服定價
大人用 五圓
兒童用 三圓

總代理店 中山製藥所化學部

大阪府大阪市西區橋西町四丁目
和歌山縣和歌山市馬場
京都府京都市大谷町二丁目

製元 東京製藥株式會社

嶽

昭和十三年十一月十二日第三種郵便物認可

主乙二又子

發行所 大阪府北區堂島 乙反子三丁目

電話 二一七

五淋拿根 鹽野牌

URINOGEN

淋疾最高級無色化學療法劑

三基硫仿阿密度劑

包裝二〇片・一〇〇片・五〇〇片



鹽野藥業總店

東京・大阪・神戶



特許日本商標印商製西藥洋